



63

楚

靈

王

楊
晦著

目錄

卷上

楚靈王

..... 一

卷中

笑的淚

..... 一三九

慶滿月

..... 一五五

磨鏡子

..... 一八三

老樹的蔭涼下面

..... 二〇一

除夕

..... 二二七

卷下

來客

.....二五三

卷

上

楚靈王

人物

○蔡侯般

世子有 蔡侯般子

●歸生 蔡大夫

●朝吳 歸生子

●蔡略 蔡大夫

●蔡洧 蔡略子

歸生家僕人

人 物

王 璽 楚

○ 觀從 (字子玉)

兵士等

送難人等

從者等

○ 秦疾 楚公子, 後封蔡公, 即楚平王

子干

子皙

楚公子

費無極

須務車

隨騎等

楚靈王 名虔

世子諱

公子罷敵 楚靈王子

伍舉 楚大夫

蘧罷 楚令尹

鄭丹 字子暉 楚右尹

鬬成然 楚郊尹

申無宇 楚鞏尹

申亥 申無字子

長女, 次女 申亥女

倚相 楚大夫

折父 楚大夫

太卜

王 孫 楚

唐娥 楚王宮女

宮女等

蕭緒 楚王內侍

內侍等

甲士等

涓人曠

工尹璋

是飄搖不定的了，還要請你以衰老的餘年，使用着枯瘠的手腕來掌管這個關係全船生命的舵。(向蔣略)蔣大夫，你呢，是可以隨寡人一同到申地去的罷，這也許要冒性命危險的呢，好在你的公子蔡涓，已經成立，你私下有甚麼要料理的事情，就請料理一下罷，大概就在明天我們動身好了，省得楚王再生疑心。(對向世子俯)至於有，你有朝吳作你的朋友，作你的伴侶，同時也可以作你的領導，這樣，你總可以在行爲上不至於有大的遺誤，或者失德的地方，你的心情雖然還好，不過太缺乏深沈了呢，要像我這樣暮氣，我也並不願意你來取法，但是要能以像公子朝吳那樣深沈而並不陰險，那樣隱忍而並不卑屈，那樣有爲有守而又豁達近於人情，不比你那樣過於輕躁的更能成功的麼？你看起來彷彿是很有志氣可以有爲似地，其實是並不中用，遇事只顯得頭角崢嶸，說得不好一點，簡直是少不更事的呢。

世子有，這樣說起來，父王是一定要，會甚麼楚王的了，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爲甚麼一定要去呢？不去不行麼？父王只是那樣說罷了，難道楚王真就能以派人來縛去的麼？

「僕候，真是少年氣盛，正說着，你就來了，這不是你恐怕諸位大夫不相信我的話，特意來給證明的麼？年青人，少說話！」

世子有不能，不能，父王，你眼睜睜地要去冒危險，作兒子的那能不說話呢。父王說我年輕，不錯，我原來就很年輕，年青的人是不怕危險的，父王應該知道，不過，像父王這樣的冒危險，實在太不值得，爲甚麼要自投羅網，送上前去呢。父王，在這樣緊要的關頭，我爲甚麼要少說話呢。我要大聲疾呼地說，父王是不要到申地去赴楚王的甚麼會的。我，不但要說，在座的諸位大夫，我希望都能像我這樣來說，比我還要提高聲調地來說。父王，你相信我這一次的失禮罷，父王，我不怕怎樣責備我的輕躁，怎樣說我的缺乏深沉，我也要極力阻止父王的成行。

「僕候，你這說的完全是一片孩子話，我不到申地去又能怎樣呢，是因爲我的不去赴會，我們的蔡國就會變得強大了麼？我這次不去，要說我去是冒危險，是會因爲我的不去就使我們這弱小的蔡國可以轉危爲安了麼？這是不可能的呢。楚王既然請我去赴

會，他一定早有成算在胸，他若是存心要滅蔡國，我的不去能以阻止甚麼呢？也許更促成他的舉行了罷。他來請，我們反倒不去了，他若是存心滅蔡呢，這便是他的藉口，更可以出師有名，他就是沒有要滅蔡國的心，也許會因此使他羞惱成怒，藉題發揮了的。

世子有父王，楚王他要羞惱成怒，那只好讓他去怒了，我們又有甚麼辦法呢？怒就怒罷，蔡國雖小，也可以一戰的，戰敗而被滅亡了，這就像是炸破的氣泡一般，也還有個響聲，不比透氣的口袋，自形萎縮那樣要有勢派得多麼？左右是要作犧牲的，爲甚麼一定要像羔羊那樣馴順地跪在祭壇前呢。

蔡侯般：你這年青，不知世事，要作犧牲就只有像羔羊那樣馴順的呢。你若是一隻猛虎，豈能被捉作犧牲的麼？

歸生：主公的話是很有道理的，不過公子的話主公也不能就因爲他的年青便加以輕視。臣意主公對於這件事情也還是多致慮一下，不要就冒然前去。臣雖老耄，託主公的庸庇，也還算結實，老當益壯，這才是臣的素志呢。主公的託付，老臣雖粉身碎骨亦所不

群的就是跌倒爬起，只要還有一口殘喘，臣也當努力掙扎，不至於使鄰邦贗笑，以爲蔡國的土地偏小，臣民也都如風前的細燭，一吹就滅。不過，主公，你看，楚國不是虎狼之邦麼？楚王不是比狼還狠，比羊還貪，比虎還暴的麼？陳國的滅亡，不好好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麼？……

世子有對呀，陳國的事，相隔不到一年，父王總該記得的罷。陳國的公孫吳，不是至今還在楚國就跟軟禁相差不遠的麼？至於陳國呢，陳國的宗廟社稷呢，都到那裏去了呢？陳國的土地不已經成爲楚國的郡縣，陳國的人民不正受着楚王的凌虐麼？可憐，公子勝帶領他的侄兒公孫吳跪在楚王的面前，哭得那樣的哀傷，一軍中都爲之落淚了的，楚王怎麼樣，連眉頭都不曾皺一下，還是照樣地滅了陳國，毀了陳國的宗廟社稷，父王，你看，當楚王出兵的時候，不是那樣冠冕堂皇地要爲陳國討逆的麼？所以，陳國的朝野上下一聽說，是那樣的歡躍，像迎王師一般，都是扶老攜幼，簞食壺漿。結果，只有呼天不應，喊地不靈，對着城池山川哀哀痛哭或是默然飲泣罷了。父王，你不要像當時陳國的

那樣優罷。

蔡侯般 像你說，陳國的朝野上下，就不像那樣去歡迎，就能阻止楚國的兵臨城下，保住陳國的社稷安全了麼？陳國的滅亡與朝野上下的是不是歡迎並不相干的。這有甚麼樣的[？]可說呢。還有，你只是一個年青的孩子，所以偏有這許多的意見，許多的道理，實在對於人間的事情，是並不懂得。一個國王不是一樣是一個人的麼，一個人你就不能用一件行爲來概括他的生平，一朝的善惡也不能就作爲他終身的定論。楚王的貪而無信，誰都知道，不過他也有他的不可及，你看，他居然重用穿封戌，滅了陳國，封他作了公，穿封戌不是因爲同他爭功，甚至於從架上抽下戈來，當楚康王的面前，想要刺殺他的麼？而且就像申無宇罷，他不過是楚國平邑的一個邑尹而已，竟敢因爲楚王在作王子的時候，曾經擅用楚王的旌旗，不但給他把旌旗沒收，並且斥責他的僭分，就在楚王即位以後，申無宇居然闖進了章華宮，正在楚王歎諱的時候，拘捕了他的守卒。但是卻不會聽見楚王對於申無宇有所罪責。這未嘗不是楚王高人一等的地方。至於陳國的

滅亡，我總覺得這是陳國的自取禍殃，而且是陳國的司徒招獻策，要楚王把陳國收爲郡縣的，這能怪楚王麼？

世子有：父王現在如果輕身到申地去赴楚王之會，這不也是自取禍殃，不能怪得楚王的麼？

蔡侯駁：唉！寡人老了，這也許就是寡人的自取滅亡罷。在這樣的亂世，滅國亡家，本來是並不希奇的了，不過也總該有個名義，有所藉口。楚王這次如果加害於我，這不是他的強暴的露布麼？我們的蔡國是有招來滅亡之禍的因由的，不過這個事情不是早已成爲過去了麼？楚王如果要滅蔡，何必等到今天。而且這個滅亡的原因，是罪在寡人的，此番楚王如欲加害，寡人以一死爲蔡國的祖宗保留下宗廟社稷，也好呢。蔡國雖然無辜，寡人是有罪的，一個有罪的人能以像一隻羔羊那樣跪在祭壇之前，伏首地等作犧牲，未嘗不是贖罪之道呢。

歸生：主公的話雖然悲哀，道理卻不見得很對。楚王想滅的是蔡國，並不是與主公個人

有甚麼冤仇。主公一死，就是蔡國的滅亡，那裏有主公已死，蔡國的宗廟社稷還能保存的道理。不過，主公既然要去，能將國事作個無事防備有事的安置，或者不至於國家就隨着主公的遭遇不幸而同時毀滅，另外還有掙扎的餘地。臣受主公託付之重，也要這樣才有責任可負。於主公起駕之前，請明定世子的名分，就命老臣輔助太子盛國，這樣雖然風濤險惡，臣等也可以有所歸依，不至於失羣飄散了。就現勢觀察，主公也只有前去的了，楚王既然是禮幣有加，我們也只好踐約前去。這的確是無可奈何的呢。

蔡侯般 是的，大夫之言有理。不去，又能以怎樣呢？這只能怪我們的國小勢弱，這只能怪我們的不幸與這樣的強敵作了鄰國，另外還有甚麼可說的呢。你看，大夫，我們的蔡國，還不敢楚國的一縣呢。好罷，就照大夫的話辦理，有，你從今天起就是蔡國的世子了，請老大夫，輔助世子盛國。我們要在明天的吉時，起身前去。

(蔡侯般 世子宿 秦略等下)

歸生 朝吳，你看我們的主公一生是那樣的仁慈，只因為鑄下一個那樣的錯誤，雖然先

王也有他的罪過，淫了他的兒媳，但是我們主公究竟犯下了弑父弑君的大罪，人是錯誤不得的呢，直到而今，還是他心裏的一個大病罷，所以是那樣的氣短。聽起他的話來，真是使人酸心的。

朝吳 我們的主公不但爲人仁慈，而且他的心情也是充滿了詩意的，他的話好像是秋風中的蘆葦那樣的淒涼，好像就要死去的烏鳴那樣的悲哀，好像待死的囚徒那樣的絕望，好像秋夜簫聲那樣的婉轉而有餘哀。也是末路的就要到來了呢。一個國君到了這樣的境地，這可謂悲哀之至了。不過主公一人的運命一定要關係我們一國的存亡的，破壁之下，焉有完卵。像主公這樣，雖然是衰老到似乎有氣無力的表現，隱忍着一切痛苦，去能憑運命的擺佈，好像將要沈船時的船主一樣，眼睛一閉，也就萬事皆休了，但是，父親，你卻要竭忠盡智地掙扎着，而且負着要把這隻將沈的船隻想法保持牠的安全的使命的，父親，你是要拚着生死與風濤去爭這隻船的轉危爲安的，父親，你看，這個最難擔當的重任完全落在你的肩上了呢。

歸生 朝吳，你擔心我的衰老不能擔當這種艱鉅了麼？我是雖老而不衰的，我要竭盡我的最後的心力，爲國犧牲，我們秦國雖然沒有甚麼光榮的歷史，老父卻要使秦國並不留下一個污辱的將來。

朝吳 父親，你的精神是可以爲我們的秦國保持一種弱小的尊嚴了，不過，以這樣一個秦國，去與楚國爭雄長，這真正是螳臂當車，其勇可嘉，結果卻是加倍的悽慘。這只好相機行事罷，犧牲是不能不拚的，也許另有機會可圖，卻很難說呢。楚王的強暴，也是徒逞意氣，不知自反。他的弑鄭放而代之，各公子都不心服，而且他自即位以來，驕奢淫逸，外啓諸侯的鄙視，內招百姓的怨尤，未嘗無可乘之機的。(下)

第二場 申地楚王行宮

(楚靈王 伍舉 侍從等)

楚靈王 大夫之計果然很好，我們不勞一兵，不傷一卒，蔡般已經自己投在網裏，好像釜中之魚一般，束手待斃。酒筵都鋪排好了罷，蔡般完全是個無能爲的廢料，寡人並未想到他居然會這樣容易就來送死，其實用不着壁衣中的甲士，這不過演劇一般，要作得像回事情，顯得花樣多些。去，就請蔡侯這裏相見。(一侍從下)

伍舉 大王之言正是，蔡侯雖然是個好人，這只能在太平時代，碌碌地生活過去，像這樣擔當一國的重寄，主持社稷，不免是國家的不幸，人民的災禍了的。其實，他個人又有何罪呢，他若不是蔡國的國君，若不是正撞着大主要立威諸侯，蔡國首當其衝，所謂弑父弑君的又算得甚麼希奇的呢。但願大王接之以誠，待之以禮，等到他已經被擒以後，那

就是非在我，不能由他了。

楚靈王 是啊，我殺齊國慶封的時候，就因為沒有聽信大夫的勸告，一定要逼着他自取其罪，反倒被他羞辱了寡人的。

（蔡侯上）

楚靈王 久遠久遠，時間過得好快，我們上次的在這裏相會，回首已經是八年以前的事了。君侯一向可好。

蔡侯般 是呀，這八年內，不知經過若干人事的變遷，像敝邑多蒙大王的鎮撫，不過儻生苟活而已。至於上國，近聞拓地千里，聲威遠播，敝邑在大王福庇之下，無任光榮的呢。謹代表全蔡國臣民敬致賀意，願大王千歲！

楚靈王 太客氣了，不敢當。君王遠道跋涉而來，一路風霜辛苦，特備濁酒數杯，爲君侯洗塵。

蔡侯般 大王盛意，敢不承命。

楚靈王 伍大夫，蔡侯此來，爲寡人此次巡方生輝不少，一應隨從都很辛苦，寡人在此款宴蔡侯，請大夫代寡人在外酌多敬幾杯。

(蔡侯隨楚靈王下)

伍舉 蔡侯爲人太老實了的，眼見死已經臨在他的頭上，死期就在他的眼前了，他卻並不覺得，還在慨嘆人事的變遷呢。人事的變遷，此後是與你無關的了。啊，能以這樣不知不覺地便了結此生，也未嘗不是幸事，爲甚麼要生在世上眼看着這些人事的變遷呢。這實在並非賞心悅目的世事呢。悔不該爲大王獻了這樣一個誘殺蔡侯的計策，這雖然省得大王去聲討蔡國時，諸侯要挾從前殺慶封的故事走相告語，取笑楚王，說是楚王自己就是一個弑君的罪人，怎有那樣厚的臉皮到處去討他國弑君之罪呢，但是蔡侯不太可憐了麼，蔡侯這簡直是以忠厚見殺了的。老夫耄矣，於心何安！(下)

內侍僕從等紛紛出廳。

內侍一 裏邊已經吃上了罷。

內侍二 那裏正在喝酒，不過剛一起頭罷了。

內侍三 你從裏邊下來，蔡侯怎麼樣，是不是量很大的呢。

內侍四 是很大量的呢，我們的大王是在存心灌醉他的罷，我看他卻一聲不響只是含笑地一杯一杯往下喝呢。這個老頭面貌是那樣的和善，白鬍子飄飄的，聽說他待下人好極了。

內侍三 你聲音放低些罷，叫聽見了，我看你吃不了兜着走，當然是存心灌他醉的，你沒有看見壁衣內的甲士麼？都預備好了呢。

內侍四 預備甲士作甚麼用呢？

內侍一 預備甲士作甚麼，傻話，逗逗用，這叫作壁裏捉龍，穩拿糖瓜，你沒有聽見伍大夫說麼，蔡侯是回不去的了。

內侍二 少說幾句罷，你們讓我聽一聽，看裏邊他們淨說些甚麼？

內侍一 你管他們說些甚麼呢？你幹你的，他們幹他們的。

內侍二 那當然是，不過，蕭大哥，就不能那麼超然了呢。喂，老蕭，你在那裏發甚麼獸，你是秦國人，隨蔡侯來的，一定有你的親戚或是朋友在內的罷。

內侍一 對啦，老蕭大哥，聽說蔡大夫就是你的親戚，可是真的麼？你的太太怎樣，有甚麼好東西，帶給你麼？

內侍四 老蕭，你既然有親戚隨蔡侯來的，你知道說他待下人好極了，簡直是又有恩又有義的，這是真的不是？

內侍三 老蕭，蔡大夫既然是你的親戚，你爲甚麼不透個消息給他，叫他溜之大吉，就算完了，爲甚麼要跟那麼個倒楣的蔡侯作枉死鬼呢。

內侍五 你們這些人，放着自己的正事不幹，在那裏瞎議論些甚麼。不用說你們的話，漏出去，被上頭知道了，要腦袋和頸子分家，就是誤了事，也要挨皮鞭子的。

內侍四 對啦，老蕭的話不錯，我還要幹我的事去呢，回頭誤了，可真不得了。（下）

內侍三 喂，老蕭，我看你簡直是個夜貓，說說話來就那樣的蕭蕭，帶着囚氣。

內侍五 我當然是個夜貓的，因為我就能這樣在暗地裏發發牢騷，你不是夜貓又能怎樣呢，你敢到明處去叫叫的麼？甚麼蔡侯和善不和善的，有甚麼用處，無論待下人是怎麼好罷，誰又能管得了他甚麼呢？你們不是還叫我勸蔡大夫罷了麼？

內侍二 喂，蕭大哥，你們蔡國離晉國不遠很遠的麼，爲甚麼你一說話就帶醋味，是那樣的酸溜溜的。

內侍一 少說廢話罷，我說蕭大哥，是不是蔡大夫給你帶來了一隻刺蝟有些扎手了罷。是不是我們的蕭大嫂給你抱了一個娃娃，你卻不是他的爸爸？

內侍三 你們真是不要再瞎說八道了罷，你們聽聽裏邊嘩喇一聲，馬上就嘩嘩起來了。

內侍五 啊，裏邊有動靜，一定是蔡侯還難了……

內侍二 快不要作聲，大王出來了。

(楚王上，內侍僕從等均紛紛散開，少許，甲士擁護後上)

楚靈王 喂，再喝一杯罷，蔡般你真是豪量。你今天真是酒逢知己了呢，喂，爲甚麼不說一句話呢，是話不投機罷，半句都無啊。哈哈……哦，伍大夫那裏？

內侍一 伍大夫奉大王命在外廂款宴蔡侯的隨從人等呢。

楚靈王 哦，對了，伍大夫在那裏。（回頭看侍候）你這個傻瓜，這卻怪不得寡人的呢。

（轉向內侍）去請伍大夫過來，說是蔡般已經伏罪，哦，對了，就請伍大夫多勸他們幾杯，並且轉告訴他們，說是蔡般曾經犯下弑父弑——君的大罪，這個，蔡國臣民無力聲討，寡人已經代天行討了，一切隨從人等寡人念其無辜，一概赦免，願降的寡人當加重用，當有厚賞的，願回故鄉的聽其自便罷。（一內侍下）（轉向侍候）你這廢物，你是真醉了麼，這是裝模作樣的呢，你也許正在夢中同你的先王爭風呢罷。這倒看不出，這樣一個羸弱無能的廢物，倒會有那樣大的酸勁，居然砍殺了他的父親。對了，聽說你臨來時，還立了世子有監國，這也許是你的老弟罷。立下世子，又何關於蔡國的存亡呢，寡人派下大隊人馬，怕不把你那個碟子大的蔡城給掃平的麼。

(伍舉上。外廂人聲嘈雜，空氣陡然緊張起來。)

伍舉 大王，他們沒有一個肯降的呢。

楚靈王 那麼，他們散了也就算了。

伍舉 他們也不肯散呢，一聽說大王已經執了蔡侯，他們有的號啕大哭，有的怒髮衝冠，有的甚至於要……要跟大王拚了命的。

楚靈王 甚麼，甚麼，要拚命！他們的命還用得着拚麼？號啕大哭，好，我叫他們到鬼門關那裏去哭罷。這羣不知死活的東西，要跟寡人拚命去，快去，快去，甲士們都在那裏，快給我都擒下來。我看他們要怎樣拚命。(內侍數人下)

伍舉 大王，這些從者是無罪的，蔡侯已經被執，他們不過一時的愚執不悟，何必妄殺多人呢。

楚靈王 大夫，你爲甚麼那樣的婆婆氣，不要學蔡般那樣罷。無辜被殺的多啦，這樣幾十個從人，算得了甚麼？你的淚，不是爲羔羊灑的，大夫酒喝多了罷，你們可以扶住伍大夫

下去休息休息。(一內侍來表伍舉，因其罪重，楚靈王一脚踢在一邊。)滾開，那個醜相，滾開，滾開！要一個整齊一點的過來！小心你的皮罷，怎麼這副相就擺在面前來了。(另一雜軍內侍過來)這還像個樣。大夫，你快下去歇一歇，這次的誅蔡般，大夫雖然要居首功，寡人卻不慣於看這種婆婆婆氣的請，諸罷。

伍舉 賤臣不敢居功，但求大王恕罪……這真是我的罪過，罪過！蔡國雖小，有這樣多的忠義之士，可以不亡了。我不但受了刺激，並且感到威壓，這種憤激壓在我的頭上，我幾乎不能喘氣了，我枉活了這樣大的年紀，卻顯得我是這樣的渺小。罪過，罪過！(下)

楚靈王 老年人真無能為，這樣的嘮叨，煩心！(甲士們執蔡國使者多人上)來了，來了！好寡人，看你們怎樣拚命。這一羣蠢才，你們侍候蔡般那樣一個國君已經够洩氣的了，爲甚麼竟愚得這樣，要跟他一樣遭殃，作異域之鬼呢。寡人有甚麼不及蔡般的地方，你們投降寡人，作個大國的臣子不也光榮得多，免遭塗炭了麼？

(蔡國使者數十人，這時候都非常憤激，有的頓足捶胸，有的以頭觸地，有的怒罵不已，甲士驚駭，楚靈王

也似乎有些疑懼。蔡侯忽然酒醒，張目四望，如在夢中。衆應從均跪於蔡侯面前，甲士掩之不能起。

蔡侯殷

啊，原來這樣，君王的酒杯裏是浸着甲士的，殷適才的赴筵，實等於自赴法場了，

但殷未嘗得罪，何勞執甲之士？

楚靈王

弑父還不算罪麼？像你這樣悖逆之人，已經十年爲君，不爲不幸了的，還在貪戀

不足麼？

蔡侯殷

人謂君王貪而無信，果然的呢。殷已經知罪，從者無辜，可以放他們生還的麼？

蔡賂

主公一死，臣等還有甚麼面目，再回故鄉？臣等素蒙主公恩養，情願隨主公於地下

的。

蔡國隨從們

我們情願隨主公於地下！

蔡侯殷

啊啊，殷悔不聽大夫歸生的話的呢！

楚靈王

是的，聽說大夫歸生勸你不要前來，好個歸生，不來又怎麼樣？他能勸你不來，卻

不能阻寡人不去。好，他這個輔世子監國的老臣，我要替他實現他的預言，證明他的先

見了，來，拉出去，蔡殷，磔刑！

(甲士執蔡殷下，來隨從頓足建頭，哭聲震天。)

楚靈王 (按劍在手) 拉出去，拉出去，亂劍剷死這一羣東西！寡人也替你們完成了你們的忠義罷。這怪不得寡人強暴的，這是你們的忠義。

(衆甲士強拖死屍着頭從旁下，其狀慘不忍睹。)

內侍五 (走到楚靈王面前，此時楚靈王仍按劍在手。) 大王既替蔡大夫歸生證實了他的先見，

又替蔡國的從者完成了他們的忠義，大王，這真是無量的功德。我庸庸，本是蔡人，因為妻子不賢，使我丟醜，才投在申地，在大王行宮，供大王趨使。大王這樣凌虐蔡國的君臣，蔡國要在大王的怒讒下，成爲廢墟，是不用說的了。像這樣，臣在大王面前尚有甚麼面目偷生呢。臣現在是欲歸不得，欲留不能，生無所食，死無足恤的。臣多蒙大王矜憐，無可報答，藉這個機會，臣替大王表白一番大王的強暴罷，請大王手中的寶劍一揮，臣就得償所願了呢。(匍在地下。)

楚靈王

你庸結原來是個蠢人，幸而沒有被你誤了寡人的大事，好罷，你大概也是情願

隨蔡般於地下的。

(一) 蔡般指作兩牛，鮮血灑洒安上。

大膽的狗才，真是發死，這就算得寡

人的強暴了麼？寡人就命公子乘疾帶領大軍，要把蔡國給你踏爲平地，那才算是寡人

的強暴呢。

(哈哈大笑，隨將寶劍一丟，刺透了具柱一個內侍牛面頭，倒在地。)

這樣緩痛，一撞就

倒。(下)

第二幕

第一場 蔡大夫歸生府第前

(正是黃昏時候。黃塵茫茫，風沙撲面。喊殺聲，慘叫聲，哭泣聲，呻吟聲，遠遠近近地夾雜在風沙聲中。時傳來。西方的天空慘淡地掛著半鈎的斜月。數兵士上，中有兩名兵士倒在地下。)

一兵士 這是蔡大夫歸生的府第，你看，要沒有他，我們的城怕早就被攻下啦。喂，怎麼啦，你們倆就悶了，也不能不管那就睡。沒看見我們的蔡大夫麼，他都快吐血鮮血了，還出來守城，直到這幾天，真挺不住，才病倒下。這麼容易就睡啦，真舒服！滾起來罷，別裝蒜啦。(歸)

一兵士

另一兵士 你這條伙，真損，甚麼舒服，再分挺得住，誰也不會倒在大街上。(上面去找倒地的)

再擡兵士。

啊，你看，他睡着啦。醒醒，醒醒，甚麼地方不能睡，偏到老夫的門前來。嘩，你看，這一個斷了氣啦，你沒聽他說，有三天就沒吃東西，他早就不行了呢。

又一兵士：睡着就睡着，叫他睡他媽的好啦，又不是鐵打的，老夫的門前又怎麼樣？他不是自個也會病倒的麼，當兵的就許睡倒？死就死，餓死比被殺也差不多。甚麼命，他媽的管他媽這些，快走我們的罷，也許楚兵就進城啦，簡直鬼魂似的叫喊得這麼難聽。

(兵士們下)

(朝吳縣馬道遠跑來。到門前，踏在地下倒著的兩個兵士身上，要出一聲慘叫，一聲喚，呼馬也打了一個前失。)

朝吳

(敲門，一面深思著)

真精！怎麼到處都是唉，蔡國算亡了！就這樣就亡了國，太容易了！

呢！我們總算盡了心，想盡方法，呢盡心血了的。各國都自顧不暇，那裏管得蔡國的事情呢？早知道蔡涓的晉國是白跑的，這種時代講甚麼公理？(敲門)怎麼沒有人呢……楚王未免太驕橫了，實在也因為中原無人，大概都是在那裏爭權奪利，那裏有甚麼遠大

的謀畫只有任楚王這樣橫行霸道罷。（蘇門）怎麼回事？也許楚兵馬上就要進城來的……公子棄疾的身上倒是有陳可乘，只是時機不到。那次我去請他退兵，他口頭雖然拒絕，實在未嘗不有活動的意思。現在城就算是破了，他也不會過爲已甚，我想在他這方面或者可想办法……（又蘇門）此時來往奔走的人員已經不少，風聲鶴唳，夾雜各種聲音，無怪楚兵恐怕已經進來了！父親那樣大的年紀，我倒沒有想到，他老人家能以支持這樣久的！然而終於病倒了！要不是蔡國這樣的小弱，儘可以支撐局面，雖不能圖霸中原，也不至於這樣滅亡，是可以斷言的。也總算支持這一陣了，一個碟子般的城，公子棄疾的幾萬強兵勁旅，攻圍半年以上，人力雖不能勝天，這也儘足以使天知道人力的不可輕侮了呢。只要人心不死……（用力蘇門）奇怪！人都那裏去了？父親已經病倒，家裏有的是老弱婦孺，楚兵一進城，不知要嚇成甚麼樣子的。我一定要招呼一下才行，反正，城是守不住的。人力究竟有限呢，這正合了那句話，「稊無糧草，外無救兵，」餓死的餓死，病倒的病倒，戰死的更無計其數，唉，城中的百姓差不多已經死了一半，活着的也都有

氣無力了……世子原來真只是一個少不更事的孟浪子，現在也居然很不容易，竟能以這樣出死力來維持殘局了，他當時的不肯投降，雖然失計，道理是不錯的。現在就是滅亡了，也算光榮，他說的不錯呢，這是這樣才像個國家，才有聲有響！（運用用力敲門）

僕人（在內）來啦，來啦，誰這樣亂敲？（門開）哦，老爺啊，快進來，看看罷，老夫人正着急呢。

朝吳 怎麼樣有甚麼事情？

僕人 簡直急死人啦？老夫人都急得鼻涕眼淚的……

朝吳 怎麼？到底是甚麼事？

僕人 甚麼事可了不得？老夫人正在牀上躺着……

朝吳 怎麼啦？

僕人 老夫人正在牀上躺着，聽見四下這樣喊殺連天的……

朝吳 到底怎麼回事，越說越不切題！

僕人 老爺，老爺，你先別急，越急我越越說不上來了。我剛才跑得心都要跳出來啦，現在返喘不過氣……我們正在屋內急得直跺腳，沒辦法，聽見外頭連連的敲門，還當真是楚兵殺進來了呢。

朝吳 聽你說罷，越說越沒有頭緒！

僕人 老爺，你別着急，都把我急昏了。

朝吳 我看你是要把我給急昏了的。

僕人 老爺向來是沈住氣的，那裏會像我們這樣小人，一急就昏呢？老爺，你不知道，我們的老主人，正在牀上躺得好好的，頭吃飯，還睡一大覺，老夫人正很高興，以為道下可得休息了，誰知道一聽見四面的喊殺聲音，這也不怪，老爺，你聽，這多麼怕人，這真是禍事到了罷，我們的老主人忽然跳下地，口口聲聲說，一定是楚兵殺進了城，要立時披掛起來，拼了他的老命……

朝吳 這怎麼行，他已經病得那樣……

僕人 誰說不是呢？全家人都在那裏哀求，他一定答應，非出來不可，老夫人簡直急壞了，鼻涕一把，眼淚一把地在那裏哭，連小少爺都嚇得——跪在老夫人面前，扯着他的衣襟，直哭……

朝吳 到底怎麼樣呢？

僕人 怎麼樣？甚麼都不行，老夫人渾身亂顫地一定要出來，大家看着沒奈何，只好給他老人家披掛起來罷。我們的老主人真不愧英雄一世，披掛好了，在當地一站，好像一尊天神，那樣的威嚴，我們就都跪在他的面前了。還是哀求他不要出來罷！他老人家卻先抱起我們的小少爺，舉到頭頂上，然後又放下來，這樣舉了三次，說一句，可憐我們的！孩子！隨着把手一揮，叫人把他抱到裏邊去……

朝吳 哦哦！後來怎樣呢？

僕人 後來？那還有甚麼後來？就是現在……現在也許已經出來啦。我往外跑的時候，他老人家剛一放下小少爺，正向家裏的人們教訓……哦，老爺，你看，已經出來啦……

(老夫歸生披掛整齊地自內走出來。身後隨着一羣老少人等。這時快逃往的羅氏與兵士等也都停在門前，圍上前來。朝侯拿上圍攔住。)

歸生

哦，是朝吳楚兵進城了罷。你不在那裏守城，回到家裏來，作甚麼退開，我不用攙扶。

(用手一揮，回頭對家人們厲聲地說)

你們都跟出來作甚麼快進去快進去！國家都滅亡了，

……你們快不要這樣哭哭啼啼。

……就我們家裏有老小麼？誰家沒有我受先君託付，

是要爲蔡國保守宗廟社稷的，我要與蔡國的宗廟社稷共存亡，這才是正理！才是正理！

……那能蔡國滅亡時，我卻安然地躺在床上，這成何話說！成何話說！

(在大夫歸生初一出來時，家中老幼都在後面哭哭啼啼，圍觀的也都議論紛紛，一時空氣非常緊張嘈雜。隨後，逐漸平靜下來，都在肅然地傾聽着。遠遠的喊殺聲，仍是忽起忽落，風沙滾滾，使人毛骨悚然。)

(世子有，遠遠地騎馬跑來。圍觀的人們驚喊道：「世子來了！世子來了！」同時紛紛散開一條道路。世子有看見情形異樣，趕緊跳下馬來。)

世子有

這是怎麼一回事？爲甚麼都聚在這裏啊，真是老夫披掛出來了，怪不得——

路上聽得亂紛紛地傳說。(走與歸生同前) 老大夫，你能起來了麼？這可好了！

歸生 國都要亡了，臣豈能起來麼？不是楚兵已經進城了麼？世子爲甚麼不在城上守城，到這裏來作甚麼？

世子 有 是的，是的，老大夫說得對，某要在城上守城的。因爲，因爲城已經不能再守了，看看楚兵已經爬上城來，因爲，因爲老大夫臥病在牀，某特爲前來，前來請教，好……好商議一個善後之策，原來老大夫已經起來……

歸生 城都破了，敵兵業已進城，還有甚麼可以商議？這誠甚爲善後？一死而已！我們不是各有所守的麼？世子負守城之責的，就應該守住城樓，與城共存亡。臣受靈國之託，城是破了，國是亡了，臣當守住蔡國的宗廟的啊！馬！

世子 有 對啊！對啊！某負守城之責，爲甚麼要離開城樓好？老大夫，我們別了好的，我們各有所守，「一死而已」在九泉下也可以擡起頭來，相視無愧的了！馬！

(轉向上馬而去)

歸生

(左右已牽過馬來，歸生一手牽着驢，一手扶住鞍轡，對衆人說) 你們都散開，各自逃命去罷！

(震盪馬上)

(這時被圍觀的人們，已經又驚聲騷动起来，哭喊遮天，情勢洶湧，如沸湯一般。)

—— 我們不能逃！

—— 我們住那裏逃！

—— 我們情願死！

—— 我們要隨老夫守住宗廟的！

—— 我們痛痛快快哭一頓，就死了罷！

(人聲嘈雜，同時發出各種喊聲來。)

歸生

(去馬上，發出歸塵一般的喊聲，軍衆又逐漸重靜下來。) 好好好！你們都不願意逃麼？

歸生

我們都不願意逃！

歸生

你們都願意死麼？

——我們都願意死！

歸生 好啊！這樣，蔡國雖亡，也就等於不亡了！蔡國雖然小弱，不免於滅亡，已經足以千古

了啊！哈哈哈哈哈……（隨著他的笑聲，夾雜的嗚聲，老大夫的滿腔熱血，一直噴吐出來，開時也就從馬背上

倒地下，死了過去。）

（一些情勢又復洶湧，如同排山倒海，一齊哭喊起來。在這時候，號角齊鳴，鼓聲四起，楚兵已圍圍逼前
來。）

朝吳

（在人軍中，默立片時，然後很鎮靜地走向歸生的屍旁，伏下身去，跪在地下，痛哭復止。哦，這不是我

哭的時候。哦，父親，你這一撒手歸去，這個責任就完全落在兒子的頭上了，我要鑄成兩個鐵的肩膀，來擔當這個重任的。一個國破家亡的局面，要作到死灰復燃的一步，談何容易呢？這就算兒子在父親的靈前立誓了罷，我要叫父親灑在地上的熱血，開出一朵鮮花，結下一個紅果來的。（站起）我們看着罷，你這惡魔一般的楚王，我要同你角力

的呢。

(轉向軍衆) 諸位，你們趁這時候，差兵還未殺上前來，都散開了罷，能躲的就躲，能逃的就逃罷！你們不是願意死麼，這還不是死的時候。你們不是要爲蔡國死的麼，蔡國正有需要你們爲牠效命的日子呢。只要你們不忘蔡，蔡國是不會就亡的，你們不要看現在的城已經攻破，就認爲絕望，你們不是會永遠不忘蔡國呢，那就好了，你們先各自散開罷。(此時軍衆已經漸有散去的，胡侯轉向蔡人說) 你們也不必再哭了，這不是哭的時候，更不是哭的地方。你們抬起老主人到裏邊去罷，在這樣時候，當然講不到甚麼禮儀了的，你看，滿街不都是死屍麼，不過，只要容許，我們還是要成殮起老人家來的。(家人攜著陳生的屍體，其餘老幼等也都互相關送入內，胡侯又默立片時，是嘆一聲下。)

(公子棄疾走，後面數騎上。)

公子棄疾 奇怪，滿城的人民都逃避一空了，無論大街小巷，都肅靜得像死的一樣，這裏剛才卻聚了那些人，是作甚麼的？而且遠遠地聽見這裏如同舉哀似地哭得那樣痛切。奇怪，這是甚麼地方？

一隨騎（躍馬前進）這就是大夫歸生的府第，

疾疾 哦，原來這樣，他們爲甚麼都聚在這裏了呢？

另一隨騎（躍馬前進）據報告：老大夫歸生抱病出來，從馬上摔下，死在那裏，他們都在那裏哀哭來的。

又一隨騎 他們原來是預備就都死在那裏。後來被公子朝吳怎麼一說，就又逐漸散開了。

另一隨騎 管牠怎樣呢，還請公子下令，衝殺上去罷！雖然說是不殺無辜，像這樣，這條街會被塞斷了呢，連死的帶活的。

疾疾 這樣不必罷啊，公子朝吳……難得……傳令一切車兵，都繞道過去，不得驚擾老大夫的府第。

（二隨騎下。）

（遠遠另一隨騎騎來。）

隨騎 報公子，蔡國世子已經被擒，就請公子進據朝堂，出示安民罷。

乘疾 在那裏擒住的？宮裏麼？他爲甚麼沒有逃匿？

隨騎 還逃避呢？蔡世子他就守在城樓裏沒有動。

乘疾 有這許多的怪事！怪不得這樣一個小小的城，竟能守到半年以上！

隨騎 蔡世子簡直就端然坐在城樓上，等着被擒的呢。

乘疾 難得，難得蔡國有這樣的世子。

又一隨騎 公子不知道，剛才大夫歸生臨死的情形，那才悲壯呢。

乘疾 像這樣的蔡國，那有滅亡的道理？這完全是依強恃衆，凌弱暴寡的舉動……哦，公

子朝吳現在那裏呢？

另一隨騎 就在他的府第裏罷。公子要捉他麼？進去一搜，就會捉住的。

乘疾 不必了！城已經佔據，還怕他逃上天去不成。等到明天再傳他來見，不遲的。好罷，我

們就回過來，轉道朝堂好了。

(棄疾靈隨等)下。此時各地已漸平靜。老風仍在怒號着，斜月射在血肉模糊，橫陳路旁的死屍上，陰森慘酷如同地獄。

第一場 九岡山的楚王行宮

(楚靈王率申無宇、鄭丹、鬬成然等羣臣上。)

楚靈王：這真是寡人將得天下的預兆，昨夜寡人是清清楚楚，夢見一位金盔金甲的神人，自稱是九岡山的神，寡人要是祭他，他就使寡人得天下。啊得天下。寡人在去年滅了陳，現在又滅了蔡，爲什麼這樣的漢巧，就在今天接到蔡國已破的捷音，寡人昨夜才得到神人的夢的，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麼，神是看寡人就要得天下了，所以才這樣先來託夢的啊。好啊，蔡國已經破了，那樣一個小小的蔡國，那能不被呢？最妙的是活捉了世子，好一個世子，這可有了，寡人正愁沒有好祭品獻神的，等把這個逆有取來，就用他作犧牲，祭神罷。九岡山的神啊，你快保佑寡人早得天下罷，寡人用以酬答你的，不爲不重了，這是蔡國的世子呢。(向鄭丹) 子革，你知道麼，這些俘虜是不是馬上就會解到寡

人一聽見這個消息太喜歡了，當時就命人去，一到郢都，立時取來。最好能趕上今天的祭神，不然，可有些洩氣。

鄭丹一定趕得上，大王既然命人前去，也許馬上就會取到。據來人說，他是跟那些俘虜同時動身的，因為要趕得快些，早報告大王，所以先到一會。這次解來的，世子有以外還有一個蔡涪，就是到晉國去求救兵的使者，回來時在城外被公子棄疾的巡軍捉住了的。

楚靈王：真好，這才好呢！（向鬬成然）你就去，把祭神的一切事情都要預備好，只等逆有一取到，寡人就來獻祭。啊，還有蔡涪，多一個活人，神會更歡喜的。

鬬成然：是，是，臣就去預備。公子棄疾立下這樣大功，臣也高興，一會把蔡世子有向祭壇前一放，這不但替大王祭神，慶祝早得天下，並且就算是為公子棄疾先奏凱歌了的。

(下)

楚靈王：好一個英氣勃勃的少年！

申無字。大王，大王，臣以爲這樣祭神，是很不祥的。祭神原爲祈福，這樣一祭，神的福佑不可知，恐怕反會招來人禍的呢。祭祀之道，五牲都不相爲用，君王可以用人的麼？何況一國的世子不仁不義，莫此爲甚了的！宋襄公就因爲用鄆子作犧牲，所以失掉諸侯的心，諸侯也就都起而叛之。君王不可蹈宋襄的覆轍，自招離叛的！

楚靈王得了，得了，老先生的這一套又來了。你老先生總是這樣一篇大道理的，其實有甚麼關係。好比秦人在作王子的時候，你以爲一定不能用國王的旌旗，但是結果這楚王的旌旗，不還是由寡人來用的麼？寡人知道，這又是老先生的那一套了。諸侯所以背叛宋襄的，並不是因爲用鄆子作犧牲，你想，像宋襄當時那樣，外既不強而內裏又真正乾，一味莫名其妙地亂談一陣甚麼仁義，誰聽他的作事，貴乎乾乾，殺就殺，砍就砍，甚麼仁義不仁義要仁義最好？是坐在家裏對着牆壁去講，這個時代講甚麼仁義？何況逆有不過是逆般的兒子，他的父親是個罪人，對於一個罪人的兒子還有甚麼仁義可講？正好拿他當作牲畜——用來祭神，已經就是他的光榮了。諸侯甚麼諸侯？不過都是欺

軟怕硬罷了。所怕的是楚兵不精，楚將不猛，那怕他們背叛不背叛。最可笑那晉國的韓起，竟會同各國的大夫，想要用一紙空文來救蔡國，使寡人退兵。若是這樣，楚國的兵備可以完全撤消，一旦有事，命人咬文嚼字地發出一封文書，就算完事了。天下那有這樣容易的事情，哼！這些都是廢話，不必管牠，還是祭神要緊，寡人一定要有神助，才可以得天下的。

申無宇

（轉過頭去，自己在那裏嘆氣。）啊，啊，這樣暴虐，太過分了，其不終乎！

楚靈王

老先生，你不要嘆氣了，這是用不着的。……啊，別的都無關係，只是在今天，在蘇

國已破，世子被擒的今天，寡人在這裏祭神，伍大夫與寡人多年相隨，不離左右的，卻偏偏不能當場。……不過，人到老年都如同要落山的太陽，不但光弱，熱也退了，老先生，你卻健壯，不像伍大夫，自從蔡被伏誅以來，就病倒不會再起，彷彿經霜的秋葉，不知那一天就要落下來。

申無宇

啊，伍大夫，提起伍大夫來，恐怕他是不久於人世的了。入冬以來，他的病勢已經

沈重，這幾天更利害了，據太卜所卜得的結果，冬至以後，就……

楚靈王

啊啊……若是沒有伍大夫，寡人焉有今日？他真是一個難得的好人呢……哦，

哦，不要這樣，這不是寡人自己也在嘆氣了麼？寡人是日午當天的太陽呢，寡人要藉神助得天下的。可惡！寡人的章華宮，看那時候他們還來落成，不！人生在世，當快意一時的。

(關成然上，後面是慶雲子有及蔡涪等裝甲士四擁上。)

關成然

外面的祭壇已經準備妥當，蔡世子有及蔡涪都取在這裏，聽候大王發落。

慶雲王

取到了！真快！好罷，寡人就來祭神了。蔡有，你知到麼，聽說你是坐在城樓上等作

犧牲的，現在你可真作犧牲了，不過不是為蔡國，是為了寡人，這總算是很值得的了，在你；你為寡人犧牲，不比你為蔡國要有意義得多麼？你雖然是蔡國的世子，蔡國早已是楚國的屬國，實際你不就是楚國的臣子麼？為國犧牲，這是你認為天經地義的道理，不是麼？現下你的為寡人犧牲，也是你應盡的臣子之分的。蔡涪，你的救兵呢？你的管國，你的諸侯呢？你以為各國諸侯能救蔡國的麼？結果蔡國沒有救得了，卻送了你的命。你既

然專會求救，請你在神面前替寡人求求他的救助罷，好使寡人東併齊魯，西收秦晉，南服吳越，北征燕鄭。推出去，推出去！

蔡世子有：推甚麼？不用推！你楚王連一個已經被擒的敵國俘虜，還怕他跑了不成，就這樣的氣量，還妄想得志中原某已國破家亡，能得一死，原是快事，某早認定一死的了，所以，既不肯降，亦未逃亡的，不過，某也是一國的世子，比起你楚虔來，不過你是大國的王，某是小國的世子，你楚強而我蔡弱罷了，別的敢譁毫無愧色，你何至於這樣妄狂，要牲畜一般用某來祭神某一死耳，某這樣死了，於某個人，原自無話可說，不過，楚虔，我看你也要有應得之報。你楚王要聽明白，某並非想勸你的憐憫，固免一死，你這樣殘暴無道，我何至感到想用口舌來同你爭是非呢。不過，你要知道，你也不過一時得意而已，一旦失勢，是與某的今日並無兩樣的……好罷，我的話已經說完，不用推，要甚麼推？你不是預備用我作犧牲的麼？好，我自己就來供你的犧牲。某但願一死的！（自己走下，厲威陰下，

蔡王痛哭起來。）

楚靈王 好好，這才像個有骨頭的少年，想不到蔡殷那樣一個膿包，竟有這樣一個駱駝叫的兒子。寡人原來以為不過是一隻羊似的，實際卻是一隻小老虎了，九圍山的神啊，這樣，你更該快意了罷！這真是意外的祭品，而且也是一件得意的貢獻呢。你怎麼樣，蔡涪，看你們世子，該多麼漢子氣，你為甚麼這樣哭啼啼，辱頭貨啊，快不要哭了，寡人怕得很，道真受不了，哭得這樣痛心，你怕死麼？寡人送你一命罷，有一個蔡有，已經足以使神滿意的了。……太卜，太卜，召太卜！（侍臣下）蔡涪，你快不要再哭了！你哭得寡人的骨頭都發麻了的，真精！快放開他，放開他！

蔡涪 我麼，我並不是貪生怕死……不過，眼看着國破家亡，父……眼看着世子活活的要作犧牲……啊，大王，啊，求大王，大王既然能以繞巨一命，為甚麼不能以免世子一死呢？臣情願替世子死了罷！大王，請看啊，蔡國的滅亡，這樣不是太慘了麼？就是陳國，也還留有公孫吳的一脈的……臣並非善於求救的呢，臣處在這樣卑弱的地位，除去求救以外還有甚麼呢？臣悔不該到晉國去求救，這是求的門路不對呢，晉國那有救蔡的力

量不過現在臣向大王哀求，大王是有免世子一死的力量呢，大王是操着世子的生死之權的啊！請大王免世子一死罷，臣不但可以替世子去死的，而且臣也願意爲大王效犬馬之勞的呢。

楚靈王 這不能，你一個蔡洧，怎能替代世子呢？這不關係於蔡國亡的慘不慘，實在是蔡有的機會趕得好，用他來祭神，這不是他的光榮麼？你算了罷，不要再哭了，你哭得寡人真不舒服，看你倒是一個忠臣，你不是要爲寡人效犬馬之勞的麼，那就好了。第一，你現在就不要再哭！你要哭得寡人煩心，可就糟了……

（太卜上，左右擁守靈屋上。）

楚靈王 啊，太卜，勞駕的很。今天寡人要祭九岡山的神，請教老先生，甚麼時候最爲吉祥。

太卜 吉時隨吉人定的，君王祭神，現在就吉，不必再卜。

楚靈王 好，這樣說，寡人立刻就祭……哦，還有一件要請教老先生，寡人幾時才能以南面爲王呢？

太卜 這個……君王已經稱王了的，何必再卜。

楚靈王

周天子還在那裏，寡人的稱王，並非真王啊，必定要得了天下，才是真王的呢。

(太卜極亂，無從辨別)

楚靈王

這是怎麼所卜未成，還可以再卜，怎麼連龜都裂了可惡的東西！
(捧起龜來，揮在

地下) 天呀！天呀！你難道連一個區區的天下，都不肯給我麼？這樣，生我楚處，是作甚麼用的呢？
(用脚又將守龜踢走一邊) 去你的罷！請了！請了！
(太卜收拾裂開的守龜，嘆甚

麼氣，難道寡人真就不能得天下了麼？寡人倒要試試的。蔡洧，你要說甚麼儘管說！

蔡洧

臣蒙大王赦宥，得免一死，臣不敢言謝，卻當圖報的。臣以為事在君王自為，那一副

朽骨又何所知呢？現在天下可謂莫強於楚了，以前諸侯所以事晉而不事楚的，完全因為晉近而楚遠的原故。君王平陳滅蔡，已經與中原接壤了，君王要能擇疑處要害，高高地築起城來，深深地掘開池去，各賦以千乘之衆，這樣，就在楚國內，已經是一個天下了的，然後再用兵吳越，先服東南，絕了後顧之憂，次圖西北，併吞中原，未嘗不可以代周而

爲天子。「守龜」不過一具朽骨，何關於君王的大業？臣粗淺之見，不知是否有當？

楚靈王 對呀，你這個年青人，倒不壞，居然有這樣的見識，寡人很高興的呢。事在人爲，何況寡人還有神助？你的話很有道理，寡人就這樣辦理。**子革**，你看你們這些股肱之臣，爲甚麼都一言不發，不爲寡人畫策呢？**蔡洧**的話很有道理，寡人就將**陳蔡**的城，高高地厚厚地築起來罷，穿封戌在**陳**，另外寡人就封公子**棄疾**爲**蔡公**，作爲**楚國**的屏障，有事可以進戰，無事可以退守。此外，此外呢……哦，有了，東西二不漢城正當吾國的要害，也要高高地築起來。**子革**，你看，這樣好麼？

鄭丹 好是好的，不過……

楚靈王 好就好罷，不要再加上不過……

申無宇 君王，君王……

楚靈王 你老先生又來了。**卿等**在楚，都是「守臣」了的，大概是與「守龜」一樣，都是同寡人過不去的。

申無字

不敢，不敢，臣有愚見……

楚靈王

得了，得了，有甚麼話等回郢都再說罷。寡人要去祭神的了。

(楚靈王下。郢都，秦州等處下。)

申無字

啊，這簡直不成局面，不成世界了！楚王，楚王，恐怕你的禍殃就在眼前了！「自

作孽，不可活！」那有這樣兒戲一般要得天下的。老夫雖不像伍大夫那樣衰弱，卻也不

慣於這樣眼睜睜的殘暴，天數有定，老夫那有挽回的力量？還是自潔其身罷！我原想當

面向君王告老的，現在只好等回到郢都再說。好在小兒申亥還牢靠，薄田教誨，可以自

遣了。(下)

第三幕

第一場 蔡城 宮廷內

(朝吳國使及子干，子胥上。外面人聲嘈雜，已有數人隨後擁入。)

朝吳(向羣衆)你們都先退出去，蔡公雖然召二公子來，但是還未見面呢。你們就不忍坐視蔡國的宗社淪亡，只憑這樣一時的鼓噪，也不會成功。楚王雖不在郢都，國內空虛，你們這幾十幾百那裏就會中用。你們必定要奮勇當先，必定要拼個你死我活，而且必定要全蔡的人民都聯合起來，必定要擁戴蔡公當時滅蔡的，完全出於楚王的貪暴，蔡公已經許下，等到事成，就復封蔡國。你們快先退出去！(向觀衆)子玉，你出去曉諭他們一下，不要這樣亂嚷，要等二公子與蔡公會見之後的命令。

觀從

(向棄疾)你們當然不能這樣。快出去！快出去！(棄疾驚呼而下。觀從應下。)

朝吳 請二位要咬住蔡公，一同起事，無論他是怎樣推脫，千萬不要放鬆。——這時候

蔡公恐怕正在裏邊朝餐……哦，你看，那不是，蔡公已經出來了，嘴裏的飯還未嚥下去

……

蔡公棄疾 (自內上)這是怎麼……這樣亂糟糟的……哦，原來是你，朝吳。哦，怎麼……

有甚麼事……子干，子哲……(靈柩之下，正欲退避。)

朝吳 (急走上前，扯住蔡公的袍袖。)主公，主公，二公子遠遠從外國來投奔主公，主公要避

到那裏去呢？難道說，二公子就應該始終飄流在外的麼……是的，我知道主公沒有召

他們，不過二公子是一定應該來的，不是主公早就應該召他們來的麼？不管召不召罷，

總而言之，二公子是來了，主公應該有個開餐才對……二位公子，這不是蔡公麼？你們

來投奔的不就正是這位蔡公……蔡公召二位來，一定有着算計，機會不可當面錯

過……

(子干，臂上箭，撒住腰，公棄疾，大哭起來。)

公棄疾 這是怎麼說！朝吳，朝吳……

子干 兄弟，你看，這度這樣無道，他不但弑了哥哥，殺了侄兒，我們不都是同樣的弟兄麼，他卻又逐了我們，自從他即位這十幾年來，我們弟兄就在外面流落，真是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只有兄弟你擁有蔡國之衆，我們才特意奔來，想借你的兵力，報報哥哥的冤仇，也出出我們弟兄的怨氣，事成之後，但求你能發把我們收容回來，叫我們得與祖宗廬墓守在一起，就心滿意足了……王位當然是屬於老弟你的……

公棄疾 啊，這怎麼好，怎麼好！朝吳，朝吳……我們慢慢商議商議……

朝吳 主公，還很簡單，用不着怎樣商議。——先解決一下眼前的問題。主公不是正在朝

餐麼，二公子一路跋涉，已經餓了，請主公與二位公子先到裏邊去一同吃過朝餐，再說。

公棄疾 哦，我不想再吃了……

朝吳 那麼，就請二位公子到裏邊去朝餐罷。

(二公子入內，觀壁上。)

朝吳 (向觀壁) 子玉，你是不是已經對他們都交代明白了？是我聽他們已經都肅靜下來，大概都在等待着出發的命令罷。主公，你看，人心所趨，二公子入城之際，市民已經都圍隨前來，預備擁戴主公共成大事的。子玉，還是勞駕你出去，告訴他們，二公子實在是蔡公召來，要共舉大事的，現在二公子正與主公一同朝餐，餐後就遣二公子先行入楚。

……
蔡公棄疾 快不要這樣說，快不要這樣說啊，這樁事出倉卒……

朝吳 主公，現在用不着再怎樣遮掩，舉城上下，幾乎就沒有不知道二公子是奉召而來的。還有在郊外的坎牲載書，更是昭昭在人耳目。子玉，你就去對衆宣言好了。(觀壁下)

蔡公棄疾 這可麻煩，甚麼坎牲載書，我都莫名其妙。這簡直是硬往我的身上栽派……

朝吳，朝吳，你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朝吳 這沒有甚麼，只要主公勇敢一點，一切就都不成問題了。主公請想，楚王暴虐的

破綻已經完全顯露出來，不能遮蓋了，他的氣魄已經到了最高峯，現在正是就要倒下的時候，他的罪惡的種子已經隨處都生長成熟，只有他自己還不覺得，依然在他的罪惡的峯頭，揚眉吐氣，恨不一步登上天去，那知，他的腳下就是一個萬丈的深坑，他目前就在乾谿道在那裏自己往深掘呢。征徐的軍隊，去國數千里，天寒地凍，早生怨心，而楚王卻在乾谿築著宮臺，國內一旦有事，軍隊馬上就會逃散的。至於國內，主公，你看，令尹薳罷，是個粗人，遇事未嘗不能用命，但是一點深謀遠慮沒有。伍舉已經作古，申無宇告老歸田，聽說已經不在人間。郊尹闞成然，因為楚王奪了他的封邑，外舉聽命，實懷怨恨的，而且不是他的先君早就命他敬事主公的糜，蔡涪因為他的父親在申地被害，時時有報仇之心。太子祿更是一個醉生夢死的乳臭子，所可慮的，只有陳公，不過，穿封戌他對於國王素不親附，主公舉事，一定會率衆來助的，就是不然，聽說他正在病中，最多，是一時觀望，決不會反戈來攻。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主公如果率蔡國之衆，直奔鄧，可以不戰而下。在人事方面，主公已操勝算。而且主公公有當璧之祥，國中無人不知，在五公子

之中，爲甚麼偏是主公，拜堂壁上呢，先王薨時，已有意立主公爲王，只因主公當時尚在幼年，所以康王即位。這實在是天數使然，非人力所能爲。天與不取，反受其殃，乘此之時，主公再不敢往直前，機會一過，就不可復得了。而且主公的封於蔣地，早有人以「尾大不掉」，發動王聽，此次二公子來投，能不招來楚王之疑忌？恐怕楚王一自乾路班師，就是主公禍事臨頭了的……

蔡公棄疾 啊，你的話雖有道理，這到底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在我只要能以安然在這裏度過此生，也就於願已足了，何必這樣多事呢？

朝吳 現在主公已經不能再在這裏安然過下去了呢。目前主公只有這樣：成則爲王敗則囚的。

蔡公棄疾 是啊，事已至此……朝吳，這簡直是你把我推到虎背上的，下文怎樣呢？我聽你的好了。

朝吳 下文很容易。圖謀大事，最要緊的是當機立斷。就是鄉下人都知道「打鐵趁熱」

一涼就不成了。(二公子食畢，自內出) 二公子朝餐已過，當下就要叫他們起身才行。二位公子，我剛才已同主公商議妥當，你們二位馬上要率衆先行，主公隨後也就悉起葵衆，合兵入楚。請二位公子立時動身罷。

子干 好，我們馬上就走。老弟，你可隨後就來，我們要在郊外候着你的，你要不來，可就

……

朝吳 請二位公子放心，主公已經遣觀從向市民宣言，與二公子共圖大事的，那能不來呢？

子干 好好，我們先走一步了，這回我們也可以吐一口氣了。(二公子下)

(外面遠聞歡呼聲音，越來越近。圖笑上)

朝吳 怎麼樣，你已經把主公的意思都向市民宣布了麼？

觀從 宣布過了，宣布過了！而且都執着器械，集在門外，聽候主公的命令呢。

朝吳 主公，你看，人心這樣齊，正是所謂「天與人歸」。主公，立時準備出動罷。事不宜遲，

遲則恐怕生變的。主公不是已經騎在虎背上了麼，最好就擡起頭，提起神，壯起膽，捱住虎頸，馳騁郊原罷，主公就率領蔡國的民衆，一直追上二公子去，不然，人心一渙散，主公會從虎背上摔下來，那就危險萬狀了。

蔡公棄疾 好罷，我就聽你的話，起兵前去！

朝吳 好，好。主公既有決心，就好辦了。——先不要忙，我們要把一切都布置妥當才行。主公的家臣須務卒是個勇敢之士，主公可以命他作爲先鋒，另外命史狎爲副，率領家甲當先，我這裏要密函蔡涪，叫他等大兵一到就起爲內應，郊尹闞成然方面要由主公暗中通知他，預先有個準備，至於陳公那裏……哦，子玉，還是你去一趟好了，夏齧不是你的朋友麼，在陳公那裏他可以作爲先容，而且他是夏徵舒的後代，足以號召陳國的臣民。外面聚在那裏的這些義勇之士呢，子玉，你要先把他們大致安排一下，然後就起身到陳地去罷，我要率領他們作爲後援的，我們在鄆都郊外見！（闕下）

蔡公棄疾 好，就這樣辦，真不愧爲老夫歸生的跨灶之子，這樣的井井有條，無怪你有

膽量把我推到虎背上來，這樣，我也就有勇氣騎在上面了。

(費無極上)

費無極 主公，怎麼有這樣好的事情，都把我丟開啦，這可不對。朝吳這一定是您的鴻猷了，我們都是好朋友，您可不要獨吞。主公，微臣也有三五家人，要追隨主公之後，邀些末功，這也是主公的賞臉，不然，叫旁人看起來，微臣從郢都跑到道蔡地來，隨侍主公一場，遇事都不知會一聲，說起來，太沒面子，顯然是見外的了……

朝吳 對不住，對不住。這並不是甚麼便宜事情，是要冒性命的危險的，所以，不敢驚動。

費無極 說那裏話，我費無極，向來就不怕危險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蔡公棄疾 你不要攪在這裏邊起鬧罷。成功了，當然有你一份的，還能少下你的麼？

朝吳 (自己在那裏咕) 失敗了，可管不着你的事，「一退六二五」。

費無極 老兄，有話說在當場，不要「不聲不氣，肚內唱戲」，那可不行，不够朋友。

蔡公棄疾 請罷，不要再起鬧，怎麼也丟不下你的。

費無極 丟下我，我自己會找上來。

蔡公棄疾 好罷，閒話少說，朝吳，一切都照你的安排，我就到裏邊檢點家甲，命須務车和

史弼率領出發，另外的都請你斟酌辦理罷。

(蔡公棄疾，費無極下。)

朝吳 這麼一個小鬼，就像蒼蠅一樣，隨處他都要來討厭，但是對於這種東西又不能不敷衍，不然，他就會給你下蛆的。真悲哀！(長出一口大氣)啊哈，這也總算嘔了心血一場，蔡國復封是有望的了。人們雖然都有一種賤脾氣，也許就像在楚王那樣的橫暴之下，才會舒服，不過屈指一數，也只剩一個右尹鄭丹，還在楚王的左右——楚王正在得意忘形的時候，那裏能以聽進他的甚麼忠言呢。蔡公是個忠厚的好人，多大的作爲是沒有的；但是這樣一來，已經有了九分成功的希望。所怕的是費無極這一流小人一得勢，將來楚國的是禍是福，就很難說。這只好不管罷，只要蔡國復封，我也就算是得償所願了。

(下)

第二場 乾谿 楚王帳前

（黃昏時分。正在紛紛地落着大雪。楚王頭帶皮冠，足登豹履，身穿狐裘，外披翠羽裘，手執棠梨鞭。自帳內出。大夫折父及僕人等隨上。）

楚靈王 啊，好大雪。這雪下得真痛快，在郢都再也看不見這樣的大雪的，雪片顯得這樣的肥大。啊哈，這真痛快，也許寡人的乾谿臺還未築好，已經就滅了徐國。子革怎麼還不見來，他一知道這個消息，也可以放心了罷，就是寡人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快，就大敗徐師，圍了徐城的。

（右尹鄭丹上。）

楚靈王 馬上摘下皮冠，脫下羽裙，而且隨着棠梨鞭一齊交給身旁的隨僕，接捧手。哈哈，真冷，真冷。子革，你知道麼，剛才接到諜報，司馬督已經困住徐城了，等到徐國一攻滅，寡人馬上進駐

徐城，就派司馬督他們五大夫率師攻吳，子革，你看，這樣由徐及吳，由吳再及楚，東南是不成問題的了。

鄭丹 啊，有這樣的消息麼，已經圍住徐城？

楚靈王 當然有的，子革，你看，天下現在真是莫強於楚的了，寡人自用兵以來就沒有敗過。一個區區的東南，那裏算得一回事？就是周天子，也不過支着一個空架子罷了！

——想起來，真窩囊，楚國有甚麼不如齊晉魯衛的地方，我們的先王熊繆，不是與四國的先君當時都是一樣臣事康王的麼，爲甚麼他們四國都分得了寶器，就是我們楚國沒有其實，天下是誰的，還不知道，幾件寶器，算甚麼，不過，究竟是一種羞辱似的，吃氣的很。這簡直是瞧不起楚國，寡人現在就遣使赴周，要他把九鼎送到楚國來，他非送不可，非送不可！子革，子革，你看可以這樣作麼？

鄭丹 怎麼不可以呢？

楚靈王 你看，周天子他會給的麼？

鄭丹 會給的呢。

楚靈王 那麼爲甚麼，他從前不給呢？

鄭丹 現在比從前不同了。在從前的時候，我們的先王，在荊山那樣僻野的地方，每天只館穿着破敝的衣服，坐着柴車，在山林間奔走的，桃弧棘矢，就是先王對於天子最大的貢獻了。至於齊魯魯衛，齊是王舅，晉及魯衛都是王的母弟，怎麼能以相比呢？現在，現在可不行了，現在是周與四國都已經服事君王，以大王之威，說甚麼他們都得聽命的，周天子那敢愛惜他的九鼎呢？

楚靈王 是的，是的，寡人就知道他是不敢不給的呢。算起楚國以前的許多舊賬來，真是不舒服，不但周王有輕侮先王的心，就是一個鄭國都是欺陵楚國的。從前我們的皇祖伯父昆吾不就居於許地的麼，許地當然要算是楚國的領土了，但是現在卻被鄭人霸佔着，寡人一定要遣使去討回來，看他還給不還？

鄭丹 這總應該還給的了，而且周天子都不敢愛惜他的九鼎，鄭君那敢愛惜他的許田？

而不還給楚國呢？

楚靈王 當然是的。寡人也覺得諸侯現下是會聽命於楚的了。自從寡人大城陳、蔡與二
不羹以來，真是蔡消說的，在楚國內，已經是一個天下了的。子革，你看，寡人前年滅陳，
年滅蔡，眼下又要滅了徐的，這樣一年一國，幾年之內，不就可以霸得天下了麼？寡人要
叫各國諸侯一提到一個楚字，就會害怕，就會戰慄，那種痛快——子革，你看，諸侯會不
會這樣怕寡人的呢。

鄭丹 是，是會這樣怕的呢。

楚靈王 子革，你真是善體寡人的心的。若是楚國的臣都能像子革這樣，寡人早可以得
天下了的。（鄭丹打一寒戰）啊！子革，你冷了罷，這北方的天氣真冷，不過，冷也冷得痛快的，
寡人很喜歡北方的冷呢，比郢都那樣不冷不熱要好得多的。（工尹上）啊，工尹，你是
要替寡人來用走玉裝飾斧柄的罷。這都在帳裏，你隨寡人來，寡人要指給你怎樣裝飾
的。子革，對不住，請你在這裏稍爲等一下，寡人就出來，還想同你談幾句話，痛快痛快的。

(下工手銜匾下。)

鄭丹 君王驕盈到這樣的程度了，啊，恐怕不等徐城攻破，就禍起蕭牆了罷。他那里知道，他站的塔頂，是碎磚亂瓦砌成的，一動就要崩塌呢！

析父 既然這樣，子革素受君王的信任，又是國中的人望所歸，爲甚麼，不直言諫諍，反倒對於君王，不敢或違，一味的隨聲附和，唯唯否否，就是不禍起蕭牆，這樣，國事也就不堪問了罷。

鄭丹 你的話是對的呢。不過，直言諫諍，往往就不會發生效力，而且直言諫諍，就是對於直言諫諍的人也是一件難堪的事情。像君王這樣，向來就惟我獨尊，爲所欲爲，他的野心勃勃，早使他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了，而且就像小孩一樣，在那裏閉着眼睛夢想他可以一手捉住太陽，一腳踢倒泰山的，你若是告訴他眼前就要摔倒，這比當面打他一個耳光，還要痛苦的，當不住他也許更會倒行逆施起來，也就摔得更快，跌得更重了，都說不定呢。

析父 這樣說，我們就只好眼睜睜地看着的了。臣子之分呢？

鄭丹 我們試試看罷，在順水推舟的時候，也許暗中就把這隻船給駛過暗礁，平安靠岸了的。這真悲哀，他並不知道他實在是一個可憐的人呢！

(楚靈王上)

楚靈王 對不住，等得太久了！天黑了，而且又這樣的冷，恐怕今夜的是不會住的了。

每到黃昏的時候，寡人常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鬱悶。今天總算最痛快的了，雪這樣的大，再來一陣狂風就更痛快了。(左史倚相與勞逢走過。)子革，你看見沒有，左史倚相剛才走

過去了，這真是一位博物之士的，簡直就無書不讀，所有的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類的書，他往往同我談起來，很是娓娓動聽，他使我破出很多的寂寞呢。

鄭丹

(遲疑一下)

大王的話恐怕有些過獎他了罷。他這個人談話的聰明是有的，說起來，那樣的上天下地，滿口道理，實際上並不知道甚麼。他就是本朝的掌故都被臣問短過的，古代的更靠不住了。

楚靈王 真有這樣的事麼？本朝的甚麼事故，他被你給問短了呢？

鄭丹 從前周穆王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天子……

楚靈王 啊！周穆王的甚麼故事呢？寡人最喜歡聽他的故事了。

鄭丹 周穆王他當時想要乘八駿的馬，周行天下，他想要普天之下，到處都有他的車轍馬跡……

楚靈王 這該多麼有意思，多麼痛快淋漓！

鄭丹 有意思是有意思，不過這是不可能的……

楚靈王 這怎麼是不可能的呢？

鄭丹 人的壽數有限，時間有限，天下之大是無極的，要想周行天下，那裏作得到呢？但是周穆王當時卻一點沒有想到這裏，幸有祭公謀父作了一篇「祈招」之詩，諫止王心，不然，恐怕穆王當時，就一意周行，他的車轍馬跡，也許還未及天下之半，就招來禍變了……

楚靈王

這個祭公謀父，真洩氣，管他甚麼閒事，管牠甚麼禍變！快意一天是一天的……

底下怎樣呢？你說下去！

鄭丹

就這篇「祈招」的詩，我們的左史都不知道。

楚靈王

啊，這倒很有意思，你知道這詩的麼？怎麼叫作「祈招」呢？請你講給寡人聽聽！

鄭丹

臣是知道的。當時的司馬稱作祈父，所謂「祈招」，就是司馬招了。「祈招之悒悒，

式昭德音。」這是詩的頭一句，因為領兵的司馬那樣的安和，這才顯出了我王的德音

的。至於我王的德呢。「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就像玉那樣堅，金那樣重的，這是因

為甚麼呢。「恤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的原故。——大王請想，這樣眼前的事情不知

道，他那裏還會懂得甚麼遠大的道理呢？

楚靈王

（忽然一驚）

啊啊，這就是眼前的事情麼？倚相他當然不知道的，寡人卻知道了

呢。子寧可謂懂得遠大道理的了，——不過，謝謝你罷，這是不會像你所想的那樣呢！

國內……國內，有穿封戌在陳，有棄疾在蔡，還有……還有靈罷和蔡洵奉太子居守，這不

是……安如……泰山的麼？司馬督不久就會攻滅徐國的……

鄭丹 臣並非故意危言聳聽……

楚靈王 不用再說，寡人已經知道了……天是真黑了，請罷！（驚恐下）你們也都散開好了！（折後等下）寡人自己要在這裏清涼一會的天。這樣的黑了，——黑暗，黑暗，你就把我楚度吞沒了罷，不然，馬上給我滾開，給我放出光明來，我要星星，我要月亮，我要太陽的天啊！你不給我太陽，也給我月亮罷！不給我月亮，也給我星星罷；再不然，你就給我螢火，不怕就是鬼火都可以的；我需要光明呢。你不要給我的只有這個黑暗罷！我一生就在這個黑暗的包圍裏亂闖的，我並不是不知道這是黑暗的呢，然而我也只能拿這當作光明的了，在黑暗中的亂撞，能不感到一種恐怕和不安的壓迫麼，然而我只好閉着眼睛闖下去！子革，你的話我早就知道，然而我卻不願意那樣想，不敢那樣想。國內會真的那樣安全麼？（？）征徐的軍隊真是那樣容易成功的麼？（？）這是不敢定的。不過，有我楚度在，諒來他們也未必就敢離叛，有我楚度在，兵敗也可以收拾。啊啊！周穆王，他的周行天下

的壯志，多麼可以稱美呢。就算是死於道途，也是快意的事情。祭公諫父，自以為很忠直，很賢達似的，其實是洩氣的傢伙。我情願乘着八駿馬，追風一般周行天下，不怕中途墜馬而死呢！……可惜他結果還是一個中途而返，壯志未隨，——歿於祗宮，有甚麼可以稱道的，這些酸東西！不過，從此我的黑暗的牆壁，被他給我戳破了，已經從這個洞裏放進來恐怖與不安，要時時地威脅我了呢。這是很可怕的！（下）

第二場 郢都 楚王宮內

(從世子身上，公子罷敵自外奔入)

世子罷敵 你胡跑甚麼？你已經不是孩子，這麼不懂規矩，不管那裏，胡跑。

公子罷敵 可算找着你了，叫我白跑了這半天，你還在這裏。甚麼規矩不規矩的，我們的王宮都怕住不成了罷，陳蔡的大兵，圍住郢都了。

世子罷敵 你聽誰那麼瞎說八道，圍住郢都又能怎樣，父王一回來，還不都得嚇跑，誰又敢怎樣呢？

公子罷敵 叫你一說，可真容易。父王回來，說是父王已經在乾谿被攻殺了呢，這是剛才

聽蔡涓親自對我說的，能有假話麼，還能把陳蔡的兵嚇跑？我看，我們趁早預備跑罷。

世子罷敵 你瞎說些甚麼？往那跑？父王決不會被攻殺，他們更不敢把我們怎樣。蔡涓怎

樣對你說的，你怎麼不叫他對我來說，我會打他兩個耳光，看他還胡說不

公子罷敵得啦罷，聽你這一套。你當我沒有叫蔡涪來見你麼？他得肯來他說他還要守城呢。

世子祿 當然啦，他不守城還行，父王白託付他一回，連這點力都不出，還成話！

(公子祿驚駭性上)

運罷 可了不得了，了不得，陳蔡的大兵已經進城……太子，太子……快預備……出奔，出奔罷……

世子祿 怎麼，都進城啦？蔡涪呢？蔡涪不是在守城麼？還有我們的郊尹呢，怎麼不來報告？

運罷 蔡涪快不要再提甚麼蔡涪不蔡涪，若不是他，陳蔡的兵那裏就會進城！我知道陳

蔡兵到，當下就整備兵甲，要去守城，可是蔡涪早就開門，放進陳蔡的兵來了。至於郊尹

關成然，更是一聽兵到，就出郭相迎，道很難怪，他原來就與蔡公相善的。

世子祿 我不信，真有這樣的事麼？他們怎麼敢呢？若是這麼說，父王乾谿被攻殺了的話

也是真的了罷？

【蘧駪 這倒不見得。他們的兵是直奔鄆都來的，未必有那樣快，就已經攻殺了我們的大王。不過，鄆都一失，就是我們的大王也無可奈何了，有甚麼不敢的？太子還不知道罷，闖入已經都叛了，都關起門來，誰也不肯出來抗拒。趕快出奔罷，我的家甲都在宮外守候着，恐怕一遲誤，殺進宮來，那就走不開了。

（內侍急急奔上。）

內侍 不好了，王宮已經被圍，大家都在奔逃四散，這可怎麼好……

【蘧駪 恐怕都已經殺進宮來的了，已經管不了許多，我們趕快逃罷！】（說着，走上前牽着世子）

【蘇與公子攜履的衣箱，欲往外走。此時公子罷戰已經慌作一團。內侍奔下。）

世子 祿 往那逃？我纔不逃呢。他們殺進來，叫他們殺進來罷，我倒要看看他們怎樣殺進來。令尹不是說蔡涓放他們進來的麼，蔡涓一定要跟進來了，我倒要問問他，父王有甚麼虧待他的地方，他這樣沒良心，不都是他給出的好主意麼，甚麼城陳，甚麼滅徐代！

吳，這時候他反倒掉過來，放敵兵進城！真可惡，可惡！罷敵，看你這個膿包樣子，真給父王丟臉，向來是只有別人怕我們，那有我們怕甚麼的時候，你怎麼嚇成那個損樣子啦？令尹，你說罷，父王到底死沒死？他若是死了，我們逃也沒用的，若是沒死，就用不著逃，我不能給父王這樣丟臉！

(又一內侍弄上)

內侍 太子，令尹，快躲開，快躲開！蔡公的先鋒須移車，已經領兵殺進來，就到近前了……

(下)

遠罷 (急得躁腳) 快走，快走，趁亂還可以闖出去的小孩子，沒辦法，這時候還甚麼一套一套的，弄不清！

世子祿 怎麼，令尹也輕侮起我來啦，我不是楚國的太子麼？難道說，有這樣的父王，還有甚麼要怕的呢？我纔是不走！

遠罷 真糟！真糟！啊哈，這可急死人了！(須臾弄上) 這樣毛孩子，真誤事！好罷，太子，我管不

了你了！
（拔劍自刎而死）

世子祿 你這個不謀事的令尹就會自刎。
（向須務牟）你是甚麼人，這樣大胆，亂闖你不
知道這是王宮麼？你給我叫蔡濟來，當面同我答話！

須務牟 好大的口氣，這當然就是太子了。可惜你這個太子已經叫不應。要闖的就是王宮的，不是王宮我還不進來呢。

世子祿 你到底是甚麼人？你知道你是對甚麼人說話麼？這是楚國的太子！你要闖王宮，作甚麼呢？莫非說，你要對於太子無禮麼？

須務牟 甚麼太子不太子的，這時候管不着了。我就要找太子的……

世子祿 你要找太子作甚麼，你是要保護太子的麼？要知道，你保護了楚王的太子，你是有多大的大功的，若是對於太子稍有不敬，你可摸摸你的腦袋，長得牢實不，楚王的太子可是不饒人的。你知道你當面的就是太子麼？是把腳一踩，地都要亂顛的楚王的太子啊！

須務卒

這個不知死活的小傢伙，死在眼前了，還擺那份太子的臭架子呢。（拔劍來）

世子祿

怎麼你要殺我麼？你敢麼？

公子罷敵

（牽住世子祿）快不要這樣，這樣亂說……亂說了罷……總命……總命……

須務卒

我殺死你又怎麼樣，這不是同殺一隻雞一樣，有甚麼不敢的？

世子祿

你殺死我好，你殺罷，不過，你要侮辱太子可不成……甚麼雞狗的……

須務卒

這小傢伙，真够囂囉。甚麼成不成，滾你的罷！（劍殺死世子祿）你也隨他一塊去

罷！（又一劍殺死公子罷敵）

（一甲士奔上）

甲士

蔡公有命，聽說太子和令尹都在這裏，不得妄殺。

須務卒

啊，對了，那個自刎的，就是令尹遺罷。爲甚麼不得妄殺不殺了，留着作甚麼？趁這

時候還不殺個痛快，這次入郢都，簡直就沒有殺人，真不過癮……

（蔡公奔出，朝吳子子，子曾，圍成，蔡消等上）

蔡公棄疾 須務車，不要驚動世子……令尹在那裏呢，噫，連公子罷敵也在一起……這可怎麼好……你……你不應該這樣魯莽……

須務車 令尹是自刎的……

朝吳 這都沒有關係，王宮都佔了，太子的死活有甚麼要緊。這次這樣順利地就進了郢都，這全仗（向蔡清、鬬成然）二位的力量呢。須務車，你佔了王宮，是最大的功績。不過，王宮裏，這樣血肉狼藉，很不妥當，就請指揮甲士們先把這幾具屍骸請出去，然後再掃除一番……主公，這總算是得慶成功了，不過，要趁早定了王位，好招集羣臣，安撫百姓……

（須務車指揮甲士次第把世子等屍體拖出去。）

子干 是的，趁早定了王位罷，從此我們弟兄也就可以不再流落他鄉……

蔡公棄疾 啊，定王位麼？是的……不該就殺了太子……即位不能這樣冒昧的……

鬬成然 怎麼不該殺了太子？莫非說，我公還要奉太子為王的麼？道才乾罷——一刀兩斷！

蔡公棄疾 不是這樣說……楚王尙在乾路……

關成然 料得他也只剩下一隻紙老虎了！一戳就穿。我們馬上就帶兵攻上去，怕不活捉了他，我要當面向他討回我的邑田的，看他這那樣的蠻橫霸道！

蔡公棄疾 朝吳，你看怎麼樣？

朝吳 我剛才已經說過，最要緊的是先定了王位，然後一切纔有歸着，別的都是枝節問題。

蔡公棄疾 這樣說，子干居長，我想，就請子干爲王……

子干 這不能的。還是蔡公爲王，才是正理。我們不是有約在先，事成之後，請你爲王的麼？

蔡公棄疾 這個……不能那樣……長幼之序不能廢棄……

朝吳 （喻棄疾之難） 我公首舉大事，爲甚麼反倒以王位讓入……

蔡公棄疾 楚王還在乾路……太子被殺……楚王爲人兇狠，將來的成敗禍福，正在未定……而且越兄自立，恐怕被人議論……

朝吳 啊啊，這樣麼……想不到一個強橫霸道的楚王，竟有這樣大的威力。也許他的強橫霸道，就是他的威力了罷。——蔡公既不肯越兄自立，那麼，就請公子子干即王位好了。事不宜遲的呢。

子干 這樣……這樣……我未免太僥倖了……

朝吳 不要再遲疑或者謙遜了……就請新王命駕朝堂，共決大事……

(蔡公棄疾，子干，子首，圍成然等皆下。)

蔡洸 子干那樣庸懦，恐怕不足以當大任罷。

朝吳 (來回徘徊著) 是的，子干不但沒有王霸之才，就是局面都會支持不住……這不要緊，這不過是過渡之計。蔡公爲人老實，只能走穩路的，怎敢冒險，去同楚度抗衡呢？這也有點老實得可憐了的其實，楚度現在最多也只是離山的老虎，再怎樣兇狠，也無能爲力了。不過，蔡公他那敢就即王位呢？這次也都是我把你硬架弄出來的，是我假藉他的名義召來的子干子首，是我硬作成的要他出兵。只要再設法解決了楚度，他自然也

就會穩作楚王了，那時候，子干是很容易解決的。

蔡涪 楚虔要怎樣才能解決呢？他在乾路那裏，還擁有重兵的。

朝吳 那很容易。楚王連年用兵，士卒早有怨心，而且他在那裏只知道日逐射獵，夜開華宴，士卒的甘苦是一點都不顧的，若是郢都被據的消息一傳播，再招以利害，不但士卒會奔潰，百姓也要離叛。這裏的大兵再一圍攻上來，我看，楚虔就是生了翅膀，也跑不掉了。……好罷，我們也到朝堂去罷。（蔡涪與朝吳下。）

第四幕

第一場 乾谿臺內的楚王寢宮

(夜間。一切寂靜，惟樂奏及歌聲時，自寢室傳來。宮女唐嬌會輪上。)

唐嬌 不會那麼倒霉，就有人闖進來罷，每天夜裏，只要大王一在那邊歡宴，這裏一定就要空起來的，就是不在那邊歌舞勸酒的，也都不知鑽到那裏去幹甚麼好勾當去了。我早就想偷着到這裏來瞻仰瞻仰的，一直也沒有敢呢。(不知那裏哪剛一下)啊，嚇壞我了，真是賊人膽虛的。管牠呢，這一次我是拼出來了，不怕就是被大王闖見，我也總算到過大王的寢宮，死了也不冤枉。(走到鏡子前)人是沒法說的，這裏逃不過有幸有不幸罷了，我有甚麼不如人的地方呢，就是腰粗一點，拼着這樣餓下去，每天只吃一頓飯，不到一

年半載，也許就會細了的呢，再緊緊緊緊地一纏，那裏真就比不了那羆狐狸精，看她們那個臭美勁，快亂雲啦，不見得天生都是那樣苗條的，我真佩服。（前後左右地照著自己）

（「宮女一」及「宮女二」看見唐娥很奇怪地就遠遠站住了）

宮女一 你看，那不是唐娥那「金魚」真不要臉，她怎麼會跑到這裏來，也不照照鏡子，看那份德行。

宮女二 誰說不照鏡子，那不正在照麼，——正照得意呢，你看有多麼美罷，一定是在那裏看她是不是賽過魚缸。

宮女一 你說的不對，她一定是要看看她到底是那一類的金魚，是藍龍睛，還是紅絨球，——到底是誰的肚子大。

唐娥 （離開鏡子）聽罷，她們樂的都要瘋了，我要是把嗓子勒着點，也不是不能唱幾句的，只是這——舞啊，可真洩氣！（狠狠地把握捶了一下）

宮女一 你看那個肉麻樣子，真要命！

宮女二 你不要作聲，我們隱在這裏，看她竟作些甚麼怪樣子。（二人聽到屏風後面去）

（唐娥情不自禁地隨著節奏的節奏舞了起來，並且輕聲地唱着）

宮女一 要命，這份嬌態，可受不了，就像追住頸子似的，快堵上耳朵罷。

宮女二 嗚呀，你看她那麼一擺一擺的，像個甚麼呢，這也叫作舞麼？

宮女一 對啦，這叫作狗熊舞，你不知道，可有名色的。

宮女二 這真叫洩氣！

（唐娥忽然把腳一踢，款了一口氣住了歌舞）

宮女一 我看她是瘋了，討厭貨，嚇我一大跳。

宮女二 你看她，你看她……（二宮女一齊都掩上了嘴，忍不住地在暗笑）

唐娥 （躊躇一下，彷彿下了一個決心似的輕輕地走到了床前，一面撲簾，一面撲簾）啊，這該多麼舒服，

多麼幸福呢，怪不得那羣臊蹄子每天那樣的得意。我這輩子算是白活了！（失望的樣子，

幾乎要哭了出來）其實像我這樣又何必活着呢，我真恨我的媽媽，爲甚麼生給我這樣一

個笨相——還不如不生的好呢，這不是眼睁睁地活受罪麼？若不是這樣碰到我來作宮女也就算了，這是我的幸運麼，簡直是活倒霉呢！作了一個不敢露面的宮女，白擔空名，不管怎樣的糊，那能一下就細了呢？不是說，大王這些天就時常煩心，總嫌這裏的春天乾燥，花也不開，鳥也不唱，很想要回鄆都去的麼？——我看你們這羣狐狸也都白美一回了，大王不會就少你們這幾個寶貝，還能帶你們回到鄆都去的罷，你們若是有本領，把我們的大王給迷住，叫他一輩子也不想再回鄆都，那才算呢，這樣，我也可以沾沾光，指望有出頭的一天了。啊，恐怕等不到我的腰細一點，這座乾路臺就要空了罷，這也好呢，我看你們得意罷，那時候，不管你的腰是粗是細，一樣地要樹倒猢猻散的！（默默地出神，並且暗自落起淚來。）

宮女一 真可惡，這金魚誰讓你這金魚來的，我們管得著麼，無緣無故落地的怨。別看罷，我們就把她揪到大王那裏去評評理，看她還怎樣？

宮女二 得啦罷，你積點德罷，也省得這麼三災八難的，少吃幾副藥，不好本來也够受的。

了，就因為她的腰相，受的氣該有多少，那天不得聽人家東一句西一句的敲打？

宮女一 那麼，就白聽着她那麼爛舌頭根的胡扯嘴麼？

宮女二 你別急，我們回頭去多找幾個人，來跟她開開心，大家樂一樂也就行了。

宮女一 好好，我就去找她們去。

（另外的「宮女三」及「宮女四」上。「宮女二」趕緊攔手，叫她們二人不要作聲。）

宮女三 有甚麼好事情，你們兩個窩在這裏，——這樣鬼鬼祟祟就像奸細似的？

宮女四 你們可有閒心，還在這裏搗亂——不知道外邊的風聲很不好，彷彿出了甚麼事情的呢。

宮女一 打倒你這老道學！愛出甚麼事情就出甚麼事情，管我們甚麼閒事，反正，天塌大家死的……還有大王呢，怎麼也輪不到我們的頭上來，能樂一天就樂一天——快來吧！我正要去找你們的，你們也開開眼，誰也沒聽過這樣新鮮玩意，比看耍狗熊的還要有意思呢。

宮女三 哦，是唐娥，她怎麼跑到這裏發瘋來了？那麼獸頭獸腦地有甚麼好聽，還把你們新鮮個了不得？

宮女二 這還不新鮮麼？你是沒看見，她剛才那個樣子，才笑死人哪，扭扭扭扭地還舞起來了，真正是金魚腰，美着啦。

宮女一 哼，就舞？可得啦！你別看是癩蝦蟆，還想吃天鵝肉呢。（指牀作勢）

宮女三 不要臉的東西，快不要再說，我都要嘔出來了。乾脆把她揪出去就算完了，省得在這裏丟醜！

宮女四 你們這羣丫頭，嘴都像刀子似地一個比一個利害。外邊的風聲真是不好的，——各人作各人的去罷，還有心來扯這些閒談。她一天叫你們搥打的還不够受，要是我，早就撒野尿，發死了。多麼活遭罪！

宮女一 我看作是活現眼！——不用你那麼道穩，看你來世作娘娘罷。——甚麼風聲不好的。——我就看不慣那副相。

宮女三 聽她呢，嘴裏那麼甜，心裏誰還不知道，吐出唾沫都可以當醋用了。

宮女二 不要開玩笑，我們還是同她開開心好了，反正今天沒我們的事，她們在那邊樂她們的，我們在這裏幾個樣樂樂也怪好玩，省得回頭睡覺了，存住食。（向宮女四）你不用整懂事，少了你這個雞蛋，槽子糕也是作不成的，趁着她這時候，正在那裏發痴，也許正在那裏作着好夢罷，我們冷不防，去捉住她，把她腰裏纏的綾子解開，就用那幅綾子把她捆起來，我們再嚇嚇她，等到大王真要過來時再放開她……

宮女三 好。真好呢，這個好法子。

（宮女們一齊擁至唐娥身旁，出其不意地捉住了她。）

唐娥 唉呀呀，你們這是作甚麼？好姐姐們，行點好，放開我罷，我又怎麼得罪了你們？你們欺負得我還不够受麼？這簡直是騎到頭頂上，不讓人出氣了……我跟你們是幾世的冤家，這樣地跟我過不去！

宮女一 當然是冤家，不是冤家不聚頭！你沒得罪我們！你可好，你當我們都沒聽見呢，甚

麼臊蹄子，臊狐狸的就你這個不臊的，看着大王的牀都餓得淌唾沫。看你那個浪勁罷。照着鏡子，搖頭幌尾巴地多麼美呢？可惜老天爺不睜眼睛——你的腰想怎能怪得着我們麼？爲甚麼把我們扯進來，作你的墊腳凳，隨便糟踐？

宮女三 你這個不知羞醜的賤骨頭，你這個不識高低的臭東西，自個就浪上前來了，——憑你這副相，能以湊數作個宮女，也就填上冒青煙，應該謝天謝地了的，反倒妄想爬高，我看你摔下來，疼不疼？

唐娥 好姐姐們，快放開我罷，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回頭大王過來了，可怎麼好？

宮女一 那還不好，不正可了你的心，你就給大王侍寢罷，這就是你的安樂窩，也就輪到該你得意的時候了。可惜，你這金魚腰太細，比魚缸還細！

（宮女們七手八腳地，連擗打再擗打，已經把唐娥捆了起來。正要把握她在款頭的時候，宮女一）
夾腰巾，落在地下，顯出她的腰也并不太細，她馬上紅顏漲臉地放下手，趁着宮女們的忙亂，不會注意，趕緊又把腰束了起來。卻被唐娥看見了。）

唐娥 我的好姐姐，原來你的腰是那樣的呢，看你的鮎魚細腰的面上，放開我罷，大家都是老鸛落在豬身上了，何必專對我這樣地過不去呢……

宮女一 (念豬唐娥的嘴) 你你……你敢瞎說，你這個爛舌根的，看我撕你的嘴，拔你的牙

……

唐娥 我當然不敢的，放了我罷，那邊住了樂，恐怕要散了，好姐姐，可憐可憐我罷！

宮女三 要放你，也行，你好好給我一個乖乖，叫我一聲親爸爸！

宮女二 那不行，——這叫做私放官差。一定要叫她乖乖地跪在屋地當中，像個笨篤姑，姑似地來個羅圈拜，才行。

宮女四 要我看，這麼鬧一鬧，也够數了，快放開罷，真地大王闖進來，鬧出事，那可就不是玩的了。

宮女三 你過一邊去罷，用不着你在這裏裝好人！大王會闖進來，這麼早，還不到三更天，那夜裏不到四五更會散，也許還騎着馬出去溜一趟的，你看，外邊的月亮那樣子，——

會來就寢啦？

宮女四 我不是裝好人，你不知道麼，近些天大王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快活，一樂起來就沒完的，——今天晚上不是原來就不想再夜筵了麼？這麼幾天就沒有出去打獵了。在剛一天黑的時候，他就站在簾子那裏默默地不知想些甚麼來的，誰也不敢問一句呢。後來還是大夫析父過來，要去請左史倚相來談談話，好給大王散散心，雖然沒有去請，卻因為這麼一來，大王才又提起興頭。當不住，會忽然又不高興起來，就散了的。這樣的事，不是常有過的麼？

宮女一 真是的，大王近來是有些奇怪，總彷彿不大高興，有甚麼心事似的。難道說，大王還會有甚麼不趁心的事麼？

宮女二 那誰知道呢，就是一天沒事，只有下棋的神仙，也許會因為下輸了煩心的罷。不過，我們這些人，就不能給大王開開心麼，真不中用，怪不得唐娥俏皮我們這羣寶貝沒有本領！

唐娥 好姐姐們，放開我罷，我那敢俏皮你們呢！

宮女一 不能放——說甚麼也不能放。大王就下來了，我們走我們的罷，省得礙她的眼，

就留她在這裏專寵好了。（扯着衆宮女，急急下。）

唐娥（急得直跳）唉，唉，可糟了，可糟了！這真要了我的命，我看你們這不是成心要陷害我麼，若是大王下來，那裏還會有我的命？我的姐姐，我的姑姑，我的親娘啊，慈悲慈悲

罷，像這樣，還不如就拿刀來，一刀兩斷地把我殺了罷，反正我也活够了呀，只有你們這些美人，這些天仙，這些長壽騰騰應該活着——活着享福，活着得意的！（放聲痛哭起來。）

（宮女們一齊奔上，急擁唐娥的嘴，並且將她解下來。）

宮女一 你這個該死的東西，還了得啦，跟你鬧着玩，怎麼就認起真，這樣鬼哭神號的，我

看你真正是不想活了。

宮女二 我的嬌娃娃，可了不得，一撞就哭，快找你娘吃口奶去罷。

（宮女們對於唐娥連拉再推，唐娥卻一動不動，反倒坐在那裏，痛哭不止。）

唐娥 讓你們活着罷，我真是死了的好，像這樣我還活個甚麼勁呢！反正，太陽不會從西
出來的……

宮女三 我看你得啦罷，還沒個完了。

宮女一 （向唐娥身上啐了一口） 不要臉的東西，說說真來了！——她不走，就叫她在這罷，
看她有多大的狗膽。

宮女四 快不要再說了罷，你這不懂事的毛丫頭，——唐妹妹，你不要難過，你不要聽她
們那麼胡搗亂，她們那天不是那樣呢，好在都是自己的姐妹沒有挑揀，我們走罷，有甚
麼話到一邊再說。

（另一宮女上）

另一宮女 你們這是怎麼啦？怎麼都反到這裏來了？大王正不高興呢，碰上了不抽了你
們的筋，也會剝了你們的皮的。

宮女三 （揪住唐娥的胳膊） 好姐姐，別撒賴啦。快起來罷。

宮女一 放開她，放開她，看她到底能以怎樣，大王看見了，一腳踢不出她的黃水來；管我們甚麼事，又不是我們請她來的。

宮女四 不是這樣說。你看她那個樣子，回頭真出了甚麼事，誰擔得起都是你們……

宮女一 都是我們怎麼的，管不着那些，愛死就死，愛活就活。我們走開，看她可真是旗桿頂上紮雞毛，好大個膽子了，白撒一回賴，到時候還不得滾開，人就是一副賸骨頭，給臉不要臉，你鬆開她，作甚麼這樣撒潑打滾的？走罷，我們！

宮女三 （鑿開手，磨擦到去地下。） 沒有法子。只好讓她去，隨便怎樣好了。反正也不能怪我。

宮女二 不行，不行。我們大夥把她抬走罷，這還了得，原來是鬧着玩的，要真出了事，可糟了。

宮女四 對啦，我們把她抬走罷，這時候他也許氣糊塗了的。

宮女一 誰氣着她啦？都是你會說。照你這樣說，她死了，我們還得給她償命啦——沒那樣的！

宮女四 你不用擺硬架子罷。真麻煩，大王真下來可怎麼好，你們怎麼都不知道緊慢？

——不價命，也差不多，反正逃不了你。

宮女一 我就給她價命好啦，我才沒有那麼大的工夫，抬她，像個死狗熊似的。

另一宮女——我看你們鬧罷，到甚麼時候算拉倒。（下）

唐娥（忽地自己站了起來，默默地）好罷，鬆開我罷，不用你們抬！

宮女四 這才是懂道理的好妹妹呢。大家姐妹一場，不要存心。

唐娥（整潔俱下）存甚麼心呢，只要姐姐們原諒，我是這樣蠢的，不存我的心就好了。

宮女四 好妹妹，不要傷心，這都怪我們不對……

唐娥 那裏會怪姐姐們呢，這都是我的不好，我的……我的樣子長得蠢……（吞聲啞然）

（一聲，聲音放大）

我既然長得這樣蠢，何必活在世上現眼，丟臉，討無味呢！……這真是怪

我不知羞醜，不識高低，爲甚麼跑到這裏來，這是我應該來的地方麼？這叫作活該。還是死了的乾淨。——這反倒算是我的福氣了，我活着時候雖然不配在這裏站一站，我死

了卻永遠留在這裏，不怕人都散了，臺都塌了，我也要留在這裏，守着大王的聲音笑，那時候，看我們到底誰嘲弄誰？（突然擡下壁上的寶劍）

（宮女們驚喊起來）

宮女一 你要殺人麼？你這狗熊真耍把戲……

（唐雎冷笑一聲，自刎而死）

宮女一 唉呀，這可怎麼好！（哭了起來）誰知道會鬧到這樣結局的，可糟了，我們都不用活着了。（拾起劍來，也自刎而死）

（宮女們都驚得默了，宮女二和宮女三擁在一起，蹲在一旁，戰抖地哭著）

宮女三 唉呀，我們都死了罷，省得一查問起來，早晚還是個死的……

宮女二 喲，喲，這不是作夢一樣麼，怎會出了這樣的事呢，無緣無故的……

宮女四 （鎮靜一下，站了起來）

這真糟了，這都怪夏姬，她倒是一死乾淨……先不要著急

罷，乾著急一回也是沒有用的。我們趁着這個工夫，大王還沒下來，把她們兩個抬到一

遞去。大王要問起來，這本來都怪夏姬，我們也只好都推到她的身上去，她反正已經自殺了。你們別看大王那麼暴虐似的，實在是很心慈面軟的呀，我們一哀求，也許不會有甚麼亂子。就是大王怒了，啊啊，我們只好說出來，大概一頓鞭子也就够了，誰讓我們攤上這樣倒楣的事情啦。她要不開，也就胡弄過去了，誰也管不着的。

〔宮女二和宮女三戰戰兢兢地把夏姬及夏姬——擡出去。宮女四將寶劍拭淨，插入鞘內，掛在壁上，正預備要擦地上血跡的時候，另一宮女弄上。〕

另一宮女 你還在那裏作甚麼，不早些躲出去。大王下來了，喝得大醉……怎麼那是怎

麼啦！

宮女四 啊，大王下來了……先不要說，回頭我再告訴你罷，唐娥自刎了，夏姬也自殺了

……

另一宮女 唉，這兩個禍害精，怎麼這樣齊心，一塊都自殺了，都活够了罷！

宮女四 大王來了……喝醉了還好……大王不開，好姐姐，千萬不要提頭啊啊！〔下〕

另一宮女 真奇怪，這是怎麼一回事，不是有甚麼禍事就要臨頭了罷。今天的事情是這樣的，不順當，大王剛才酒就不像正經的喝法，醉得那麼利害，神情也很不對呢。（下）

（楚靈王上，醉醺醺地。內侍及宮女等隨上。）

楚靈王

（回手作勢，內侍宮女等紛紛倒退。）

閃開一點，不要這樣向前直滾……

（劇一閃，楚靈王跌

倒。）糟糕，新建的樓台就要倒廢，這樣亂搖亂擺……都出去，出去……移開燭，打開窗子，寡人要清靜一會，望望月亮的。

（內侍及宮女等均退出，一內侍持燭下。臺上立時暗下來，月光自窗闕射入。）

楚靈王

（走近窗前）好月色，好月色，北方的春天這樣的乾燥，只有月色還好，不像南方那

樣霧濛濛的……怎麼這樣的悶，一點涼風都沒有，簡直要悶死了……我怎麼要酷以

真正痛痛快快地醉一場就好了……真是怪事，司馬督就沒有一點消息，攻一個小小

的徐城，就要費這樣大的時間麼……天下是這樣大的，要到甚麼時候才能……早知

道，回郢都去，不就……現在卻弄得個欲罷不能，這樣，怎能長久撐持得下呢……我最

怕看見子革他們，總是把一些可以暫時丟開的事實，擺到面前來，真不舒服……啊，打獵罷，明天還是打獵去好了，管牠呢。酒啊，酒！我今天並沒有喝多少，怎麼就這樣天旋地轉的，——倦了呢！成天都是這幾個女人咕嚕咕嚕，擺來擺去地，無聊的很……啊哈……

……（打了一個呵欠，倒在牀上）簡直要悶死我了……

（沈靜片時，楚靈王已經睡熟，漸漸聽到鼾聲。月光照在牀上。）

宮女四（悄悄上）大王是睡熟了，不會忽然又醒來的罷。（伏下身去，偷偷爬到唐璣和夏姬自側的地方，輕輕地用布擦着地上的血跡。）

楚靈王（從自牀上坐起來）……鹿，鹿……拿弓來……（站下地）好一隻母鹿，在哺着鹿仔罷，怎麼不跑？……（聽宮女四一聽）滾罷，你在穿山跳洞的時候，一箭射過來，那才算數的……啊啊，死的麼，怎麼不翻，討厭的傢伙打死鹿，該多麼洩氣（從壁上取下劍來，宮女四躬身就跪。）好，這才興頭的！（劍飛過去，只聽嗚呀一聲，宮女四已經死在地下。）哈哈哈哈哈。（大笑之後，又倒在牀上，睡熟了。）

(室內非常寂靜而且暗淡。遠處已隱隱顯得有些騷動和不穩的情形。使人感到一種有甚麼禍變就要發生的不安感覺。從舞台外兩有軍士們滾滾塵風的歌聲送過來。內侍宮女等不時探頭向內一望，馬上又驚惶地退了回去，中間有的都摸手震喊出來。稍遲，漸有宮女等三三兩兩地聚在那裏。耳語，蓋又散開。楚王此時正在熟睡，間或發出鼾聲，在月夜裏好像夜鶯一樣，有時發出幾句聽不清楚的夢話。外邊軍士們的歡聲已近，能只聽出來了。)

「我們歸去罷，

我們都有室家；

爲甚麼要流落外鄉呢，

我們也都有田園。

爲甚麼我們不先歸去呢，

新王有令，要復我們的田里的。

爲甚麼要後歸呢，

落得割掉你的鼻子。——

鄧都已經失守了，

我們只好都走了！

（鄧丹慌張上。內侍捧燭隨上。內侍等趁勢將「宮女四」的屍體拖出去。台內各處已經騷動起來。）

楚靈王

（忽然驚醒，翻身坐起。）誰要走……鄧都失守——了麼？

鄧丹

大王，是的，鄧都失守了。蔡公率領陳蔡之衆，佔了王宮……

楚靈王

佔了王宮，蔡公棄疾麼？他怎麼敢不會的罷？

鄧丹

怎麼不會？國人都叛了的。

楚靈王

國人都叛了？不會「都」叛的罷？不是還有蔡消，鬬成然，和令尹遷罷的麼？——

這是那裏來的這樣突然的消息？

鄧丹 這並不是突然的消息，全軍人士都知道了呢。甚麼鬬成然，首先去迎接蔡公的就

是鬬成然的。

楚靈王

啊啊，這樣可惡！真的麼？

鄭丹 當然是真的。蔡洧，就是蔡洧開的城門。

楚靈王 混賬！蔡洧，啊！令尹呢，令尹也叛了麼？

鄭丹 啊，我們的令尹——自刎了！

楚靈王 豈有此理！（走到蔡洧上來）這真是豈有此理！怎麼忽然就這樣的天翻地覆了的？

好大膽的蔡公棄疾，——想不到，也總算够個漢子了，他居然敢叛了寡人！他已經卽王位了罷。

鄭丹 沒有——不是蔡公，是公子子干。

楚靈王 讓子干他從那裏跑出來的？這樣一個膿包，連蔡侯都不如的一個膿包，他也

配爲王，也配來奪我楚度的王位？這真是毋癡啼鳴，新鮮的事情。好罷，好罷，讓他爲王罷，我們就班師回去，我倒要看看他是怎樣個爲王法。寡人的大兵一到，怕不嚇出他的屎

來，從王位上給我趕緊滾開……

鄭丹 大王不知道，軍心都叛了呢。

楚靈王 當然的，不然，疾疾怎麼會入了鄧都，你不是已經說過了麼？甚麼叛不叛的？蔡公在鄧都，他們叛寡人，等到寡人一入鄧都，不是一樣地他們也要叛他的麼？這一點都沒有關係。

鄭丹 不是，不是說的鄧都的，是隨大王在這裏的——軍心叛了呢。

楚靈王 哦，哦……怪不得說他們都要「走」了的……哦，哦，竟有這樣的事！

鄭丹 大王不知道——

楚靈王 寡人當然不知道，要知道還用你說麼？這樣嘈囂，乾脆一點！

鄭丹 大王不知道，新王已經派親從到乾谿來，傳布命令——

楚靈王 甚麼新王，狗屁！于他也配發甚麼命令啊？我楚國的雄兵會聽他那樣一個膿包的命令可怪啦！

鄭丹 大王，事到如今，臣不能不盡情實說的了。親從就在今天——啊，天已經快明，應該說是昨天的黃昏後，乘着天黑，到這裏，四處傳布軍士們先回楚國的，復其田里，後歸的

要治以割鼻之罪。有從大王的罪及三族，敢以飲食饋獻的，同罪。並且製成了俚俗的歌辭，非常容易上口，不過頓飯的工夫，一傳十，十傳百，互相傳唱起來，已經傳遍了全軍。大王，你聽，那外邊唱的就是呢。

(邊道傳來悲涼而又既瀟的歌聲)——

「郢都已經失守了，

我們只好都走了。

拋下楚王乾路臺罷，

他有他的細腰宮女在啊。

丟開楚王乾路宮罷，

他無日無夜都是醉醺醺啊。

他有他的馬，我有我的家；

他有他的劍，我有我的園；

他作他的國王，我抱我的娃娃——

我們各幹各的罷，

叫他樂他樂的罷！

楚靈王

（急得耳聾眼閉來回奔騰着）反了！反了！走！走！你們都要走！我看你們往那裏走！我看你

們能以走上天去，還是會走下地裏？我要把你們這羣東西殺盡誅絕，我看你們還走不走？走！走！你去傳寡人的命令：有敢私自逃走的，甚麼割耳朵，太便宜了，我要割下你的頭來！你們要叛了寡人，我會把祖墳都給你掘了的，我叫你們叛罷，看誰敢走！

（外面的歡聲又起，而且更近了。）——

「楚王啊，你快醒醒罷，

你已經是欲歸無家。

蔡公已經佔了郢都，

太子啊，已經被誅。

費得多麼乾脆啊，

兩刀就殺死了一對啊。

我王的殺人如麻啊——痛快！

我王的太子被殺啊——活該！

我王的前路已絕，

我們就從此告別。

我們都一齊散罷，

這裏已經無可繫戀啦！

楚靈王

（在歌聲復起時，已經站住，一聽到太子被謀，好像被雷擊一般地。）啊呀，太子被殺了麼！

（一黑，跌倒在地，陽丹及內侍等急走上前，正要攙扶，楚王已經一躍而起，隨手拾起地上的寶劍，如同瘋狂一般，一

邊放聲痛哭着，一邊揮劍亂砍。子春等都躲到屋的角隅，抱頭縮頸地伏在那裏。）好個乘疾，你真是獅心豹

膽，你敢殺了我的太子……啊啊，我的兒子，你沒有藉着爸爸的威勢，橫行一世，卻反倒

斷送了性命……哈哈……我要一劍劈開你這青天，（劍向上拋去）看看你這青天上有的都是甚麼。啊啊（拾起落地的劍來）啊啊，你爲甚麼不就塌下來！（劍復向地刺去）我要刺穿你這大地，（劍已入地，但因用力過猛，而又向前一拋，劍立折斷，楚王也幾乎把頭撞在地上）地下的黃泉，都湧上來，就淹沒了這個大地，這個人間，這個地上的一切罷！（把手中折剩的斷劍，死命向窗外一拋）啊啊，完了，完了！我楚處枉活一世，白有一番雄心，不但不能獨霸中原，代周而爲天子，就是一個小小的徐城，都自冬至春，圍攻不下，反倒失了國都，死了太子，散了軍心，最後是上不能穿過屋頂，下不能入地及尺，劍就已經斷折了的，只剩下我一個赤手空拳，卻滿肚子都是悲慟……我的兒子呀，你現在被殺了，這也好呢，我的好孩子，你被殺之後，還有你的爸爸在悲憤填胸地慟哭着，你的爸爸死了呢，所有的怕是只剩咒罵與冷笑的罷，而且會大快人心。寡人——啊啊，我現在是不但寡而且孤了的，我殺的人家的兒子真是太多了呢，我的兒子被殺啊，真是活該罷！——爲甚麼我就不能有這樣的力量，把大地都給他砸個粉碎的呢……完了！完了！這也行了呢，算了罷……子草，

子革，我們的軍隊全散了麼？

鄭丹

（自屋隔出來，走近楚王。）沒有，沒有。軍心雖然受了觀從的煽惑，有些渙散，還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大概還有一半，在那裏觀望……

（析父急忙上。）

析父

大王，據哈馬的諜報，蔡公乘疾率闞成然，帶領大隊人馬，已經殺奔乾谿來了……

楚靈王

好罷，好罷！闞成然，甚麼東西穿人就是到了最後，也要同他們拼一拼的，——無

論如何，也比束手就擒的好得多。（參下，鄭丹等隨下。）

第五幕

第一場 嘗梁

(楚靈王提劍上。鄒丹、簡簡及從者等隨上。)

楚靈王 啊啊，只剩下這幾個人了麼？(長嘆一聲，投劍於地。)這算完了！我就是親自動手殺

了那些個，我的劍都鈍了，臂都酸了，也還是擋不住逃的逃，散的散，啊啊，「大事去矣！」

這頂王冠，在我的頭上，已經失去了效用了，我不要污辱了我的王冠罷。威令已經不行，

何必再擺這樣的空架子呢。(一邊說着，一邊取下王的冠帶，解去王的袍服，丟在身旁的欄杆之上。)

你們也都散開，各投門路去罷，不要誤了你們的前程，這在我已經很感謝諸位的盛情，

(說着向衆人一拱手)到最後，到衆叛親離的今天，雖然只是這樣的寥寥數人，已經很足以

安慰我的末路的心情，這使我想到了比齊桓公臨死的情形要好得多。不過，無論怎樣金字輝煌的招牌，已經倒下來，要想再重新豎立，是高難的，我確實在沒有重整旗鼓的勇氣了，何必牽累你們，捐着一塊倒了的招牌游街呢。

鄭丹 大王，現在的情形雖然很不好，大王的聲威尚在的，何妨直返郢都，暫且駐在郊外，看看國人向背的形勢呢？

楚靈王 啊，這是傻話，已經到了現在，連隨侍左右的親信，都逃散一空了，還要看甚麼國人的向背呢？簡單一句話，都叛了，這就得了，何必再看？

鄭丹 大王不到郢都的近郊去，未嘗不可以就近佔據一個大一點的縣城，再向諸侯去乞師的。

楚靈王 甚麼？[？]甚麼？[？]向諸侯乞師，[？]那國的諸侯肯出兵來救我楚的呢？

鄭丹 再不然，就請大王出奔鄰近的大國，暫時託庇，遇有機會，再作復國之計，也未嘗不可。——這怎麼樣呢？

楚靈王 算了罷！這都是白費的。不但沒有一國肯收容，就是被收容下，也無味的很。我楚靈王，度雖不會併吞天下，代周而爲天子，也曾經獨步一時，雄視諸侯，總算轟轟烈烈的一個丈夫，結果來，卻狼狽出奔，既然寄人籬下，那得不仰人鼻息，就是萬一得以復國，也不光榮，何況一切都在虛無縹緲之間，一點把握沒有，也許就徒勞往返，白碰釘子。到現在，還算可以自慰了罷，我不過是先王的一個庶子，無德無能，居然十載爲王，橫行一世，還要希望甚麼呢？不要自取侮辱罷。與其無恥的偷生，何如快意的一死呢！啊，這也是天意使然，我們的「守龜」不是早就警告過了麼？一定要自己碰過，才知道那是釘子的，我是這樣可憐的東西啊！不過，後悔藥是不必吃的。好了，（向從者等）把拘來的民船都退了罷，何必再連累他們，跟着無辜遭殃。（一從者下）無官一身輕，我從此可以無牽無掛的了。
（急忙下）

（鄭丹倚相及從者等，均面面相覷，稍遲亦隨下）

第一場 營梁附近

(楚霸王悲怆地上面復下。隨後，鄭丹及齊相上。)

鄭丹 (遠遠喊叫) 大王，大王……啊，轉眼又不見了，我們要追到那裏為止呢。我的腳心都要裂了似的。(氣急地坐在路旁)

齊相 (也隨著坐下) 我的腿也快舉不起來了。我看，我們不必再追了罷，就是追上了，也無濟於事。

鄭丹 是的，要想他再復國，那是完全無望的了。好在，這中間並沒有我們的甚麼罪過可說的，我們不是也算盡了最大的心力了麼，不過，他平常那裏能以聽信我們的忠言，那裏有我們說話的餘地呢？就算是他萬一復了國，也不會有一點好處落到我們的頭上來，左右是一個橫行霸道，無論是子干，是蔡公棄疾，不怕就是子皙，都不會像他那樣不

容我們出一口大氣。倒不如趁早回去罷，這時候趕回去，就沒有甚麼功可居，也省得擔上附逆的罪名，——那卻是我們承受不起的。

倚相 不錯，論公，我們本來應該爲楚國着想，論私呢，我們又那裏要與他同歸於盡？

鄭丹 是的，我們當然沒有同他共存亡的必要。

倚相 那麼，最好趕快，也許剛才的民船還未散盡，我們就趁船走，不好麼？（站起來。）

（鄭丹也站起來，二人同下。）

第二場 蓋澤

(楚靈王上。)

楚靈王 (仰天長嘆，憤然落淚) 這是那裏，這是甚麼地方呢，這樣地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只是霧濛濛的一片啊。這真是舉目無人，四顧茫然的了。我要到那裏去，纔好呢！就連子革和倚相都丟開我了麼，——也許他們還會隨後趕上來的罷，——不會了呢，——這很難怪，就是有着情義的，到了生死關頭，也還誰都不能顧誰，何況他們的於我，不過是事實利害的關係罷了，所謂君臣之分的，這不是騙人的話麼，何況我們之間，到了現在，是連這一點騙人的名分都不存在了。死？齊桓公臨死的時候，五公子都是他平日的愛子，卻因為爭權奪位，丟下他在那裏活活餓死，而且餒蛆的，——事到於今，我還有甚麼可以責備別人的話說呢？析父要不爲亂軍所殺，也許會好些的罷，——那又誰知道呢！啊啊，

我現在是既餓且累，簡直就要支持不住了，這可怎麼辦呢？（下）

第四場 蘆澤路旁

(楚靈王上)

楚靈王 我實在再也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已經整整三天三夜，我就沒有吃過一口東西，沒有喝過一滴水的，而且又沒有得到一會的休息；我的腳彷彿就像並不長在我的腿上一般了。天啊，想不到我楚度會一敗塗地，落到這樣的結局！太陽明天不是還會從東方昇上來的麼，今天也還要照樣往西方落下去的，山河依舊，人事可是這樣的不同了！這真到了哭不成聲，泣不下淚的時候，只有我的兩眼還不會閉，還可以望着路旁——是不是會望出一線的希望來呢？(暫時合上眼，馬上又睜了開來)剛才一閉上眼睛，就幾乎昏昏地睡了過去，啊，也許一睡過去就永遠不會再醒了罷，是不是會有一個人從這裏經過呢，就這樣地死在這裏，雖然死是一樣的，未免太慘了罷，啊，我一個堂堂

的國王，就這樣地壞了溝壑，餓了野狗麼……啊啊，那遠遠來的也許是一個救星罷，看起來走路的樣子很熟呢，那是誰呢？……是……是我的涓人嗎，這可好了……嗚，嗚，快救我一救。

涓人

（邁上）

聲音很熟，不知是誰在那裏呼喚我呢？彷彿餓倒的一樣，是那樣的有氣無力，哦，那不是楚王麼？這可怎麼好呢，他那樣的指名呼喚，我怎好意思不上前去看看呢。（四下望一望）好在四下裏連一個人影都沒有，不會有人知道我對他打過招呼的罷。

——大王在上，小人叩頭。

楚靈王

免禮，免禮！寡人已經三天三夜，不會飲食，你能以替我到村莊裏去討得一盂飯

麼，就是殘羹冷飯，只要一盂，就可以救活寡人的命了。——啊啊，你爲甚麼一聲不響呢，你就一點不念舊情了麼，只討一盂飯，這在你那是那樣容易的一件事情，只不過舉手投足之勞而已，對於寡人卻是救命的大德呢！時，你爲甚麼那樣，那樣的躊躇爲難呢？

涓人

時，大王不知，百姓都怕新王的命令，小人到那裏去討得一盂的飯呢！小人……

楚靈王 啊，這樣爲難，也就不必勉強了，我知道你是怕受牽累的呢，我當然不忍在這樣的末路，過來連累你的……你能在我的身旁，伴着我坐一會麼？這樣，我的肚內雖然不能得到一盃的殘羹冷飯，我的靈魂卻得到了暫時的安慰，可以安息片時的了。噯，你看，這有怎樣的荒涼呢，在這樣四野無人的澤畔。

涓人嚙 （坐在楚靈王身旁） 請大王寬恕，小人並不是不願意救大王，實在是小的身微力弱，擔當不起……

楚靈王 （把飯放在涓人嚙的大帽上面）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這樣就行了，這比你替我討來的飯，還使我受用呢。總算有一個活的人在小的身旁，我可以安然地睡去。（閉上眼睛，睜也睜去。）

涓人嚙 大王，大王啊，大王已經睡著了，這要是被別人看見，我怎樣擔當得起呢？若說是爲王捐軀，這是大夫們的事情，像我這樣的身家地位，那裏够得上還是聽那一點罷，（用手輕輕扶起楚靈王的頭來。）他太饑餓了，恐怕不會就醒，（輕輕撤出自己的頭來，另外用土塊，放在楚靈

都在這最危難的時候，捨棄寡人而去了，你一個素不相識的路人，聽你的語氣，看你的聲音，啊，看你的神情，倒像是來救寡人的，會有這樣的事麼？也許是寡人正在夢中罷？

申亥 大王，臣是來救大王的呢，而且是特意而又誠心地來救的。臣到乾縣，知道大王已經班師回國，就一路追尋，到處訪問，謝天謝地，幸而在這裏遇見了。大王雖然遭逢了這樣的不幸，使臣能以恰好在今天遇見了大王，這就是天意的並未棄絕大王的。大王以為與臣是素不相識的路人麼？並不是的，大王總還記得故世不久的孝尹申無字麼？臣就是他的兒子呢。臣父不是曾經兩次得罪過大王，然而大王卻寬大為懷，並未加誅，臣父在世，是時常感念我王的大德，但以不能及身答報為憾，所以，臨終時，是那樣地諄諄囑咐，要臣勿忘大德，如果我王有難，務要捨身相從。近來，道路傳聞，郟都已經失守，子干已經自立為王了，臣於是才星夜出發，直奔乾縣去。這真是不期而遇，天緣湊合，在大王是天相吉人，在臣呢，要算是一點愚誠，得所歸着了的……

楚靈王 啊，你原來是故孝尹申無字的兒子麼……

申亥 對了，臣就是申無字的兒子，申亥的。大王一定是餓餓的了，臣這裏隨身帶有乾糧，請大王暫時用一點。（站起來，到車上取下乾糧，又遞茶獻給楚王。）大王略進乾糧之後，就請登車，臣家棘村，離這裏很近，委曲大王暫時息駕，臣家等着過幾天，看看形勢，好再定行止。現在四下裏都布滿了蔡公的黨羽，臣一路來，隨處散兵，都是往投蔡公的呢。（在楚王嘴邊乾糧之後，由申亥攙扶着，坐在車上。）大王怎會落到這樣……這幾天來，就是大王孤身這樣彷徨於草澤曠野之中的麼？真可惡，那些人都跑掉了，「人心不古」可嘆！

楚王 啊啊，一言難盡！不過，世上還有一個申亥呢，那就能說是「人心不古」！只要有申亥在我的身旁，這也就是山河不改，天地長存的了！寡人應該說是「古道猶存」的呢。（仰天長嘆一聲，望望申亥的臉，又復壓下頭來，不再言語。同下。）

第五場 棘村申亥家裏

（夜間。申亥的二女正在屋內收拾着簾具。）

次女 姐姐，你看那個老頭奇怪不奇怪，怎麼一進來就哭，直到現在，他就沒有斷過眼淚，我想他一定是在路上掉在溝裏，灌了滿肚子水，一時流不過來，擠得眼睛裏都往外直淌。

長女 瞎說！那個老頭從那裏又跑出個老頭來！一個國王就够我們倒楣的了。

次女 國王不就是那個老頭麼？這都是爸爸愛管閒事，還特意跑出去好幾天，接回來這樣一個哭喪臉的老頭子，看着多不順眼？

長女 這真是討厭的爸爸，出的高主意，他哭他的不怎麼的，管誰甚麼事，又不是我們惹了他，好棧好棧叫我們來陪着，誰知道他犯的甚麼毛病呢，怎麼會安慰了他的心呢，可

有那麼大的閒工夫了。

次女 我今天早上一起來就摔了一個大筋斗，早知道要喪氣的，正好就遇見了這個倒黴鬼，爸爸真討厭，他可想得好，派了我們這樣一個好差事姐姐，你說，他會不會一不高興，把我們倆給殺了呢，聽說他最愛殺人呢。

長女 那可說不定，好在他手裏沒有刀劍，我們趁早把這屋裏所有的鐵器都藏起來罷，他空手就不怕了，他若是一動手，我們趕快就跑，他走路都亂轉的，一定追不上我們。

次女 我想出一個好法子來，我們把這只小杌子藏在門後，他若是追，我們先把小杌子放在門口，然後再跑，他一定會絆個大筋斗的——那他就更該哭了。我們再一邊跑，一邊大聲地喊「爸爸，」——「爸爸，」他就不敢追了罷。

（申亥扶差王上。二女一見，轉身就逃。）

申亥 回來，回來！這兩個孩子，這樣大了，一點都不懂禮節，快回來，大王來了，你們怎麼反——倒跑了？（二女瀟灑地回來，站在屋的一角。）

剛纔你們兩個喊甚麼來的，又在這里造反了。以

後可不準再這樣。往前來，好好服侍大王就殺。(轉向楚王)大王，不要悲愁罷，這裏是很幽僻的地方，臣父在時，特意到這裏來隱居的，離開大路很遠，就不會有人知道大王是在這裏。過幾天，臣再出去探聽一下外面的消息，看情形，再定進退罷！臣的這兩個小女，還解人意，可以陪伴大王，消除煩愁，不過，自小嬌慣，淘氣的很，又在鄉村住慣，不懂禮節，尚望大王海涵，不以村頑見責，實在是臣的萬幸！

楚靈王

(雖不成笑)啊，謝謝你的……

申亥 請大王安歇罷，這幾天大王太辛苦了呢。臣也不再煩擾大王了……

楚靈王 請便……請便！

(申亥下。楚靈王一言不發地倒在牀上，掩面哭泣。)

次女 (低聲)姐姐！

長女 作甚麼！

次女 你看那老頭，一門哭，可怎麼辦！

長女 隨他哭去罷。你快不要再作聲了，沒聽見爸爸罵我們麼？

次女 我看我們偷偷溜出去，在院內站一會，就是數數天星也比這樣聽着他哭要好些。

長女 他要告訴爸爸又該罵我們了。

次女 你說的，可真沒羞，他好意思告訴爸爸。（註著，長女憤恨下。）

楚靈王 （悲泣多時，慢慢坐了起來。） 我爲甚麼到今天這這樣的以淚洗面呢，這太洩氣了。我

楚靈王 楚靈王的一生，無論是好是壞，是善是惡，是禍是福，不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麼？到今天的是生是死，也應該由我自己來決定了。纔對。簡單一句話，我到今天是應該自己決定了我的生死，要像平常一樣的大膽，一樣的敢作敢當；在活着時，我要敢於活着；應該死去時，我要敢於去死。難道說，我只是這樣一個懦夫，只是勇於享福，卻怯於受禍的麼？奇怪的，怎麼到了我應該勇敢地來擔當我的不幸時，反倒像一個幾歲的孩子似地嚶嚶啜泣起來！我實在應該勇敢的，我的末日雖然悽慘，也總算光榮，我平生常想慕齊桓公的爲人，我雖然在生時不會像他那樣地獨霸諸侯，在死時，卻也有了我的晏娥兒，所

以，我已經不至於餓死道旁。申亥啊，我是怎樣地感謝你呢，你的忠誠，實在比我的王冠要尊貴得多，我要比禮拜太陽還要尊敬地跪在你的面前。有你一個申亥，比我得了天下，在我臨死的瞬間，還要使我驕傲，使我感覺尊榮。不過你的這種善意，雖然在死的面前放着毫光，但是卻使我對於我的一生感到了一種壓迫，好像黑暗是泰山一般壓在了我的頭頂；一種威脅，好像罪惡是牆壁一般倒在了我的身上。我已經支持不住了呢。不過，我卻也能以坦然地倒在地下，安然地毀滅了的。啊啊，你這兩個純潔天真的少女啊，我為你們祝福了！（解下腰帶，自縊而死。）

（二女歡笑的聲音，自窗外傳入。幕啓片時，二女悄悄上。）

次女 姐姐，你聽，一點動靜沒有，他也許睡着了呢。

長女 他睡着了才好呢，快把聲音放低罷，省得吵醒他，又該哭了。

次女 姐姐，你快看，他在那裏打秋千呢，一定是他自己哭得沒味，想出這個好法子來玩的。這倒看不出，他這樣會想法玩，我當他就祇會哭呢。我們替他送一送罷，那麼一個

笨大個，打的那麼不起勁。

長女 他一定是哭累了，所以就打不起來了。

次女 (走到近前) 唉呀，你看這個死老頭子多會作怪相嚇人呢，把舌頭伸出來那麼長，多怕人啊！

長女 唉呀，不好了，爸爸，爸爸，救命呀，他吊死啦！(哭起來)

次女 真的麼？真的麼？我們快跑去告訴爸爸罷。

(二女弄下燈籠，申亥慌張上，另一僕人隨上。)

申亥 (手慌腳亂地走近國王，由僕人幫着解下來，跌到牀上。申亥跪到地下，痛哭失聲。) 大王，大王，怒臣萬

死！死！ 臣當謹遵王禮，殮葬大王，並以二女殉葬……(拜罷，站起來。二女上。) 你們倆不是沒有

睡麼？怎麼眼睜睜地讓大王自縊了呢？好罷，我已經把你們兩個進獻給大王了，名分已定，生不能隨侍大王，你們就殉葬罷，好追隨大王於地下。

次女 爸爸，你說的地下在那裏呢，我們要怎樣才能追隨他去呢？姐姐，你看，爸爸一定是

有點魔症了，好模好樣地作甚麼要我們去殉葬呢？

長女 爸爸，你是真要用我們給他殉葬的麼？

申亥 當然是真的，這還有甚麼假的呢？你們給大王殉葬了，這是可以光宗耀祖的。

次女 甚麼光宗耀祖！爸爸你是瘋了，怎麼這樣的不講情理？你從那裏請來那麼一個瘋神，既不連親，又不帶故，怎麼忍心要把我們活活弄死，給他殉葬呢？

長女 妹妹，你快不要再說了，你看爸爸那個樣子，簡直是要活吃人的……多怕人呢？

次女 照這樣說，我們就活活地等着死麼？（此時申亥已經上前來捉住長女）唉呀呀，姐姐，我

們快跑罷，跑去找奶奶求救罷……（替著長女，跪下）

申亥 這可怎麼好？若是老太太一出頭就麻煩了——情或義是難得兩全的。（向僕人）你

快去，把兩位小姐捉住，不要叫她們跑到太夫人的房裏去。

僕人 小人不敢，老爺的教訓，是君臣有分，男女有別，小人那敢冒犯小姐們的玉體呢？
申亥 甚麼？甚麼胡說！胡說！你要不去捉住兩位小姐，我就用你給大王殉葬了……快去，

快去！

僕人 小人去，小人去就是原來老爺是只講君臣，不顧父子的……小人不敢再說了，活

命爲上！
(下)

申亥 啊啊，這是怎麼說……當然還是君臣的大義要緊……
(下)

第八場 營梁

(蔡公棄疾上，朝吳，闞成然，夏竦，顧虎，及鄭丹，俱相率上。)

蔡公棄疾 子草，你說的就是這裏麼？
他就在這裏脫去他的冠服麼？

鄭丹 是的，就在這裏。自乾路出發，一路上，軍隊紛紛逃散，等到這裏，已經剩下有限的幾個，眼見是不可收拾，楚王這纔脫下王冠，解去王袍，掛在這棵柳樹上，然後就孤身一人，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蔡公棄疾 這一定不會錯的了，剛纔那兩個鄉下人，送冠服來，也說是從岸旁的柳樹上得來的。朝吳，你沒有再問問他們，到底看見甚麼沒有？我想，他也許……

朝吳 主公可以放心，楚王，他一定到了完全絕望的時候，不然，那裏肯丟掉他的王冠？正是子草說的，他既然不肯佔據一個大城，也不肯出奔諸侯，又丟掉王冠，他的國王的憑

藉已經完全失去，我看他不是餓死，就是自殺了的……

蔡公棄疾 還是就近訪問一下的好罷，他雖然失去了憑藉，他的聲威還在的，國人對他
都還有幾分懼怕，而且……而且不是還有司馬督的軍隊麼，是不能大意的。

朝吳 司馬督麼，他遠在徐國，國內的事變，他一時就不會知道，——那會有那樣快的消
息呢。等到他知道了，班師來時，楚王的骨頭都會朽爛了的。而且聽說，司馬督因為圍徐
太久，一時攻城不下，深怕楚王治罪，他暗中在那裏已經與徐國互相通款，預備就這樣
遷延下去的，若是知道國內有變，他更不會再為楚王救命了。據我看，這倒都不成問題，
所可慮的，只是一件：——主公能以同我單獨談幾句話麼？

蔡公棄疾 可以，可以。（與朝吳談話近其餘諸人，都暫時整理一旁去。）

朝吳 依我的愚見，楚王十有八九是會死掉了的，他的為人，雖然強暴，卻不是貪生怕死，
結果弄得那樣狼狽，他那樣的脾氣，那肯再苟且偷生呢，若是那樣，他最低限度，也是要
出奔的。而且，就是他不死，也一點都無能為力了。他從前的所以不倒，是因為他的地位

的優勝，他是國王，他可以利用他的王權來維持局面，來壓倒別人。但是，現在呢，主公若是就了王位，那就是他從前所有的優勢，爲主公所有了，那麼，自然，主公也就可以利用這個地位來壓倒他的。不過——主公，請你先等我把話說完——現在的名義已經歸了子干，若是遷延日久，等到子干他已經發號施令，這時候人心正在不安，而且一般的心理也都願意早得安寧，子干爲人雖然庸懦無能，但是機會卻趕得很好，只要他稍一安排，就會馬上造成了他的優勢，主公發難一場，不是白白爲人作嫁了麼？

朝吳：這倒容易，趁着現在人心正在慌亂，而且楚王的生死誰也不知道真情的時候，觀從對於這類事情最有本領了，乾路的軍隊，差不多就是他給煽惑掉的，最好這次還是派他帶上幾十名小卒，穿小道，星夜趕回郢都，就假作敗兵，喊裏城外，一傳。就說是蔡公兵敗，已經被殺，楚王率領大兵，隨後就到，再叫鬬威回去，當面告訴子干，說是楚王大怒，特來討伐他的擅立之罪，這樣一來，子干子皙都是怕事的人，身處圍城，往那裏去跑

呢，而且我公也就急早回去，要趁夜靜入城，一時真難難辨，子干就不嚇得自尋死路，恐怕……恐怕也要被亂軍所殺的。那時候，還不是我公穩坐寶座的麼？

蔡公棄疾 好，你的計畫真好，某一旦爲王，這都是你的功勞呢，我不知要怎樣酬勞你纔好了。

朝吳 這都是天意使然，我那敢居功，主公的當壁之祥，是要應在今天的。我個人本來毫無所食，只要主公顧念蔡侯死的冤枉，蔡國滅的悲慘，使蔡國的血食不斬，恢復了蔡國的宗社，蔡國的君臣上下當生生世世永遠臣事我公的，這樣，我也不枉隨侍主公一舉，也算是了下一件心願了。

蔡公棄疾 這當然不成問題的，陳蔡之亡，我早就不以逆度的橫暴爲然，只要我一接王位，一定要使陳蔡復國。不過陳國的公孫吳尚在，至於蔡國的世子有，已經被逆度給祭神用了麼。

朝吳 世子有也生有一子，名叫廔的，尙在民間牧養着呢。

蔡公乘疾 那就好了，將來就由你輔公孫廬治蔡，夏竦輔公孫吳治陳，那是最恰當的了，好在穿封戌已經病故，是別無糾葛的。不過，我是不是真能代子干爲王呢？我從前是做夢都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一天。我乘疾要代楚度爲王，雖然曾經拜堂壁上，我也不敢存這樣的想頭。在爲蔡公的時候，我差不多就已經覺得出於意外的了。人事真是有些不可捉摸。現在雖然還沒有成功，被你那樣一說，彷彿我已經就是楚王，我的心都在跳動着，不知道這是歡喜的呢，還是恐懼的，我不免有些……有些戰慄了啊……

朝吳 主公要勇敢一點，主公的卽王位，這是當然的事實，只爭遲早之間了。事情大概總是這樣的：一半天意，一半也在人爲。——我看，事不宜遲，就請主公下令罷！子革和倚相是不能讓他們先回去的，一定要留他們跟主公一塊回郢都纔行。而且現在就不必對他們說明白所以然的情形，省得要多費許多唇舌，觀從和鬬成然，就由我傳主公的命，叫他們去分頭行事好了。

蔡公乘疾 這樣很好，很好。子革，子革！（鄭丹等又都走近前來。）

鄭丹 我公有甚麼見教呢？

蔡公棄疾 據各方面的情形看起來，逆度的下落是沒有再查訪的必要了，我也就預備班師，子革和我們的左史就隨我們一道回去，不必再作早歸之計了罷，——是也沒有必要了呢。

（蔡公棄疾、鄭丹銜相尋下。）

朝吳 我剛纔已經同蔡公把事情都說明白，是要請子玉帶領幾十人，先去便宜行事，（轉回圖成然）請你去見子于，詳細等我們回頭再談，不過是馬上就要出動。（向夏璽）我們要隨護蔡公一同入城的。（嚴從等下。）楚虔！楚虔！你這魔王也有今日——「福至心靈」的話彷彿很對的，我看蔡公現在是福至了罷，談吐之間頗有不同了呢。這件事情的成功是很有把握的。啊啊，陳蔡的宗社可以血食了。（下）

卷
中

"Zeus, who prepared for men
The path of wisdom, binding fast
Learning to suffering. In their sleep
The mind is visited again
With memory of affliction past.
Without the Will, reflection deep
Reads lessons that perforce shall last,
Thanks to the power that wields the sovran
oar,
Resistless, toward the eternal shore"

—Aeschylus.

笑的淚

"We are zany's of sorrow. We are clowns whose hearts are broken
We are specially designed to appeal to the sense of humour."

——Wilde's De Profundis.

人物

孫二

李大

王六

小孩子們

背景——什刹海

時間——暮春的黃昏

(黃昏時候，什刹海邊旁一棵老槐樹底下，一羣人圍着兩個說「相聲」的，在那裏開笑。一陣開笑透後，有的很慷慨地，有的很吝嗇地投下十幾枚銅元，有的罵着狡猾的靈雲溜走了；大概都是嫌嫌笑笑談談論論地逐漸散去。最後還剩有三五個十二三歲或者十四五歲的小孩子，站在那裏不肯散去。孫二坐在樹旁，李大在地面拾銅元。)

小孩子們的談話——

——再給我們哭一個看看吧，孫二。

——再給我們笑一個看看吧，李大。

——再給我們瘋一個吧，你們兩個。

——噢！孫二真哭了！你看他要流淚呢。

——別胡說啦。他是發熱了，眼睛裏冒了汗了。

（笑起來。）

——你看他那不是笑呢。

——這裏是一個，李大，一個土塊。

——你看他彎着腰像個甚麼？

——像個炸彈。

——不好，快跑，有了炸彈了。

——炸彈不炸是個空蛋。

——你看他坐在那裏像個甚麼？

——像個，像個佛像。

——佛像不靈，是個兔兒神。

（笑起來。）

——兔兒吱吱叫，又是哭又是笑。

(李大爺倆元拾在一起後，想要坐下歇一歇，但是因為小孩子們圍在旁邊擾亂，遂先放在一旁。)

李大 我的小太爺們，你們怎麼還不散去？

小孩一 誰是你的小太爺？我們是大太爺。

小孩二 對啦，我們是大太爺，你再給大太爺們說個笑話聽聽吧。

李大 啊，大太爺。好我的大太爺，當大太爺的要花大太爺的錢。你們，不對，我的大太爺們，

拿錢來吧，我好給你們說笑話聽。

小孩們 (拾起手塊來投過去) 給你吧，這是大太爺的錢。(轉身就跑。)

李大 (進了幾步，便站在那裏緊腳作追勢。) 我看你們跑到那裏去，小東西們。

(小孩子們看他追了，又遠遠的站下。)

小孩們的談話——

——大小子，我的媽嘞……

——別裝孫子嚟。我的天呀……

——大小子，你怎不追啦？

——你看孫二多好，坐在那裏真像孫子的樣兒。

李大 小東西們，是好小子你別跑。

小孩一 就不跑你敢把大爺怎樣？

李大 好，你不要跑。

（李大發腳作追勢，小孩們又嚇得跳起來，但沒有跑上幾步。知道李大不會再追，就又站住了。）

小孩一 大爺就不跑，你敢怎樣？

李大 你到這裏來，好小子。

小孩一 你到這裏來，好小子。

孫二 這是何苦呢？你搭理起他們，那邊有頭嗎？

李大 這些小東西們真混賬，隨處他跟你打擾。

小孩一 你才混賬呢。大小子，你別裝孫子啦。

小孩二 天不早啦，我們該回去了。小虎子，我們兩個人走吧。

小孩三 走吧。

小孩四 還沒有玩够，就要走嗎？

小孩一 真沒出息，你是叫大小子吓怕了嗎？爲甚麼要走？

小孩二 罵那個怕了的。不過不是黑了嗎？不散行嗎？

小孩一 黑了？黑了怕甚麼？

小孩四 真是的，黑了怕甚麼？

小孩二 你們不怕。回頭，你娘要打你的時候，又該鬼似的叫喊了。

小孩四 你才像鬼呢。

小孩一 誰像小三的娘那樣個破馬騮子似的……

小孩四 你那個醉鬼的爹爹好。

小孩二 小三，快跑吧。你娘在那喊你呢。

（這處有喊人聲）

小孩三

鐵禿，你爹爹來找來啦。

（於是小孩子們都應門了。）

李大

這輩小東西們，他們的爹媽，不知都作甚麼好事來的……

孫二

你快不要說罷，那不是鐵禿子的爹爹來啦，別惹麻煩啦！

王六

（跟孫二地應過來）小雜種，我看你往那裏跑。成天地不着家，不知道你竟在外頭，

作些甚麼好事，常常被人家找上門去吵鬧。嚇……哦……李大，孫二嗎？還沒有散生意

好吧？

孫二

王六爺嗎？作甚麼這麼忙？

王六

我們那個該死的小鐵禿，一天跟他摸不過來的心，我看他同小虎子們圍在這裏，

我趕了來，他們不知跑到那裏去了？老二，你看見他們了嗎？

孫二 我倒沒有留意，恐怕他們回家去了。

王六 李大，錢還沒有分好嗎？該散了吧？

李大 是的，六爺，我們這就要散了。

王六 今天怎樣？

李大 也還好，够吃窩窩頭了。

王六 那裏話，發財，發財。

孫二 六爺捧我們，這個年月真不好混，也不過對付够盤飯吧。

王六 老二，我看你怎麼像不高興似的……

孫二 （滿臉堆笑地）那裏的話，我高興的很。

王六 你們老太太好嗎？

孫二 啊，託福，還好。

王六 你們兩位真好，總是這門有說有笑的；我，嚶，真糟透了，成天地愁眉不展，唉聲嘆氣。

的……

孫二 是的，不說不笑不熱鬧……

王六 總是你們沒有甚麼不如意的事情，若是我怎麼說笑得上來呢？

孫二 是的，我們到沒有甚麼不如意的事情……

王六 我真羨慕你們的福氣。

李大 我們還有福氣嗎？

王六 正經地是不小的福氣呢。

孫二 王六爺總是說我們的好話，我們要謝謝呢！王六爺不累嗎？

王六 不累，哦，你們要散了嗎？我也要回去了。（自言自語地）小雜種，我看你跑到那裏去養

兒養女……這真是操不過來的……（喃喃地走了）

（在隔王六談話中間，李大將錢數好分作兩分）

李大 今天到底不壞，共計二十四吊六。（遞錢給孫二）

孫二

（接錢在手）好吧！這總够買雜花麵的了。

李大

你數一數不那是十二吊三。給你們老太太買刀紙燒也够了。

孫二

是的，也够了。

李大

真快的很，日頭已經落了，說說黑上來了，我們散了罷。明天那裏會

孫二

你說那裏會呢？

李大

反正不到什剎海來了。

孫二

爲甚麼？

李大

這羣小孩子真討厭。

孫二

那裏不一樣？

李大

明天護國寺去吧。

孫二

那裏沒有小孩子嗎？

李大

可不知道明天護國寺的人怎樣成天這們鬧飛機……

孫二 關飛機就沒有人逛羅國寺了嗎？北平人纔不聽這個呢！從前八國聯軍的時候，太小姐們趁着皇帝不在京，戲臺的倒熱鬧起來了……

李大 別的都是閒話，明天到底到那裏去不

孫二 怎麼不去呢？

李大 去，我們說甚麼呢？

孫二 甚麼不行？

李大 我看我們不要學哭了罷。

孫二 怎麼？

李大 我看你真要哭起來呢。

孫二 瞎說，廢那事。

李大 你可不要借機會來哭你們的老太太。弄的看的人都垂頭喪氣的，人家來討歡喜，誰願意看你的哭呢？

孫二 糜那回事，我向來就沒有哭過，那都是假裝的，那裏還能有那多的眼淚來流呢？已經混了這多年！

李大 那就好了；不過我總替你擔心，因為你心裏那門難過，還要裝鬼裝神，行笑行哭地來作這行買賣，真不容易！再不然，我們歇幾天好了，等你想法把老太太發送出去後，再說。

孫二 這簡直是瞎說，哈哈，哈哈！——（說着哭起來）我幾時心裏難過過？人那有不死的？我娘又已經那們大歲數了。我向來是個好說好笑的人，所以纔就了這一行，若遇點事就難過起來，那還了得？歇幾天那行？你受得了，我受得了？你這年輕呢，這點小事算了甚麼？

李大 那你爲甚麼有點不大高興？

孫二 （笑了）別胡說啦，你看我像不高興嗎？

李大 你剛才不是當真落了眼淚嗎？

孫二 咳！你真傻！眼淚可是眼淚，不過那不是哭出來的，是笑出來的。你怕是要另外去搭伙吧？你看我不中用了嗎？我經過多少不如意的事情，那都是非常厲害的，我不但照常可以出來作買賣，而且笑的更加勁，說的更有趣。你同我也在一處混了有兩年了，你看我幾時變過樣子？因為在我只有好笑的事情，沒有好哭的事情。有甚麼天大的事情，不都一樣的好笑嗎？我往往都是這樣的笑，這樣大聲的笑。（說着大聲狂笑起來，兩眼都睜着笑，迷出眼淚）……

李大 你怎麼啦？你這是怎麼啦？……

孫二 沒有怎麼樣，我這是笑呢！伙計，你放心，我不會壞了我們的生意。明天是護國寺，不是你可不要同我散伙，那可不行。天黑了，走吧！我再回到家裏，買上一斤切麵，打上四兩白乾，五百錢的花生米，吃飽了，喝足了，明天好到護國寺去。

（黑暗已經遮蓋了世界，孫二拉着李大走向黑暗裏去，遠遠地聽見他們二人談話的聲音。）

——天道麼黑！你要小心不要絆倒了罷。

——不會的，瞎子還能走路呢……

——那水面上隱隱約約的是蘆葦嗎……

——是的，你聽那水裏叫着的還是蛤蟆呢……

——春天已經過去了……

——是的，蛤蟆叫起來了，蒼蠅也飛起了……

——今天是幾啦？怎麼還沒有月亮……

——啊，早呢，今天纔二十六，不過還有星星……

——那不是滿天的星星嗎……

——明天縫國寺去我們說甚麼呢……

——甚麼都行，哭也行——可要沒有眼淚——笑也行只是不要喜歡……

——是的，哭也行，笑也行……

——那末明天會了。

——明天會了。

.....
(全景浸於黑暗靜默之中，只是遠遠地聽見幾聲蛙鳴。)

——幕閉——

一九二六年四月

慶滿月

「受惠難的人，爲何有光賜給他呢？」

心中愁苦的人，爲何有生命賜給他呢？」

「人的道路既然遮隱，上帝又把他四面困困，爲何有光賜給他呢？」

——約伯記

人物

老劉頭

柳先生

張瞎子

秦老

秦妻

鄰人們

背景——秦家墳畔

時間——夏天的夜間

(在野地裏。靠近秦家墳地東北角的一團窩棚。門前放有兩條板凳，上面坐架有種種鋪成的蔭棚。

(墳是背西朝東的方向。周圍兩行白楊樹。主墳又在正西面的中間。按次序分向東南，東北，西，南列着兩

排墳地——俗呼墳咕嚕。西北角浮壓着一具未入土的棺材。葬墳地的東面和北面種有一大片的

香瓜；至於南面和西面是一大塊草原——俗呼甸子。

(瓜地東邊有一條小河，俗呼流岔子。水大的時候，可以聽見水流的聲音。

(這個地方距堡子——即村莊，約有二里遠。夜間能聽見堡中的燈火，並能聽見雞鳴狗吠以及呼

喊一類的聲音。

(這是一個夜裏剛撒下不久，尚能隱約地辨識出微許白日的光景的時候。老劉頭手提着一筐西瓜，從瓜地裏走出來，迎面遇見從籃子下來的柳先生。)

柳先生

這麼黑了還下瓜嗎？你這老頭的眼神真好……不要淨下些生瓜頭來。

老劉頭

(放下瓜筐) 說的真他媽的！就是閉着眼睛都不會錯。成天地淨下生瓜那成嗎？

柳先生

你老頭的眼神真好！我若是到你老這麼大的年紀，不瞎了也差不多。現在就有

些發花了。

老劉頭

你們是幹甚麼的？我們是幹甚麼的？我若是像你一樣不得餓死嗎？

柳先生

這話也不一定吧！我比你有些麼好的地方？一天教幾個小孩子，唔唔呀呀地有

甚麼意思？這種年月成天地查私塾查私塾地鬧個不清，一年到頭教不出幾個錢來，卻

擔驚受怕個了不得。「小孩子王」你當容易當嗎？我再分有落子早洗手不幹了！

老劉頭

總比我這「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強吧！你肩不挑擔手不提籃，走道穿着襪

子鞋，風吹不着雨淋不着，養得白淨淨的不比我這樣好嗎？像我這苦命貨，若再早早地

就眼花耳聾起來；腿腳不靈嬌，又無兒又無女，誰養活你呢！你沒看見那老張瞎子嗎？連趙大屠戶的「花子房」裏都把他趕了出來。這幾天他就在我這窩棚的煙囪角裏圍囚着對付過夜；再檢些爛瓜皮吃。他有時候半夜裏跪在磚頭上向老天爺哭着訴說求死。可是他死不了！今個，他到我們東家那裏，趕滿月酒去啦，到這時候還磨回來……

柳先生 真的。你們東家的滿月酒辦的那樣熱鬧，你怎麼也沒有去道道喜，喝兩盅！

老劉頭 我那騰得開身子？喜是頭半响去道過了，那是求孫四給照料了一會，回頭來也不知是狗跑進來打架，還是小孩子們來偷瓜，給磨磨了一大片。後半响更離不開了。不過，我們東家總算是想得到，不怪「道道去」了一輩子。吃晚飯的時候，打發幫忙的給我送來了兩碗菜，還有一大盞酒……你吃瓜不？

柳先生 我先不吃，等我回去的時候，要帶幾個走……秦老爺在我們這一方誰不知道的人又行，家道又好……這回又是個晚年得子。「人逢喜事精神爽」，心裏一高興，自然會想得齊全，做得周到。不過……

老劉頭 不過怎麼的對啊，晚席不還罷散嗎？你怎麼這們早就出來啦？

柳先生 晚席散早呢！那幾個醉鬼得着不心疼的酒肉，不吃喝個殺行嗎？我也不大能喝酒，看那種樣子又看不慣，只是草草地吃了兩碗飯就溜出來了。這個時候第一撥不過剛完，等到第二撥第三撥都吃喝完，不到半夜怕不行呢！常言說的好：「樂極生悲。」秦老爺聰明一世，胡塗一時。這回句當鋪張的未免太過火了。那有一個辦滿月，居然操辦三天的？

老劉頭 這裏頭還有甚麼不吉嗎？

柳先生 不吉倒沒有甚麼不吉的。常言說的好：「吉人自有天相。」「一福壓百禍。」看秦老爺平素為人的德處，倒不會有甚麼不吉發生的。不過這幾天晚上，野貓子不斷地在他們的房前房後哭笑。這個實在很不吉。你成天在這里給他們看墳，不知道你發覺甚麼動靜沒有？他們這座墳地原來葬的並不壞，不過因為主墳葬錯了幾步地位。不然他們秦府上會大發跡的。我常勸秦老爺發出幾文錢來改葬一下，他總不信我的話。那

個厝子（以手拍向西北角的浮厝）厝的頂不合式，主家宅人口不安……

（說話時候忽然在西北方面發現一道閃光，兩個人都不覺地打了一個寒噤。）

老劉頭

（披氈了聲音）

這幾天晚上，搭着也沒斷下雨，墳裏頂不安靜啦。大概總要到半夜時候，雷一響，那個厝子裏馬上就跟着發出哭啼的聲音；跟着就散遍了墳的四角，在雨聲裏混雜着哭的聲音。

柳先生

（聲音不大自然地）

原來也難怪。今個不是你們東家奶奶的二周年嗎？他們都光顧着慶滿月了，恐怕連紙都忘燒了。

老劉頭

紙我倒替燒了；不過他們家裏並沒有來人。

柳先生

你想誰還顧得。老太爺是嘴合不攏地抱着滿月的兒子高興；你們那兩位少爺

家的真不是東西，就知道撇嘴拌舌地生氣；那兩個少媳婦更不是東西，一天那們唧唧咕咕，不知搬弄些甚麼——若沒有她們兩個會好的多。將來不知要出些甚麼古怪道兒呢？

老劉頭 有老頭活着諒來他們也不敢怎樣。

柳先生 那可說不定。那兩個小東西甚麼壞道子都有。你不知道嗎？以前就因為定你們這位當家奶奶，不知道吵了多少次架啦。後來因為知道她雖然還是個姑娘，已經四十多歲，老頭子又六十了，許不能再生長了，這樣安靜下。以後娶過門來，看老頭那樣地信寵，更都攔受不得，不知撥弄了多少是非。那天不念爾幾道「裝老衣裳」和拐杖的話。我們緊隔壁，甚麼不知道？

老劉頭 不過我們這位當家奶奶臨過門的時候，也鬧的太不像樣了：無論你多大歲數，這總算一件大喜事。凡事只好聽天由命，光鬧弄一陣又怎麼樣？

柳先生 唉！你不知道這裏頭有好大的關係。你們這位當家奶奶從小就是一個最聰明不過的人；決不會胡攪蠻纏，橫豎不懂的歪斜。就看她自從過門以來，兩個媳婦那樣蠻纏歪斜，婆媳間竟總也沒有當面吵過嘴。這很不容易。秦老爺有時看不過，同兩個媳婦鬧一陣；她都總也不大理論。老頭總願意讓她管屋裏頭的事；她卻讓兩個媳婦來管。她

對於甚麼事情都是平平和和地處理。兒子媳婦們一常了，也就不再怎樣鬧騰。一有這一個兒子可就翻天了。過去的事情又都提起來。甚麼「老養漢精」，「撻家不賢」……一類人家說不出口的話。她們總是屋裏屋外指雞罵狗，指山賣水地亂罵。甚麼喪門神，撻死了親爸爸，不知道要妨死誰呢……

老劉頭：這也難怪她當時鬧的太過分了。若不是秦老爺那們懂事，誰肯娶親婆來撻撻壽衣撻撻拐杖？就是歲數大了，不忌諱，也要差不離的。

柳先生：你想一個人要到四十二歲纔出嫁，又嫁一個六十歲的老頭子，她心裏會好受啦？古語說的好：「女子無才便是德。」女人要太聰明了，又念過幾年書，真不是一件好事。你們這位當家奶奶就吃了這個虧。從小那樣聰明，那樣嬌生慣養，趙老爺當時真看成掌上明珠，特意請位老先生教她念書識字。不過，在屯堡裏有了知識學問，有甚麼用處？到歸終，弄得高不成，低不就；自己看不起，窩窩囊囊的莊家院，莊家院的孩子誰又敢娶這樣的媳婦？教她的那位老先生是我的老表叔，我以前也跟他上過學，他倒有

心給我提。我們家那時候雖然比現在好，要比起趙家來，自然差得遠；我小的時候念書又笨。一探聽口氣知道不行，也就罷論了。以後，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一含糊到了二十多歲就不好辦了；老頭也急起來了。不過越發爲難：黃花郎找不到，「填房」要待孩子總是幾方面的不湊巧。我那時候已經娶了親，不過不知道爲甚麼總愛留心的親事。有時看她一天比一天老起來，也替她着急得很……趙老爺更急啦，四下託人給提媒；不過先前還有人管，以後因爲管幾次都不中用也就不管了。聽說她那時候外面還不怎樣顯得急，常常對她的嫂嫂們說：「我已經等了這多年，青春算過去了，如果不遇對合式的，我寧肯當個老處女，任着終身不嫁。」聽說她那時候還在一天到晚的看紅樓夢；賈寶玉、林黛玉的消磨時辰。

又過幾年，她到了三十幾歲，這可真難了。哥哥嫂子們也漸漸地說起閒話，覺得家裏養活這麼大一位姑娘不成事情，年月又荒荒亂亂的。她自己也變樣子了。這時候，他太太又去了世，老頭也沒了主意。她一天常是頭不梳臉不洗的在炕頭磨磨；紅樓

「夢也不看了；臉色瘦得黃黃的。我那時候還看見過她一次；心裏真替她有點傷感！她的任兒任女們還常常拉着他，要她給講洪月娥羅成，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我看她的眼圈都有點紅了！」

（又從西北上發出一道閃光。這時候天已大黑，西北上的密密層層的雲，將兩地漸漸遮圍。）

柳先生 啊！時候已經不早，西北上又來了雨，我不要淨談人家的閒話了。

老劉頭 這個雨一半會上不來，還沒有起風呢。

柳先生 咳！人真是沒法。作男作女，作老作少，都不容易。——趙老爺當時真急壞了。上年

紀的人那攤受得這樣事情。後來，到了去年，你們這位當家奶奶已經四十二歲了。這時候，好歹算是成就了這一門親事。不過，女人至多不過四十五歲，以後那裏還能「開懷」，生兒養女？你想嫁一位六十歲的老頭子，那能那們輩成，一兩年內就會養個兒子的？再一旦有個好歹，老頭子一死，一個沒有兒女的寡婦落在先房的兒子媳婦手裏，那可怎麼過活；再改嫁嗎？那成個甚麼事情！「半路出家」就够糟糕的了；你想「老來出家」

的滋味能不能好受？她同我媽處的挺好，沒事時常到我們這邊來同我媽說閒話。她說這不出嫁，是進的殘廢養老院。她說她並不想甚麼叫過日子，要怎樣來過日子，只是等着死；只要她能以死在老頭的前頭，因為老頭待她還好，她也總算死的很幸福了；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老頭的歲數比她大的多。所以，她對於她的將來的死，很麼糟。我媽也常勸她說，一年半載的要生得一男半女那就好；「四十九還差個吹鼓手」呢，你才四十二歲，那能就算沒了指望。她聽着也好像有點高興，不過接連又嘆口氣說：「只能這樣指望罷了！」

她過門後總有半年多，沒過過安生日子；兩個媳婦常常尋事尋非的想法，嘔氣，趙老爺又因為她過門時那一鬧騰，一氣，舊病發作，沒有幾天就死了。不過，她總是大體的，不管怎樣，外面總是和和平平的，家裏甚麼事情也不管，甚麼事情也不問，都交給兩個媳婦隨便怎樣辦。

天隨人願，後來，她竟當真懷了孕！我們差不多成天見面的。那時候，她的神氣就漸

漸不同了：臉上也露了一些喜色。不過，還有點拿不定，所以，有時又很磨精：不知道將來的生的是男是女，是禍是福。這又是頭一胎，更不知怎樣纔好。這時候，她雖然對於媳婦們的盤纏歪斜還是不理，對於家事可不像從前那樣不過問了。

這真是神佛睜眼！在上月竟生了一個小子。老頭子高興極了：手捻捻着，口直是合不攏來；她自己更不用說了。不過，兩個先房的兒子和媳婦可都氣得鼓鼓的，眼睛都紅了。老頭子越見他們這樣，越作給他們看，故意的氣他們。這次的滿月要辦三天，就因為這個關係。聽說昨晚晚上，老兩口子坐在炕頭上商量了半夜。你們東家奶奶道回也不等着死了，掂算起將來怎樣過日子的事情了。對於屋裏的事情要怎樣辦，屋外的事情要怎樣辦，對於先房的兒子媳婦要怎樣，對於自己的兒子將來要怎樣，聽說都商量好了。……不過，同時，他的兒子媳婦們也都在個人的炕頭上商量着要怎樣處分家產，怎樣對待這「老養漢精」和「小王八犢子」！我今個過去看，他們的神氣都不大對。我恐怕她們家裏有甚麼變故發生；心裏再想起這幾天晚上的野貓子和那個厝子，我滿

心裏不安靜，坐不住，勉強吃了兩碗飯就到這裏來了。這墳裏又有鬼哭的事情……

（跟着又發出一道閃光，遠遠地更有隱隱的靈寤。同時，從整子裏傳來一聲非常尖銳非常悽切的野貓哭聲，接着一陣嘈雜的人聲，一陣羣狗的亂叫。）

老劉頭 你聽這是甚麼的哭聲？

柳先生 啊！不好這就是那野貓子的哭聲。一定有甚麼事情發生了。你聽那狗咬人叫的

……

（同時，墳的西北角也隱約的聽見一些啜泣的聲音。兩個人都有些驚疑不定起來。）

老劉頭 你聽那裏。（向西北角指示。）

柳先生 啊啊……

（墳西北角的啜泣聲寂然了；整子裏的嗚叫吵嚷聲音也隱著靜下來，只聽着一兩隻狗的汪汪叫著。）

老劉頭 這種年月真不知道出甚麼禍事！也許那淹死鬼要在今個捉替身吧！去年不就

是今個這天，東頭的二小淹個半死。要不捉到一個，是不會放綠的。

柳先生 這種事情誰說得定冤冤相報，是逃不了的，不知叫那個倒霉的遇上。還有一宗，你們從前那位東家奶奶她淹死的太奇怪了。怎麼那些人過河，單單把她淹死啦？這口怨氣是不容易散的。

老劉頭 老天爺睜開眼睛吧！我兩個就替你多多的燒紙錢……

柳先生 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反正，找不到我的頭上來。天快有半夜了。你聽那隱隱的雷聲，你看那一道一道的閃光，恐怕這回雨是真要來了。我得回去啦。別教雨把我隔在這里。

老劉頭 可也是。你聽風頭也來了……你自己敢走嗎？

柳先生 教你說的！這麼大人怕甚麼？（不過說着真有些驚慌起來）……不過，我總覺得像有甚麼事情要發生的……（說着抖了一下）這麼大的人怕甚麼？……

老劉頭 反正，誰堡子也不遠吧。那不是秦家點的明燈蠟燭的……可是，你不是要拍帶幾個瓜走嗎？

柳先生 還看得見挑嗎。

老劉頭 用不着看。這還有不知道的……（在瓜筐裏摸瓜）……這是「自來生」這是個

「頂皮紅」……

柳先生 有「老人樂」沒有挑兩個。

老劉頭 有。這有兩個頂好的呢，管保又起沙，又爛糊，又甜。你們老太太要吃嗎？

柳先生 是我媽，臨來的時候，告訴我的。她想「老人樂」吃，想了有兩三天了，都沒得功

夫來買。

老劉頭 早說，不就隨便叫孫四給帶去啦……檢好啦，共計十個殼不殼？

柳先生 殼啦。

老劉頭 寫你三角錢的賬吧，那兩個「老人樂」送給你們老太太吃好啦，不必算錢啦。

你怎麼拿呢？

柳先生 你還是照數寫吧。這你們大年紀啦，苦苦幹幹的種點瓜，還白吃你的怎麼好意

思……手巾包不下，借你一隻筐好啦，明個頭半天就給你帶來。

老劉頭 好吧……是誰，你聽這們嗚嗚咧咧的？

柳先生 許是僂子裏又下來人啦，不過誰這晚還到道裏來走道的人吧？

老劉頭 不對……（咳嗽）……誰……

遠處的聲音——我……我……我……老劉頭！你怎麼連我都不認識啦……

老劉頭 原來是張瞎子！我當是誰呢！嚇我們一大跳。

柳先生 他大概喝醉了。你看他裏拉歪邪的，舌頭都發黏啦。

張瞎子 （跟張瞎子的走來） 那是誰？柳先生嗎？你怎麼沒喝喜酒去？

柳先生 我早偏過啦。現在席都散啦，嗎你來啦？

張瞎子 人都亂啦？可不是人都亂啦嗎！「野貓進宅，無事不來。」人能不亂嗎……

老劉頭 怎麼剛纔真是野貓子哭嗎？

張瞎子 （不回答他的話） 人不散——啊，不亂怎麼的？我剛剛端起一盅酒來，還沒有喝到

口呢……東家奶奶吓哭了，小寶貝也吓昏了……我的酒壺也灑了，酒盅子也打了……鬼哭神號，雞叫狗咬……啊！野貓子哭號……啊！都亂了，都散了……野貓子呢？野貓子跑了。我看大事不好了……

柳先生 這個人是喝醉了，胡說八道的一陣，聽不出甚麼來的大概也不會有甚麼大事。當時不過鬧了一陣就肅靜下來……不管怎樣我得先回去啦。這雨可真來啦。

(電光不時的閃爍，雷聲逐漸的大，風勢逐漸的緊，白楊樹葉的簾簾空音，使人驚悚。)

張瞎子 (拉住柳先生的衣襟。) 你怎麼要走啦，我剛一來？

柳先生 (甩開了衣襟。) 我要回去啦，天氣不早啦。

張瞎子 你要回那裏去呢？爲甚麼這樣急呢？早呢！不是剛黑嗎……

(柳先生走開。)

張瞎子 你回到那裏去呢？你有家嗎……？你家裏有個小娃娃嗎……？你爲甚麼這樣急呢？我一來你就走呢……？人家有四急，你是那一急呢……？「火上房，狗趕羊，牛犢子跳

井，老太太上牀」……劉頭，你的牛呢？……張瞎，我的媽呢？

老劉頭 你這是怎麼啦？你喝兩盅尿臊酒，喝人肚裏還喝狗肚裏去啦？你趕快安安靜靜的給我睡覺，你若再這們瞎說八道，我這裏要不留你了……

張瞎子 我……我……我沒有醉……（眼淚汪汪的倒在煙筒角下）野貓進宅，……無……

無事……不來……牛犢子跳井，老太太上牀……

老劉頭 喝了兩盅酒，就這樣了，咳！……不過，這纔不是好兆頭……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呢？……我們東家還能出甚麼變故嗎？……事情真難說了……這幾天總都是這麼不

安寧的……

張瞎子 （無夢也）野貓子哭了……小寶貝要……野貓進宅，無事不來……

老劉頭 這一定不大好，野貓子那有無故哭的……這個墳裏又是……老天爺你睜開

眼睛吧……

（大雨已經瀟來；急風暴雨，奔雷閃電，一時連作。老劉頭趕到高糧地，連不停的喊「老天爺」張瞎子

也不住的不知囉囉些甚麼。

(驟然響出一聲極大的霹靂，差不多要把窩裡給震倒的瞎子。隨著霹靂，墳的四角馬上發出一種非常銳利非常慘切的哭喊；同時瞎子裏也發出一種相同的哭喊。墳裏的遙相對應。墳裏的哭聲沒隔了墳的四圍好像在全響一般；瞎子裏也隨着那一種哭聲引起一陣嘩嘩，淘淘亂亂都汪汪地亂叫起來。

(在這種情形之下，延了許久許久。後來，風聲漸微，風勢漸弱；墳裏的哭聲漸漸混在風雨聲裏，但覺得一片的酸楚痛苦。瞎子裏的哭喊聲音，漸漸移到瞎子外面來，一陣陣的忽高忽低，忽強忽弱，忽遠忽近。)

張瞎子

(在煙雨角裏風一吹雨一淋雷一響，一時酒湧上來，從噩夢中，翻身起來，大吐了一陣。嘔吐後，酒散了，冷得渾身抖戰。在閃光裏照出他那一幅恐怖可憐的顯畫來。他冒着雨跪倒在地苦苦地哭訴起來。)

呀！你忘記了我嗎？你怎麼不「叫我去」呢？劉三禿子，李大個子……都是年輕輕的小夥子，你怎麼都叫了去，偏留下我這老不死的作甚麼？像人家李老爺，富老爺，有兒有女，又有家道，就活個百八十歲的又有甚麼？老天爺你偏留下我這老不死的作甚麼……？
老天爺你忘了我嗎？你爲甚麼不叫我這個瞎子去呢？我一天就這麼瞎摸瞎撞的，不管

是下雨，是陰天，就東拔踏一趟又西拔踏一趟。我這樣的瞎眼貨還活着作甚麼？我白天望不見太陽，晚上看不見星星月亮，春天看不見花開，秋天看不見葉落。老天爺你可憐可憐我吧……

老天爺！你忘了我嗎？你爲甚麼不叫了我呢？我這個傻子串到那個傻子，這家大門挨到那家大門；我叫苦連天地喊破了嗓子；大爺爺！大奶奶！你賞我一碗飯，隔兩天不定吃上一個飽，隔三天不知要挨上幾回餓。老天爺！像我這樣的苦命貨，你偏留着我作甚麼……

老天爺！你忘了我嗎？你爲甚麼不叫了我呢？我過了今個，不知有明個；我過了一天少了半晌。我走到那裏，人家說我是像小雞子的。我長了爛瘡，人家說是甚麼傳染。死狗們偏扯我的破衣裳；蒼蠅專釘我的爛瘡。大人們給我一碗冷飯，小孩子們要在裏頭吐上口痰，說這是替我加鹽醬。老天爺呀！像我還有甚麼個活頭……

老天爺呀！你快可憐我吧！我簡直要凍死了！我已經在水裏浸了半截子了！

……老劉頭你睡了嗎？……你的窩棚裏沒漏嗎？

老劉頭

（在張瞎子哭訴的時候，他專注意在那盤子外的哭喊聲音。那聲音愈來愈近，漸漸能以辨認了。）

你

快別哭啦。你聽那好像我們東家和東家奶奶的聲音。啊！老天爺！這不知是要出甚麼變故呢！……你快進來避一避吧。這裏頭也漏了，還不怎麼要緊……

（張瞎子摸索着戰抖的爬進窩棚裏去。）

老劉頭 他們……他們在溝沿……作……作……

張瞎子 （抖索的顧不得說話） 哼……哼……

秦妻的聲音 （大笑） 哈哈哈哈……我有了兒子……我的小寶貝……（笑聲收不轉來，於是放聲哭聲起來。）

我的寶貝呢？……野貓子給吓死了嗎？……那明明是大媳婦給招死的！

……

秦老的聲音 不好！她跑到溝沿邊上了……水流那麼急……（忽然水裏撲通一聲） 可不

好了！她跳到水裏去了……天呀！這可怎麼辦呢？……

柳先生的聲音 不是……不是……不要急……你聽那不是她的聲音嗎……她向南
甸子跑去了……我們趕快的趕上去……

鄰人們的聲音 對了……對了……她向南甸子跑去啦……我們趕快追上去……

(他們一邊向南邊的甸子跑，一邊噴嚏不住的咳嗽着。聲音漸漸的遠了。)

(忽然又響一聲霹靂，跟着一陣急雨，墳墓的哭聲又作。)

老劉頭 老天爺，這可怎麼好呢！老天爺你保佑我們的東家吧……

秦妻的聲音 (秦南甸子折向墳墓方面跑來。) 啊！我的小寶貝，你好可憐兒呀……你還沒見

過太陽呢……你跟媽媽葬在一起吧……你不要離開媽媽，他們要謀殺你……哈哈

哈哈我的寶貝笑了，我的寶貝要吃奶呢……你等媽媽解開懷兒……(這時候已經聽

摸裏來。在閃光下，顯見她在懷裏緊緊擁着一個已死的嬰兒，不時的親吻，不時的撫弄。……) 拍拍小孩

睡呀……虎來囉，狼來囉，老虎媽子跳牆來囉……哈哈……(忽然撲在一個墳堆上，

掉到在地，半天的工夫才爬起來。) 哦！這是誰設的陷人坑，怎麼都想要傾害我們娘們孩子嗎？

(一轉身又撲在楊樹上。誰這麼劈了我一鐵鎚！劈斷了我的腰啊……嗟呀……劈掉了我的寶貝的小腦袋啦……我的媽媽啊！我就這們一顆明珠，誰給我摔碎了！我就這們一顆星星，誰給我摘去啦……我的心肝，我的肉兒……我還能再生養一個小寶貝嗎？……我的頭髮都要白了……我的骨頭都要乾了……)

啊，我的小兒子哭嗎……不是……誰哭呢？大媳婦你應該笑。二媳婦你應該笑的跳腳……寶寶的爸爸嗎？你哭甚麼？你還愁沒有兒子嗎……哇，哇……還有甚麼人同我一樣的把寶貝被人給掐死了嗎……我的媽媽啊！誰叫你生養這樣一個如花的女兒，都已經枯萎了，那禁得再有狂風來吹……我的媽媽啊！這並不怪你女兒的心氣太高，實在是她的命兒太草草。她剛剛養了一個嬌兒，掂算將來怎麼樣的好好過日子，卻突然的被人給掐死了……誰說是野貓給吓的……那明明是大地婦給掐的……我的兒啊！我一轉身的功夫就斷送了你的小命兒……

啊！我侵佔了人家地位？我侵佔了甚麼人的地位？簡直是胡說，你這個淹死鬼……

老劉頭

我的天爺爺啊……秦家的在天之靈啊……保佑你的子孫吧……

(這時候雨勢又見飛滾，又聽不見甚麼特殊的哭聲。只有淅淅該該的在那裏叫喊，怒鳴，哭，亂撞。秦老，柳先生及鄉人等趕了來。)

柳先生

在這裏哪。不過，近不得身，那可怎麼辦呢？

鄉人甲

剛纔這裏聽着一片的哭聲……

鄉人乙

再有，剛纔這裏好像有許多人影……

秦老

不管怎樣，我們只要把她弄回家去再說……

柳先生

(怯怯的)恐怕不容易近身呢……

秦妻

(轟然喊叫起來)甚麼你要我的命？你要捉我的替身……嗚呀！你們敢搶我的寶

貝嗎？你們敢在我懷裏把我的寶貝給掐死嗎……天呀！天呀！你們太大膽啦！……(一喊，

直向瓜地東邊的水流奔馳。秦老等緊在後面趕去。老劉頭也走出高棚，向裏默默的運着。)

老劉頭

這一定是淹死鬼捉替身了！天啊……

柳先生的聲音 快點趕呀！快點趕呀！不好啦！……不好啦！跳……（遠遠聽到撲通的一聲）
呀！跳下去……水流這們急……怎麼？怎麼快拉住！……快拉住！……你老人家這是

何苦呢！

秦老的聲音 天吶！我還活個甚麼勁呢？我這麼大年紀啦，怎麼攤上這樣的道事……

柳先生的聲音 你老人家快不要這樣啦……不過，水這們大……人是不到底的……

怎麼好呢……

鄰人的聲音 一定沖下去了……

另一鄰人的聲音 一定沖得老遠啦……

鄰人的聲音 這可怎麼辦呢？就這樣眼睜睜的看著嗎……

另一鄰人的聲音 這們深的夜裏，可有甚麼法想呢……

鄰人的聲音 天也許快亮了吧……

另一鄰人的聲音 傻瓜！現在頂多不過半夜……

柳先生的聲音 你老人家千萬不要這樣……我們可以先回家去，等兩個雨住了再想法打撈屍首……大概也沖不多遠下去……

秦老的聲音 萬想不到老來我有這樣的窩心事！我不知道前生裏造下了甚麼樣的

冤孽……天呀！

柳先生的聲音 你老人家就不用這樣想啦！吉凶禍福自有命定，人是沒法想的……

秦老的聲音 天吶！怎這樣的不容人活着呢……我已經這們大的年紀，她呢，也很老了，

居然生了一個兒子，這樣一個可愛的兒子。這不但她不至於老來無依，我的老景也算

能以有了安慰啊……那知道竟遭了這樣的慘變！天呀！你真不容我活着了嗎……我

已經這樣大的年紀，還活個甚麼勁呢！你們不要拉着我……你們也不替我想嗎？我

這還怎樣活得下去呢……孩子的媽媽吶！你們娘兒倆等我一等吧！我隨後就來……

柳先生的聲音 你老人家千萬不要這樣……

鄰人的聲音 死的已經死了，你老人家願活的要緊……

漆老的聲音 我的天！我還顯羅呢？我這條老命，算沒法再活下去了……我的兒！你好不可憐！你也在前生造過甚麼孽嗎？還是我們倆造的孽，要在你的身上討報應呢？我已經養了那們兩個現世報的畜生，又養了那們兩個難得的媳婦，還不夠我受嗎？我的老天爺呀……啊！是你的命中無子嗎……是我的無德嗎……天！我怨誰呢？誰家出過這樣的逆事呢……你們預備拉我到那裏去呢……回家……我還有家嗎……我的家在那裏呢……我有兒子嗎……啊！我的小兒子！你死的好苦啊！叫爸爸怎麼不酸心呢……啊！你的媽媽，跟你去了……拋下我這樣一個大老頭子，受那兩對畜生來擺佈嗎……天呀！容我也跟了去吧……你們不要拉我……咳……

柳先生的聲音 你老人家千萬不要這樣……等到明個我們再來打撈……

漆老的聲音 還打撈甚麼呢……

鄰人的聲音 這水怎來的這們緊，恐怕又打開壩口子了……怎麼也沒聽見鐘聲……

另一鄰人的聲音 這一定是開口子了……快走吧！怕回頭我們要被水隔在這裏呢！

……
柳先生的聲音 吉凶禍福，自有天定……人算不跟天算……

秦老的聲音 咳……噫……

鄰人的聲音 這水真來了！……我們得從壕裏頭走過去……

（漸漸聽不見了他們的聲音）

老劉頭（那天是樣）老天爺呀！快睜開眼睛吧！……這種年月，誰知道竟攤上甚麼禍患呢！

……天呀！……張瞎子……張瞎子……你看着…………睡得這們死……啊！這水真來了！

……這……這一片瓜又都算完了！……

（外面的雨還是淅淅的落着，風還是蕭蕭的刮着，這萬的水嘩嘩的流着，在亂撞的風雨聲中，夾雜着

好像滾滾着的一種嘆息的聲音）

——幕閉——

一九二六年九月

磨鏡子

人物

平安

賞四

潘金蓮

孟玉樓

磨鏡的老頭

來安

背景——西門慶家門首

時間——不定

（西門慶家的大門首）

（家人平安正在門首坐着，黃四從裏面走出來）

平安 交代明白啦？

黃四 交代明白啦。到底是李六娘一點也不攬手，又交給我一個十五兩的銀香穗，說除了找足那經鋪的十三兩五錢，剩下的留給我們十五那天到廟上捨經的時候作盤纏。

薛姑子和王姑子這回又肥了。

平安 嗨，這一千五百部經，共計五十五兩銀子，她們至少也刮湊下個十兩八兩的。這兩個養漢精，養和尚養够了，又跑這裏勾搭買賣來了。

黃四 少說那些閒話吧。捨經總算一件好事。養活一位哥兒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天生來就是七災八難的，抽風，犯夜星，蓋吓，……一樣一樣都躲過去，這纔有個盼望。（聲音欣慰）

聽說昨天晚上教潘五娘打狗又給吓着了，真的嗎……

平安 可不真的怎的。先打了一陣秋菊，已經打得鬼哭狼嚎的，接着又打狗。六娘打發繡春去說官兒剛合上眼怕吓醒了，五娘少打兩下吧。五娘更氣了……

黃四 因為甚麼這樣的打秋菊又打狗呢？

平安 你不知道，不過借事生風罷了，說是五娘從上房回來在黑影裏踢了一鞋的狗屎——一雙新做的沒穿過幾回的紅繡鞋——怪秋菊不該放進狗來教牠拉了一地的屎……五娘更氣的打起來了，說連打丫環都礙着別人的事了，真不讓人出氣了……

潘姥姥在旁邊看不過眼去，勸她女兒，教五娘連頸搭再搶白了一頓，說她屬胳膊拐的向外歪，氣的姥姥抽抽搭搭地哭了一夜，今個一早就回家去了。

黃四 這位五娘可真厲害呀！小點聲罷！別教走出來聽見就麻煩了……不過心腸好的總會有些好處，你看六娘來的最晚，反倒先生了哥兒了……

平安 那誰知道活到那一天我若够活的，像這樣存心地要往死給吓……眼都紅了。

……
[賈四] 少說閒話罷！有命的吓也吓不死……

[平安] 吓不死？留着他……

[賈四] 我還有事情呢，不要竟說人家的閒話了。

[平安] 喂，賈四叔我託你辦的那件事怎樣啦？

[賈四] 甚麼事？

[平安] 甚麼事？你別裝糊塗啦。

[賈四] 這小雜種你又跟我搗甚麼鬼？

[平安] 你也教我們賈四爺打扮的浪浪的，我們也跟沾點油水……

[賈四] 這小東西說說就下道了。

[平安] 你這回不又賺了一兩多銀子？你預備一點酒、菜等今個晚上，沒事的時候，我同戒

[平安] 去孝順孝順我們四爺去……

賈四 你這小雜種，王八羔子，一點正經都沒有。

平安 喂，先別走，賈四叔。你看見溫秀才沒有？

賈四 甚麼溫秀才冷秀才的那裏又跑出個溫秀才來？

平安 你還不知道哪。咱東家新請來的先生。

賈四 啊，怎麼樣？

平安 是個很漂亮的人物，跟我們四爺正合式。也住在對門新收拾的房子裏。

賈四 你這東西算壞透了，也沒有個大小，也不分個上下。無原無故地又扯出個溫秀才

來。這溫秀才也够倒楣的啦……

平安 溫秀才怎樣的？你別看他是個秀才，還不跟我們一樣；見着我們賈四爺一樣要走

不動道的。

賈四 你這小東西……我沒有那麼大的開工夫跟你閒磨牙啦。你算說不出甚麼好話來的。

(轉身走開了)

平安 快走吧。我們賈四爺在家關着門等你呢。

(潘金蓮和孟玉樓手拉着手兒走出大門來)

潘金蓮 ……有個孩子，你看還了得啦。簡直不知道怎樣浪好啦。借着個毛孩子的仙氣，硬把着漢子……老天爺不瞎眼，倒浪的孩子病了。捨經就是捨了江山也救不過沒有命的……兒女是有分的……白花那冤錢去填活那養和尙的姑子……說起來真氣人。只許他們滿山放火，不許我們點燈。一天不是請先生，就是喚大夫，一早起來，就鬧的舉家不閒。咱自己倒難晒了一腳狗屎，打打狗都打發丫環來說，又吓着她們的哥兒了。你有一個哥兒人家就該死啦。可倒好，甚麼都管個到。偏偏咱娘那老不死的，裏勾外合，淨能鋪排我的不是。我在自家的院裏打丫頭管她屁事。叫我賴倒了幾句，賭氣今個走了。走了罷。有你這樣辱親戚也不多，沒有也不算少。省得給我現眼……

孟玉樓 (笑着說) 你這個少教訓的丫頭。那是你的親娘，你怎麼這樣說她。姥姥那樣大

的年歲了，有今個聰明個的，你不說好好孝順孝順她，反倒不給她好氣受。若是我，算不要你這樣的女兒了。

潘金蓮 你別胡說，你不知道，可氣人啦。也不知道受過人家甚麼好處似的，淨替人家說話……

孟玉樓 你看，對過的房子大概收拾好啦……

潘金蓮 平安兒，對過的房子收拾好了沒有？

平安 昨個就都收拾好啦。只剩那三間門面，教漆匠一裝新油漆就全好了。後邊樓上堆貨。等韓伙計的貨車一到就都卸到那邊去。下月開張。這個綬鋪一定能比西街柳家的興隆。

潘金蓮 你怎麼知道？

平安 就憑咱們這個旗號就比柳家的響的多啦。還用說別的呢？

潘金蓮 這個孩子屬刮搭嘴子的，能白話。

平安 這是真的，不是白話。

孟玉樓 那寫字的溫秀才家眷搬過來沒有？

平安 打昨個就搬來啦。今早晨還給他搬過去一張涼牀，兩張桌子，四把椅子呢。

潘金蓮 你沒看見他的老婆長的甚麼個模樣？

平安 傍晚乍黑的時候，他坐着轎子那裏看得見左右，他一個窮秀才還能有甚麼好老婆啦？

孟玉樓 這孩子說話嘴多損。窮秀才怎麼就不許有好老婆呢？

平安 不是不許——他就不會有的。不信，過幾天就都知道啦。

（遠遠地一個老頭拄着「鑿圓籃」走來）

潘金蓮 磨鏡子的過來了。正好，我的鏡子都昏了，正要磨磨呢。平安兒，你叫住他，給咱們磨磨鏡子。你這小東西淨罵嘴，縮頸子打前失，全仗嘴支持。幾遍告述你要叫住磨鏡子的，你平說不過來。怎麼麼巧，偏我們出來站這會的工夫就過來了……

平安 磨鏡子的，過這裏來。

磨鏡子的老頭

(漸漸走近來，一面磨，一面擦，一面擦，一面磨。磨鏡子嗎？) 走到近處，放下擔子，站

在旁邊伺候着。共計有幾面……

潘金蓮

(向孟玉樓) 你不磨嗎？都叫他們拿出來，一齊的磨了吧。

孟玉樓

好，一齊趁便磨磨吧。原來也就應該磨了。

潘金蓮

平安兒，你到我屋裏，同你春梅姐要我那兩面照臉的大鏡子，一面小鏡子，還有

那面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好磨磨。三姐，你淨要磨那一面，告訴他，一齊帶出來，省得再費一暹事。

孟玉樓

平安兒，我告訴你……

(恰好，平安從院內走出來。)

孟玉樓

叫來平安兒去罷，平安兒還在這裏看門吧。來平安兒，你到我屋裏教蘭香把我的鏡

子拿出來磨……

平安（向來安）對啦。你進去拿吧。三娘的告述了你，五娘的你問春梅姐要，就知道了。兩面

大的，一面小的，還有一面大四方的穿衣鏡，拿去吧。

來安 好，我去。（連院裏去。）

（磨鏡的老頭，趁着這個時候將鏡的架子和水銀等預備好，站在那裏等候。不住地望著潘金蓮和孟玉樓，而且彷彿有甚麼心事似的自己沈思着。）

（潘金蓮和孟玉樓一邊看對面新搬出來的房子，一邊也不斷地望著那磨鏡的老頭。）

孟玉樓 這個老頭，總能有六七十歲了。你看，他頭髮和鬍子都白了。

潘金蓮 看着，可還硬實呢。

孟玉樓 不知道他家裏都有些甚麼人。這們大年紀還背着一個擔子在外面給人家磨

鏡了，可知一定很窮呢！

潘金蓮 啊，三姐，你說他一天能磨多少鏡？

孟玉樓 恐怕很有限吧。

(來安手提着大小七面鏡子，懷裏還抱着一面四方穿衣鏡，出來。)

潘金蓮 你看這孩子，你拿不了，分作兩回。怎那們「下足」，一回都拿出來了，叮叮噹噹

地亂響，要碰了我的鏡子，我看你……

孟玉樓 五姐，你這面大鏡子，我怎沒見過是那裏的？

潘金蓮 那是人家當的。我愛牠，又亮，放在屋裏早晚照照。我的鏡子就三面……

孟玉樓 我大小就兩面……

潘金蓮 這兩面是誰的？

來安 那兩面是春梅姐的捐出來也叫磨磨。

潘金蓮 小賊猴，可倒會湊趣……她放着她自己的鏡子不使，一天淨撈我的照，弄的

那們昏沈沈的……

(於是將八面鏡子一齊交給磨鏡的老頭。他將他們紮在架子上，使了水銀，用力地磨。)

(潘金蓮同孟玉樓在一旁，一面看着她磨，一面談着話。)

潘金蓮 這老頭真算硬實，你看他磨的多有方氣！

孟玉樓 我看他就像有甚麼心事似的，他不知道有兒子沒有。這大年歲……

潘金蓮 兒子是兒子，爹是爹，誰也當不了誰。

孟玉樓 他若有兒子，還不能養活他嗎？

潘金蓮 一個兒子要養活他，自個的老婆就不容易了，還顧得養活他爹呢……

孟玉樓 啊！這個老頭的生活，一定很艱難的。

潘金蓮 他艱難不艱難管你屁事。孟三姐許是也想要抱哥兒了，這樣的菩薩心……

孟玉樓 呸，你狗嘴裏算掏不出象牙來。

潘金蓮 象牙也不會長在你的狗嘴上……你看他磨的多快。

孟玉樓 啊，倒磨完了四面大的了。賸那四面小的更快了。

潘金蓮 像他這樣，一天不知能磨多少面呢？

孟玉樓 我看，我們先進去吧。直在這裏站着作甚麼？

（老頭兒見這話，掉頭看着他們的兩個，馬上又低下去磨。）

潘金蓮

（拉住孟玉樓的手。）等一等，等他磨完。這不就快完啦。

孟玉樓

他磨他的，何必看着他呢？

潘金蓮

你看，就剩那一面了。等都完了，拿過來，咱們好試一試。

孟玉樓

你們那們性急。等拿到屋內，照去不怎的？有的是工夫。

（說話的工夫，全磨完了。來安跑過來放在潘金蓮和孟玉樓的面上。）人各拿起一面來磨。

潘金蓮

啊，磨的真亮。我們以後就交給他磨好了。

孟玉樓

真亮。平安，你到鋪子裏向傅夥計去支五十文錢來給他。

（平安答應着去了。）

潘金蓮

教來安先抱進去吧。

（來安過來將八面鏡子照原來拿出來的樣子又拿進去。）

孟玉樓

你可不加小心。

來安 不要緊。一點沒有錯。這麼大個人拿這麼點東西……

潘金蓮 小東西先用說嘴，等碰着了我們再說。

(來安抱鏡子進去了。)

(平安已取錢來教給老頭。他此時已將鏡子遞給手裏接了錢只顧跌跌地立着不去。)

孟玉樓 平安，你過來……你問問那老頭爲甚麼拿了錢不肯走開莫非嫌錢少嗎？

(那老頭撲簌簌地落下淚來。)

平安 老頭，你聽見沒有，咱當家的奶奶問你爲甚麼那樣煩惱呢？嫌錢少嗎？

磨鏡的老頭 不是。這位哥哥你不知道。老漢我今年六十一歲了。先頭留下一個兒子，二十一歲，還沒有娶媳婦；胡做非爲，不幹正行。他不但不能養活我，反倒我天天出來掙幾文養活他。說也不中用，他常出去同街上的光棍們耍錢。一天犯了事，教守備府裏一同抓了去，當土賊打了二十棍。放回來，把媽媽的裤子襖都拿去當了。他媽媽直氣了一場病，受了風寒，在炕上躺了半個多月了。老漢說了他兩句，他就賭氣跑出來，不着家了。這

叫我到那裏找他去呢？成天的也找不着個影子。要說是不找了吧，老漢這大的年紀了，只有他這麼一個兒子，往後可指望誰養老？有他在家，看他那樣的不成器，也是一樣的惹氣。不知老漢前世造下了甚麼冤孽，落得現在這樣的忍氣吞聲，沒的話說……（孟玉樓又奔進來。安安又走出來。）

孟玉樓 啊！怪不得這老頭原來這樣可憐。平安，你問問他這後娶的老伴今年多大年紀了。

平安 老頭，你聽見沒有，問你這後娶的老伴今年多大年紀了。

磨鏡的老頭 她今年五十五歲了，沒有兒也沒有女。——着了涼現在纔好了些，只是沒將養的，想塊鹹臙肉吃。可嘆！老漢在街上討了兩三天，平討不出一塊臙肉來。啊……

孟玉樓 啊，真是可憐。這不要緊，我屋裏抽屜內還有塊臙肉呢。——安安，你去向蘭香要來。另外有兩個菜子，也一齊要她給你拿來。

（安安去了。）

潘金蓮

啊，老頭，你家媽媽要吃小米粥不吃？

磨鏡的老頭 爲甚麼不吃呢？若是有，敢情好啦。

潘金蓮

平安，你進去對春梅說，要她把姥姥捎來的新小米量二升給他，再拿兩根醬瓜

出來給他家媽媽吃。

(平安也去了。)

潘金蓮

(向孟玉樓說) 這個老頭真苦得可憐見的。我們那知道外邊還有這樣苦的人呢！

孟玉樓

一看他那個樣子，我就想是要很苦的呢。

潘金蓮

咱娘可也苦，還不到這樣呢。

孟玉樓

(潘金蓮) 那自然不同的……

(來安拿半塊臘肉，兩個兒子上。)

孟玉樓

都拿來啦！

來安 拿來啦。

孟玉樓 你拿去交給那老頭兒吧。

〔平安拿過去交給老頭兒。〕

磨鏡的老頭 〔一面接過來，一面進了廚，裏在櫃子內。〕啊，我討了這些天……這回他媽媽算

……

〔平安也拿着小米和醬瓜，一齊交給老頭兒。〕

磨鏡的老頭

〔兩潘金蓮和孟玉樓行了個禮，送了個謝，於是一齊裏在櫃子內，然後背起櫃子，挑着籃回家。〕

長地走開了。……

孟玉樓 走罷，我們也該回屋去啦。這老頭真可憐……

潘金蓮 走罷……

平安 二位娘不該給了他這多的東西，受了這老東西的騙了。他的老婆是個媒婆，昨個

不還從這街上走過去，甚麼時候又病在炕上啦？

潘金蓮 小賊種，你早不說，作甚麼來？

平安
算了，也是他的造化，可遇見一位娘出來，叫住他，又照顧他這些東西去了。

——暮閉——

一九二六年十月

附註：這篇材料取自《金瓶梅》第五十八回

老樹蔭涼下面

老樹的蔭涼下面

人物

老倬頭
劉禿子
劉二小
劉四爺
趙秀亭
劉耀臣
劉福山

背景——北方鄉村的古廟旁

時間——夏末的傍晚

(鄉村的一座古廟旁，有一棵若大的槐樹。廟前是一片空地，廟更距老樹不過一丈遠近，便是一個水池子。)

(這是一個夏末初秋的夜晚，日已斜西，天色快晚了。劉四爺坐在樹下，抱著膝蓋打盹。真許許的老伴，頭骨羞許許箱子緩緩地走到樹的蔭涼處下，一面放下箱子，一面就坐在劉四爺的身邊。後面跟過來兩個年約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劉禿子和劉二小。)

老禿頭

(自言自語地) 這算完啦，走了這麼幾步，腿就有些打絆啦！……

劉禿子

(伸手搥腿許許羞羞) 害有麻花沒有？

劉二小

我不要麻花，我要糖餅。

老修頭

(羞羞羞羞) 等你把你爺爺吵醒，看他罵你們不？

劉禿子

好老修頭，你賣我們這一回，記在我爺爺的帳上，我爺爺不會說的，他睡着了。

老修頭 等你們挨了罵，可不要埋怨我。

劉二小 誰埋怨你甚麼？

老修頭 看你倆這個樣子不讓吃也不行。吃罷。（攔開燕兒）你看這害都熱呼呢，我新上來的。（劉二小和劉禿子都伸手搶着吃）……爺爺攢錢孫子化……不化作甚麼……噫！只

要有人化就行！……你們拿到一邊吃去吧。爲甚麼教你爺爺看見生氣？

劉禿子 我拿兩根麻花。

劉二小 我拿三個糖餅。

劉禿子 你爲甚麼拿三個讓我也再拿一根。

劉二小 你麻花有多大？糖餅纔多大？

老修頭 你們倆個別再响咕……（伸手撫弄劉禿子的肩膀，劉禿子一激弄，扭過肩頭，再去撫弄劉二

小的，又被二小攔了撫的手。於是兩個小孩都站起來，跑到樹根上，靠在那裏吃。）你看劉老二這兩個

孩子，噫！再過幾年都頂勁了……你們倆不離開點，你看那樹上的毛毛蟲……

(兩個孩子那個過頭來看。)

劉禿子 嗶呀！二小看肥你一身。

劉二小 別吓人啦。你脊梁上纔肥着呢。

劉禿子 你不信，我給你拿下來你看。

(他在二小的後背上一撥弄，果然有兩條毛毛蟲落在地上，一腳壓死了。)

劉二小 你看我也你給撥弄下來。

劉禿子 在那呢。

劉二小 你看還不是。

劉禿子 可不不是怎的。誰像你那樣招毛毛蟲。

劉二小 你纔招毛毛蟲呢。

劉禿子 老修頭你說，我們倆到底誰招毛毛蟲。

老修頭 (正發癡地望著) 哦……哦……

劉禿子 這個老頭，傻啦，怎麼的。

老修頭 你們吃完了，害不去玩去。

劉禿子 二小，你這毛毛蟲精，我用尿澆澆你吧。

劉二小 你敢？我用尿澆你……

劉禿子 （解開褲帶，向二小一踮。二小歪倒旁邊一跌。） 你這毛毛蟲精，怕尿衝。（於是向樹幹上的毛

毛蟲跑去。樹上的毛毛蟲隨着有滾到地上的。） 你這毛毛蟲，在樹上站不穩，教我澆的滿地滾。

劉二小 賊禿子，你看你澆的，淋漓的那都是。

（說着要用腳去踩那在地上滾的毛毛蟲。）

劉禿子 （趕緊將二小推過一邊。） 活該。管你屁事。你看這毛毛蟲會打滾呢。

劉二小 活街害死胡同呢。你當光你會呢，連哭帶滾。（於是也用尿來澆毛毛蟲。）

老修頭 你看這兩個鳥孩子，氣洶的也沒邊啦。你看，送你爺爺一脊梁……（說着要站起來

盤腿的樣子，但是又坐下來。） 唉，這真算結了腰也酸起來！

劉禿子

你纔是鳥孩子呢。你罵人可不行。你屢酸腿球，你老絕戶根。你沒兒沒女，你老絕

戶器……

劉二小

你是個老妖精，張口就罵人……你抱個小孫孫，給你這毛毛蟲。（指這一條毛毛蟲）

與老德莊過去，回身就進。

劉禿子

屢尿的小子，跑甚麼？

老修頭

這兩個小雜種，看我回頭告訴你爺爺不！

劉禿子

你告訴不怎的？你當誰怕你呢？

老修頭

好小東西，你不怕。

劉四爺

（攙起頭來，手裏玩著一對核桃，一動不動地說。）誰又是禿子和二小這兩個小東西在罵

人嗎？

（這時那兩個孩子早跑開了。）……啊，老修頭，你從那堡子轉回來嘗有蚌餅嗎？

老修頭

有，怎麼沒有，我新上來的一箱子你要吃嗎？

劉四爺

我先不吃。你怎麼臉色那麼不好看？你生氣啦嗎？這兩個小東西，一天淨吃蚌餅，

也管不過來。一眼照管不到就下泡子洗澡去啦。再不就淘氣罵人。這都是爹孀寵的。我們算那一回？說了當作耳旁風……好在再過幾天學房的先生就來了……

老修頭

你說的；我會跟小孩子一般見識？

這麼大的小孩子，就是罵人，也怪得入意的。

（說着嘆了一口氣，眼圈兒都有點發紅了。）

四哥，你說我真有點老不中用了。驢腳也不伶俐了，

眼前時常地發黑，常覺黑洞洞的一片。我覺得我簡直快完了，不知怎麼這樣地短神！死了也就算啦！這樣一天一天，這堡子跑到那堡子跑來跑去地也賣不上幾個錢；害有一宗，像你們兒女成羣，都有個盼頭，我倒個甚麼勁呢？

劉四爺

人吃點喝點就算啦。有兒女又怎麼樣？換不過來的心！一兒一女一枝花；無兒無

女活菩薩；多兒多女多冤家；你歷着我們那幾個當家的？不是吵就是鬧。我也老了，不中用了，隨他們鬧去吧。今個我們那位二當家奶奶又同趙嫂拌嘴啦。大吵大鬧。先頭留的是「多咕」；禿子和二小就怎麼作，鬧，也不管。

老修頭

樹老歸根。人輩得要有收煙結果。像我死了連個上墳燒紙的人都沒有。攢辦個

錢又作甚麼？

劉四爺 人就是那麼一回事！你自己也吃點喝點得啦。

老修頭 嗐！那容易，攪了幾元錢，又捨不得……

（既遲，既下頭去，苦著臉不言語。）

劉四爺 我們這麼大歲數算白活了！吃也沒吃着，穿也沒穿着，逛也沒逛着，苦苦絆絆地過了一輩子，甚麼世面也沒見過。幾時把腰一登，不管是填陽濟是餓野狗……省得礙人家的事。

老修頭 你們有兒女，只不濟也念念經，發送發送，埋在墳上……

劉四爺 這可說不定。王五爺要強了一輩子，臨死不是種藉包子包出去的吗……害是攢倆錢的好……有了錢說話也中用，誰敢不聽，兒女們沒有錢拉都拉不來；有了錢趕都趕不去。你看那不是趙秀亭來啦？洋洋得意地抱着孫子；一天早晚兩頓燒酒喝着，這一提沒喝了那一提就打來了，大約不響不吃飯。人家有多麼會享福。不是養着好兒子

了嗎？有傾錢……

（趙秀亭圍攔着約有兩歲的小孫子走來）

趙秀亭

老四太爺又咋咕甚麼呢？二當家奶奶又生氣了嗎？……老修頭，還有糖餅嗎？賣

給我們兩個。（在餅餅裏夾出兩個糖餅來，拿在小寶的手裏）啊，香熱呼呢。……老修頭，氣色怎

那麼難看？……你們老兄弟倆說甚麼體己的話來？怎麼我一來都不說了？

劉四爺

我們正講究你來的。

趙秀亭

講究我甚麼來？

劉四爺

說你真是個福人，會享福。

趙秀亭

我們小寶的爸爸，甚麼錢都攥手，就是我的燒酒一提一提的，真捨得，向來沒有

空過。我常說，當老太爺的連這一點福都不能享，那真算白活啦……

劉四爺

你們少當家的該有多們誠辦，真是個好手。

趙秀亭

真是的。連一個錯錢都不肯化，煙酒不沾，賭場不沾，一雙靴襠非穿的上了掌不

拉倒。

劉四爺

小伙子要這樣的。

(老佟頭默默地凝望着地面，忽然擡起頭來仰望青天，伸張兩隻胳膊好像有所擁抱似的。小寶靜的在趙秀亭的懷裏哭起來。)

趙秀亭

你這老頭子瘋子怎的……啊啊，你看那是甚麼……人家小寶纔知道好歹呢。

你修老爺鬧着你玩……這老頭真不對，怎麼吓起小寶來啦！叫他過一邊去呀，你看樹上的老鴿呀，飛了……你看小寶不哭啦；小寶笑啦。等爺爺帶你找你媽吃奶去。
(說着跑起來。)你看人家小寶多省事多聽說真不哭了。

(公鴨嘎的劉耀臣攜著一把鐵鉗走來。)

劉耀臣

怎麼啦？這真是寶貝。爺爺有啦事作啦。你爺爺沒給你買餛飩吃麼？哭甚麼？

趙秀亭

你告訴你劉大爺，爲甚麼哭啦！說！老佟老爺吓給着啦……

劉耀臣

啊，這可了不得，你怎麼把人家的小寶給吓着啦……
(向劉四爺)四叔，你們二

當家奶奶客氣哪……

劉四爺 不鬧騰個穀行嗎？你從那地來？

劉耀臣 從西下窪子來。地裏客有點汪水……四叔，你那排高粱真好，真齊楚，種子都甩齊啦。我們的，連西北那兩「日」都廢甩齊……秀亭的那日「種」子真打眼，一點都不顯得早。今年秋看你們打糧嘍。

（說着將鐵鍬往後面擱，掏出煙袋來抽煙。）

劉四爺 我看誰的也趕不上你那一排。你們少當家的呢，壓下地嗎？

劉耀臣 這地一事弄完，你看能扯苞苞淡再的呢，不知又跑那裏屬刮搭嘴子去啦。

趙秀亭 得啦。你們大兄弟福山多誠辦，甚麼嗜好都沒有。沒有事的時候，你不讓他出去

溜達，一個小伙子你成天拴在家裏，直得行？

劉耀臣 怎麼辦事？趁這時候繼續幾領簾子也是好的。現成的種稻，不幹也沒有法子。反正，都能自己當家了，我們這老鳥貨不頂事了。

劉四爺 我看你也少操烏心吧。兒孫自有兒孫福。你害能跟一輩子啦。你死了人家害不過日子啦。我算打開主意啦。我也不管，你愛怎樣就怎樣……

趙秀亭 人就是這麼的：眼不見心不煩。當老人的看見了不說，怎麼制得我？你們大兄弟倒用不着你老頭操心，又精明，又強幹。就憑那點甩頭也就行啦。你害想要怎的？那不是福山來啦吧，福山！你們大叔正講究你哪，你來了正好。

(劉福山上)

劉福山 啊，秀亭嗎？我當是誰呢。你真是有福的老太爺呀，抱著小孫子在樹根底下涼快……

劉耀臣 你聽這一套白話，淨屬嘴啦。

劉福山 我爹又下地去啦。你直是去看一回又怎麼樣？該高的害是高，矮的害是矮。當著（像我爹這樣當老人的樣財有福不會享呢。一天也不開腳地這塊那塊的跑。你看人家秀亭，一天穩當老太爺不好嗎……我四爺又怎麼啦？你們禿子和二小又跑南句

子去啦，你老頭怎不去找去？

劉四爺 怪不得你爸爸罵你白話。你這小子的嘴也不使開一會，刮搭刮搭地……我纔不管他們呢，愛往那跑往那跑。不怕也像東街你三孃的那小柱子跑去當兵呢。

劉福山 你老頭就是嘴上那麼說着好聽。你要真能不管，鬍子也許又變黑了呢。操心不操心。狗拿耗子多管閒事。隔着鍋臺上不去炕。那麼大歲數了，管他呢。我看你那兩個孫子也够好的……

劉耀臣 你看這小子那兩片嘴，有多損像。你那個烏樣子好害說人家呢。四叔，你別聽他那麼胡說。

劉四爺 你說的。這不過說笑話罷了，誰害當真啦？

劉福山 害是我四爺。你看我爹說的那話，若不是四爺明白，我可真該打嘴巴子了。（轉向老保順）這老頭怎麼啦？怎麼連一句話也不說哈，大叔，直耿耿地想着甚麼……噯，你的燒餅長腿啦——可沒有有跑，是下了崽……

趙秀亭 這老頭今個是有些古怪，就像來了大邪似的。頭回把我們的小寶都給吓哭啦。
……是不是小寶……

劉福山 這老頭新挑來的一箱子餚餅，怕賣不出去吧？賣不出去，你自個吃了就得啦。這老頭淨算計攢錢啦……

劉耀臣 你這小子不用說那樣俏皮話。你算不配攢那兩個錢。

劉福山 攢那麼多錢作甚麼用……你這老頭有點打不開算盤。殺買棺材就得啦。你又沒有兒沒有女的，吃點喝點是落頭……

趙秀亭 這老頭可真有點太屈啦！自個連個餚餅都不肯吃。

劉耀臣 嘻嘻，你這小子的嘴啊！……

趙秀亭 我願意聽大兄弟說話。就憑這個才氣，若在外頭撞打幾年，那準够說得出的。

劉福山 你那麼捧著兄弟說話。像你們後頭院子的學生，那纔算有撞性呢。你看人家那們年青，江南海北的……

劉耀臣 那他媽能怎的？連他爹死了，都沒回來一回；家裏就扔下一個老太太，一天奔奔波波，苦苦耕種地過日子。連個錢也拿不回來。那算鳥那一回？

劉福山 人就是那一回事！一天在家守着守一輩子又怎麼樣？有兒子；若沒有兒子呢？還不過！你看老修大叔，人家更挺好。

趙秀亭 哼。害是有兒女。講的是一輩傳一輩；那纔有收煙結果。你別看我們大叔罵你；那正是心裏高興的話。你看我們修大叔就有點短神氣。誰不顧家呢？像我們後院學生那樣的又有幾個？

劉四爺 真少有那有不顧家的……也總算是年青人，撞打去吧……

劉耀臣 (在地上拚着煙捲，又裝上了) 哈哈，我們算老了，算不明白那些時新樣的鳥勾當啦。看你們這些年青的吧！

劉福山 (轉向趙秀亭) 那話算個聽頭。我們說別的吧。——秀亭，你昨晚到後院聽書去沒有的？甚麼？明那老太爺恐不讓去，害要嘟嘟囔囔地吵咕半天！

趙秀亭 哈，這可偏你啦。歸終，你還是沒有去呀！我說的，怎麼撞見你呢？昨晚是頭一天，說的真實力氣。我今晚上害去聽去。

劉福山 到底說的甚麼？我也不想去了。

趙秀亭 怎麼……說的楊家歸西，被困金陵府，害是有後，當時若不是楊金豹下山搭救，老余太君領着一羣寡婦，那簡直沒有了辦法。福山，我先告訴你：那辭朝歸西一段說的真好，我都止不住要掉下眼淚來了。老楊家的老令公帶着七郎八虎歸了大宋後，真是真心保主，爲國盡忠；到後來死的死亡的，出家的出家，那時候，只剩了余太君帶着一羣寡婦，辭朝歸西去。王恩林那兩片嘴也會說，使你好像看了一個顏兒哆嗦的老太太，頭髮全白了，滿臉的皺紋，滿手的雞皮；我覺得好像是秋天，樹葉都黃了的樣子，在大路上，在風塵裏，一隻手扶着程桂英的肩膀，一隻手在白頭髮上，那教風吹的有點散亂了，在白頭髮上，往下摘那挂在上面的樹葉……

劉福山 秀亭大哥真能扯烏淡。我都被你誑信啦，當真地來聽。人家余太君是告老還鄉

的老話封，你當像我們莊家院的老太太呢？

趙秀亭 福山這回可漏怯了。這是走在半路上打尖下店的時候。啊，福山，你說這時候，她一思前想後準會哭啦。用一隻乾巴巴的手，揉着乾巴巴的眼皮，一陣風再吹來一些土，落在手上，揉在眼裏……

劉福山 淨扯烏淡。那有那麼巧的事？

趙秀亭 無巧不成書。不管怎麼樣，就是一個老太太帶着一羣寡婦，裏啦歪邪地在大風裏裹着，多麼使人可憐……

劉四爺 這就是生兒養女一場的好處！平常不知擔了多少驚，受了多少怕。到歸終，像一窩老鴿似的，等到你饑的他長了翅膀能够飛啦，那就飛的飛啦，散的散啦，死的死啦！

劉福山 那總比絕戶器強。余太君若是個老絕戶器，那不用說有人扶着，害顯得措眼淚呢，早被大風給裏倒啦，土給埋上啦……

劉耀臣（撻撻撻） 哈哈！這小子的嘴算沒有個好啦……

趙秀亭

王恩林說的真好。周立夫算叫他壓下去了。

劉福山

多虧我們堡子不許叫他來說幾天嗎？

劉耀臣

我們堡子一家一家都有點他媽的，羅鍋子上山——錢緊。當都像你那麼擺來

擺去地有那麼多的閒心呢……

劉福山

生在一個窮堡子，連好書都不能聽一個！

劉耀臣

誰讓你不生在那有錢的堡子啦？別淨扯烏開淡呢！幹點正事去罷！真他媽的這

一天又過去啦。（預備要走的堡子）四叔，你說今年的水許霖啦。到這時候……

劉四爺

（也站起背着手，不住地玩弄着核桃）那可說不定，秋後害有三場水呢……（向老長頭）

走吧！挑回家去吧！別淨在那發獸啦！

（大家正都預備着要散去的樣子。老長頭忽地響大了眼睛，舉手向天大叫了一聲，於是拿起鮮霜

子狠命地一摔，就要大哭起來。燒餅麻花等送了兩地。嚇的大家都發了怔，默了半天，不知怎樣才好。

小孩子也圍來一大羣。）

劉四爺 (莊小孩子們) 你們都圍來作甚麼去吧！……

劉耀臣 嘻嘻這算甚麼熱鬧，都圍來啦！……

(小孩子們都七嘴八舌地跟着亂吵一陣。)

趙秀亭 這老頭簡直有點癩啦。這是怎麼啦啊，小寶，別哭，等爺帶你回家去喫奶。……

劉耀臣 這是何烏苦呢！摔壞了箱子害得你自個來收拾。你得多少天纔能揀出這一箱

子餅餅來？你有那們，自個吃幾個好不？

劉福山 這老頭真打不開算盤。就着你自個不吃，送個人也好啊。又得兩天不用出來賣

餅餅了。你這兩天不出來賣不要緊；那些專等着吃你老頭餅餅的可就急壞啦。(指小孩

中的一個說。) 二楞子，你說是不是小寶也不用吃糖餅啦。

(他們正在議論紛紛的時候，老頭忽然長嘆一聲，收住了眼淚，一言不發地深地上檢起那些糖餅

塞裝在箱子裏，揩了揩眼睛，背起了箱子，走了幾個前失，兩隻腳索拉索拉地走開了。小孩子也跟着

跑開了。)

劉四爺 哼……(背著手玩着核桃。)

劉耀臣 嘻嘻！(又搖搖搖搖，重頭抽起來。)這老頭……

劉四爺 人一輩子有甚麼鳥意思！(眼角有些發溼了。)

趙秀亭 (抱著孩子一邊往家走去，一邊自言自語地說。)這老頭有些瘋了……小寶小寶跟爺來！

小寶別怕！你看我們小寶有多好！一點都不怕……等你長大了……(漸漸地走遠了。)

劉耀臣 你害往那去不回家嗎？

劉福山 我爹你先回去吧。我等一會兒就來。

劉耀臣 害等甚麼，害不回去吃飯去？

劉福山 (這一單那斜掛在四天的太陽，這麼早，就吃飯啦……)

劉耀臣 (羞起煙袋，捲起煙絲。)四叔，害不回家吃飯去？

劉四爺 我們那晚飯早呢！準得人家都吃完了，纔……那回吃完了，不都掌燈了……

(劉耀臣走開去。沈默多時。)

劉福山 四爺，你說這棵大柳樹，有多少年代啦，都變成空空腔的啦！

劉四爺 誰知道啦。橫有幾千年啦。

劉福山 一座破廟，一棵老樹，旁邊就是一個臭水泡子，裏頭瀰着臭麻。我們這個窮堡子
算完啦……

劉四爺 (背着手來回走着)……

劉福山 不許張羅張羅，把這廟修修理理再栽上幾棵樹嗎？

劉四爺 咳！你們年輕人，淨愛說那些傻話！誰張羅？誰修理？一家一家都……誰願得這些？
……

(劉秃子和二小一人手裏拿着一盤燒熱的包米「玉蜀黍」，唱着歌來。)

劉秃子 爺爺回家啃包米去罷，給你燒着兩種留着呢。

劉二小 爺爺你快去罷，等會就涼啦。

劉四爺 你們又跑到那去啦？一天也不開嘴：剛吃完了餓餓，又吃燒包米。

劉秃子 我們多暫吃餓餓來？

劉四爺 滾雜種的罷！你當我不知道呢……澆了貓地的尿，浮淘氣啦。我看等幾天先生來了，你們害淘氣不？

（說着慢慢地走開了。）

劉福山

哼！先生來就不淘氣啦，淘的更凶。你爺爺又走啦，害不洗澡……

劉禿子

你管呢？就你好！一天叫我大大爺嘍咕你，害說人家呢，算那……

劉福山

好！我看你嘴硬！你們在南甸子跟放豬的去偷周二瘦子的圈子……你當我不

知道呢。你看我告訴給四爺不？

劉二小

你告訴不怎的？不怕。

劉福山

真不怕……

劉禿子

算那！道就你好！偷不偷管你屁事，也麼偷你的？

（說着兩個小孩都要哭的樣子。）

劉福山

得啦！得啦！熊蛋包，害要哭呢……我怎那麼愛管閒事？

(說罷走開了)

劉禿子 算那道屁呢！自毫不錯。

劉二小 他不能告訴嗎？

劉禿子 他敢！

劉二小 你看剛纔老修頭不知怎麼啦？

劉禿子 誰管他呢？真是，我們洗洗澡好不？

劉二小 叫我爺爺看見呢？

劉禿子 他怎麼看見我們倆去偷幾棵麻上來，劈下來，好搓個老牛槌耍着玩。你看王小

六的那條，耍起來多肥快！

劉二小 我要搓一條鞭子。老牛槌我耍不動。

劉禿子 你真熊蛋包。

(兩人早解開衣襟，跪在河池子裏。夕陽淡淡地照着，晚風簌簌地吹着。樹上的老禿也一聲一聲地叫)

卷。

劉二小

(在水裏打着戰) 這水真涼了……

劉禿子

(也打着戰) 別說……這客涼……

(兩人在廢棄的堆裏各抽出一塊毯，就慌慌忙忙地鋪上了岸。將麻放在一旁，都蹲著打戰。)

劉二小

一盆火，兩盆火，日頭出來曬曬我。

劉禿子

一盆炭，兩盆炭，日頭出來曬曬王八蛋。日頭都要落了，客出來呢？二小，你看那

火燒雲。

劉二小

快穿上衣裳吧，省得又有人來看見。

劉禿子

這時候不都回家吃晚飯去啦，誰客出來作甚麼？

(兩人忙穿好了衣服)

劉二小

這老鴿真討厭，真是叫……

劉禿子

(看到二小，羞慚地站著) 你看我倆誰的影子長？

劉二小 (往前跨了兩步) 看誰的長!

劉禿子 (更往前跨了兩步，到了池邊) 看誰的長? 二小你看，我倆的影子，到那一片蒲草那裏了。

劉二小 (作欲向前跳的樣子) 我要跑到那裏去……

(泣數多時)

劉禿子 你說爲甚麼到下晚的時候，日頭走的這們快?

劉二小 我不知道，你說呢?

劉禿子 我說因爲他騎着葫蘆頭。早晨騎快馬；晌午騎老牛；下晚騎葫蘆頭……

劉二小 我們回家去吧!

劉禿子 麻害沒有刺呢?

劉二小 那得剝到甚麼時候?

劉禿子 橫是蹩不了晚飯。

(兩人剃麻。沈默多時。)

劉二小

老鴿直是嗎，真討厭！

劉秃子

二小，你看，我們篋子教煙包起來了……

劉二小

是說先生快來了嗎……

劉秃子

他們那麼吓嚇人吧，那麼容易就來啦……

劉二小

橫也該上學啦。老吳先生真討厭……

劉秃子

我爺爺一天也淨罵我們……

劉二小

你看人家王小六放着豬多隨便……周二瘋子的死狗又咬起來啦。

劉秃子

快剃吧！剃完了好回家吃飯去。

劉二小

真快黑了。回去，我爺爺準罵我們。

(在黃昏就要到臨的景裏，兩個小孩子沈默地剃着麻。)

——幕閉——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除夕

"For my woes, and the long years ripening the noble mind, have schooled me to endure."——Sophocles.

聞說真龍種

仍殘老驢驪

哀鳴思戰鬪

迥立向蒼蒼

——杜甫

人物

老翁

老婦

婦人

小管子

鑽柱子

背景——老翁的家裏

時間——除夕

(黄昏時候。霹靂和霹靂沈沈著一切。只能隱約地辨識出這是一間人家的住宅。並且裏面有幾隻風影緩緩地在裏邊移動。)

(一切都昏昏蕩蕩。四近種種的燈光和爆竹的聲響及火花都益顯得黑黑的。)(就這樣沈默了多時。)

暗中的聲音。

——爺爺……

——怎麼……

——我怕呢……

——啊！好孩子！不要怕！有爺爺呢。怕甚麼……看爺爺給你糊的紅燈籠……

——怎麼不糊完呢？

——爺爺老了！眼神也不好；手也笨了。你看，這不就完啦……

——我媽呢？怎麼不點燈？

——好孩子！別着急！你媽忙着呢……

——我姐姐呢？阿爺，她來，等糊好了不給她，是不是？

——對啦，不給她。她不聽說，愛淘氣；那跟人家鎖柱子知道好歹呢？

——（訕訕地）爺爺，我媽和我奶奶又……又哭啦……

——（嘆氣）別胡說啦！你看，鎖柱子，是不是，小香子那麼大丫頭不知道好歹，連鎖柱子都不跟……啊，小香子，你剛纔跑那去啦？怎麼都不說帶鎖柱子玩玩呢？你看，爺爺糊的紅燈籠多好看——不給你，就給鎖柱子……

——俺也不要……

——你要也不給，是不是，爺爺？

——俺找我奶奶給糊去。

——我奶奶準不給你糊。是不是，爺爺，掛在半天雲裏，紅澄澄地……姐姐，你知道嗎？那燈籠杆是怎一回事？爺，不告訴她……

——不告訴不怎的。你當俺不知道呢……

——你知道甚麼……

——真是的。你知道甚麼？你會跟人家小鎮柱子知道嗎？

——爺爺，你再給我講一遍燈籠杆的故事，不讓她聽見……

——是啦，不讓她聽見。小香子，你聽見沒有？小鎮柱子說啦，不讓你聽見。你快把耳朵堵上。

——俺也不希聽。

——堵上耳朵……

——對啦，堵上耳朵……

——你看，俺堵上耳朵啦。

——這樣對呢——聽着，爺給你講：從前，有個姜太公，是個釣魚的出身……

——在俺南河泡子的大肚，是不是……

——對啦，在大肚釣魚。他到老的時候，就像爺爺這樣老了的時候……

——爺，他鬍子也白啦嗎……

——鬍子白啦，頭髮也白啦，纔當了官……

——爺爺，你怎不當官呢？

——爺爺，你念過書，怎麼當官呢？

——爺爺，我長大念書不？

——你長大一定念書，小鎖柱子那能念書呢？

——我姐姐呢？

——她一個姑娘，不讓她念。

——念書好當官是不是……爹爹，不是念書過嗎？怎麼當官……

——他……他……他害廢到歲數呢……小香子！你到一邊玩去罷……

——爺，她怎麼啦？她哭啦？

——唉！小香子，真廢出息！那大丫頭，因為不讓聽古，急哭啦。真不跟人家鎖柱子……去罷！

——一邊玩去罷！

——唉！好韓老八！不叫聲，害哭……

——真「韓老八」不要理她，聽爺爺給你講姜太公。他到老啦，遇見了周文王……
——爺爺，周文王是誰……

——周文王是古時候的一個皇上。姜太公遇見他就當了官。當官以後，又成了神……他
害要封神，立了封神榜……

——甚麼叫封神榜……

——封神榜……就好比說有天神，地神，門神，杜王爺爺，杜王奶奶……這都是在封神榜
上有名的。……到歸終，把別人都封好了，就剩下他自個沒有地方。那時候就剩下燈籠
杆底下沒有人，他自己就蹲在那裏……

——我怎麼看見他？

——那是神仙，你是看不見的。

——點上燈籠呢？

——點上燈籠也看不見。

——爲甚麼呢？

——因爲他是神仙……

——我爹呢？也看不見嗎？……

——阿……阿……他……他……他也看不見……因爲他……他也是人……

——媽媽……！怎害不點燈呢？……爺！我媽到那去啦？

——你媽在外屋給你切肉吃呢……

——不都吃完啦嗎？

——預備明個的呢……

——我奶奶呢？……

——幫你媽媽切呢。

——怎害不切完？

——一會就完啦。好孩子，你別着急。

——爺爺這不過年啦嗎？

——是過年啦，若不，就吃肉啦等會，爺爺寄給你糞栗子吃呢。

——這怎不像呢？……連燈都不點……

——哈哈哈哈哈……這真不對，怎麼連燈都不點，怪不得小鎖柱子說，真不對。這就點。你媽媽忙，等爺爺帶你，你看這紅燈籠糊好了，先點上這紅燈籠，掛在燈籠杆上，要照的半天雲裏通紅……

——爺爺，你爲甚麼那樣笑呢？……

——過年了，爺爺高興……好孩子！你看爺給你點紅燈籠……過年了，誰不高興呢？……等會，你媽媽收拾完啦，寄給你穿新衣裳呢。爺爺明個帶你去給你大爺拜年去呢……

……小香子進來……

——作甚麼？

——拿洋火來。你看爺爺要給鎖柱子點紅燈籠了。

——奶奶說，等會再點呢。

——等一會作甚麼？真老不知道好歹。誰看見人家鎖柱子着急嗎？你奶奶怕費錢，捨不得。真是「老擺細。」你說是不是，鎖柱子！你奶奶是老擺細。讓你們屋裏晚會點，讓你們多黑一會，俺要點上燈籠帶小鎖柱子去掛在燈籠杆上……小香子，聽見沒有，快拿洋火來。

——這不是嗎？

——阿，阿……這是。來，鎖柱子，你拿着，看爺爺給你點上燈籠……

（劃了一柱洋火，立時將幽暗和朦朧的景象打破，顯出一位白髮的老爺，站在一間農家的簡陋的住室內，顫兒哆嗦地就他的孫子手中來點燈籠。做的小孫女在一旁默然站著，一切都靜悄悄地。燈籠點著了。）

鎖柱子（手拿著燈籠）：爺爺，這真好，有多亮，快去掛去罷，走……

白髮老爺：真好。小鎖柱子的東西害有不好的嗎？你當小香子的呢，走，掛去。

（一同走出去。屋內又陷在黑暗中。）

——媽！我們也把燈點上吧！

——（嘆氣聲）點上吧！早晚當不了。

——都點上嗎？

——先把祖宗前頭和財神桌上的點起來吧。隨後再點堂屋地的。

——你去點去吧。想點，她撞灑了燈油，一個小孩子家。

——你先點起蠟來好啦。

——我知道，不要緊。

（隨著一聲劃火柴的聲音，全屋裏立時又都亮起來，兼在牆供有祖宗神龕，底下稍微顯高的地方，供有財神桌，面前都設有香爐供品等項。小香子站在板凳上先點著祖宗前頭蠟臺上的一枝蠟，隨後又將財神的先點着了。）

小香子 媽媽，堂屋地的保險燈，你來點吧，我搵不着。

（一位白髮的老婦和一位中年婦人自外間入。）

中年婦人 你構不着，等我來點好啦。

〔接過小香子手中的火柴，點燃一個香子來點那懸在堂屋正中的洋燈。〕

白髮老婦

你等回也換換衣裳，梳梳頭吧，管怎的這也算過回年啊……

中年婦人

等把孩子都打點完再說吧，這害不行嗎，害換甚麼啦！

老婦

把臉也擦擦吧，你看那滿臉眼淚道子，叫孩子着見，又該……

婦人

小香子這孩子不知好歹，也跟着湊趣，你倒哭的甚麼……

小香子

我擦哭，我多暫哭來！

〔說着，反倒臉變起來，於是投到祖母的懷裏，抽抽搭搭地哭。〕

老婦

好孩子！你別哭，你擦看見你媽媽在難過嗎？你給奶奶省點事……這不是過年啦

嗎？

……你看，奶奶給你梳頭，梳梳頭，洗洗臉，好換新衣裳穿……

婦人

媽媽也歇一會吧。害是我來給她收拾好了。你看你那樣了……擦哭就擦哭吧……

……等媽給你收拾好，你好帶着鎖柱子玩，不準提起別的話來。你看你爺爺那麼大歲數

啦……我們要都喜喜歡歡地過了年……媽媽，你上炕去歇一會罷……小香子，你過來，不要纏巴你奶奶……那歷大的丫頭啦，你甚麼都容讓你兄弟一點，不要同他爭。媽媽背後都會補足你，就別惹他哭，叫你爺爺高興好了……好孩子，快把眼淚擦擦吧，你爺爺帶鎖柱子進來了。

(用手巾給小香子擦臉，也急急忙忙地把自己的臉揩了又揩。)

(白髮老翁攏著鎖柱子的手進來。)

老翁 你告訴你奶奶說，你怎麼把燈籠掛起來的。

鎖柱子

(跑到老婦面前。)

院子亮了，屋子也亮了，這樣像個過年的樣子呢……奶奶，你看

那紅燈籠……半天雲都紅啦……在天邊上搖搖搖地，奶奶，真好看……那是俺的。誰都嫌有。我姐姐也沒有。爺爺說，不給我姐姐。爺爺，是不是……

老翁 是。不給她……

鎖柱子

(又跑到中年婦人面前。)

媽媽，我的燈籠真好。(向小香子) 喲！你沒有……媽媽，我姐

姐真「韓老八」人家爺爺不叫她聽古她害哭啦呢。你下了幾個小貓崽……一個小貓崽買多錢？我買一個……媽媽你眼睛怎麼紅紅的？你哭來的麼？媽媽……（彷彿也要哭的樣子）

婦人（趕緊跑起來）啊，好孩子。你看，我們小鎖柱子有多乖，多省事。一天淨老老實實地玩，總也不哭。她媽好模好樣地哭甚麼？剛纔是灰眯了眼睛揉的這樣……你看，要是哭，那能賺眼淚呢……

鎖柱子 那不……那不……

婦人 那不……好孩子！……

鎖柱子 那不是在眼睛裏呢。

婦人 不是。那是眼仁。

鎖柱子 眼淚……眼淚……（因下這一氣，嘩的一聲哭了起來）

婦人 啊，好孩子……你可別哭呀！你這可叫媽媽怎樣辦呢……好孩子！你看你爺爺說

你說小鎖柱子也不知道好歹啦。怎麼大過年的，哭呢？……

老爺（呆立了半天，茫然地嘆了一聲氣）這可怎麼好呢？……不，不……到底是年青人不中用！

……人一輩子誰不得經過許多的風波呢？……這都是沒法的事情……這又算得甚麼？……要扎褲一點啊。……怎麼小鎖柱子也不聽說嗎？跟小香子一樣地不聽說嗎？不

會的小鎖柱子頂聽說啦。你當像小香子那個壞丫頭呢？……這都你們不會待，撩的。這總是你媽媽的不好。……快跟爺爺來吧！……可倒會說，又眯眼睛啦。……誰讓你眯眼

睛！大過年的，害許眯眼睛嗎？真不對。你看，人家小鎖柱子再也不眯眼睛。快跟爺爺來吧！

……（於是把過鎖柱子來，他已住了哭聲，不逃還在抽咽。）你們都去罷！不許在這惹我們鎖柱子生氣！再惹着，看我打你們不！……你們都到裏間去吧！……

婦人 真是的！真不該！媽媽爲甚麼要眯眼睛呢？……走罷！小香子，媽媽帶你到裏間梳頭去。

（於是同小香子走進裏間。老爺人上到炕裏邊去。）

老翁 看爺爺給你煮栗子吃好不

鎖柱子 我不要栗子，我要紅棗。

老翁 紅棗更好。紅棗比栗子好吃。你叫你奶奶說：奶奶給小鎖柱子拿紅棗。

鎖柱子 奶奶給紅棗！……

老婦 剛吃完飯又吃紅棗嗎？不怕操心嗎？害有上供剩的葡萄，給你吃罷。

鎖柱子 不……要紅棗。

老翁 你說，不要，給紅棗。

老婦 淨那麼變着法的……

（筐筐裏取出一包紅棗遞過來。）

老翁 等爺給你煮煮吃吧？好不好？煮着吃，又爛糊，又好看。小香子！去把小茶壺拿來，看給

小鎖柱子煮紅棗吃……

小香子 （剛梳完頭髮，羞羞的跑出來。）幹甚麼煮紅棗吃嗎？煮好了給我吃不？

老翁 你說，你算誰，給你吃俺爺給我煮吃的。

小香子 俺也不希得要。

老翁 你說，要也不給，乾眼饞。

(小香子早應去拿小洋鐵爐，灌了一壺水，坐在炭火盆上。)

婦人 (從裏面出來。) 錦柱子，媽給你穿新衣裳好嗎？你看那紅兜肚多好看，害有一雙花鞋。

過年啦，要穿點好的，好新鮮，你爺爺好帶你出去穿拜年去……

老翁 (從炕上藉着錦柱子扶起來。) 對啦，穿新衣裳去，再洗洗臉，完了好吃紅棗。爺再帶你到廟

上送香，蠟去，讓爺爺也洗洗臉，換個新馬褂，新棉袍穿。

錦柱子 爺爺，上廟送香，害放炮不

老翁 放啊，怎不放呢，害打鐘呢，你忘啦，去年……

錦柱子 去年我爹爹害去啦呢……啊，爺爺，你不說我爹爹過年就回來嗎？怎麼害不回

來……

老翁 阿……阿……哈哈哈哈哈……

鎖柱子

(我對誰人擔憂) 我怕爺爺你……笑……你哭啦……爺爺也哭啦……爹不回

來……爺爺……媽媽……

老翁 好孩子！快跟你媽媽穿新衣裳去。爺好帶你上廟送香去又放炮，又打鐘。誰也壓哭

……

婦人 走罷，跟媽媽穿衣裳去。看你香姐給你煮紅棗。新衣裳穿好了，棗也煮熟了……

鎖柱子

不給我姐姐吃啊……

老翁 不給她吃，不給她吃……

(婦人抱鎖柱子進裏間去了)

老婦 你害洗洗臉不要洗，就叫香子給你打盆水來。

老翁 洗不洗呢？好歹也算過一回年。小香子去給爺爺打盆水來。

(小香子到外面端了一盆水進來)

老翁 小香子，這丫頭，真是好孩子！（洗臉）

老婦 小香子，你要江麪條不？

小香子 （搖搖頭）不要。

老婦 你要吃紅棗嗎？

小香子 也不要。

老婦 你要吃甚麼呢？

小香子 甚麼也不要。（我發又帶出嚴肅的樣子）

老婦 好孩子！你可要好好的……你要吃甚麼，奶奶都會給你的……

小香子 不是……我想爹爹……

老翁 （洗完臉，站起來，正用手巾擦着）不許再說小孩子懂得甚麼……（呼……）過年啦，不知

道嗎……剛剛好一點，你又來撩頭……你好好的，等過年正月，爺爺好帶你跟小鑽柱

子進城逛燈去，害給你買紅絨繩紮頭髮呢……好孩子！小香子，真知道好夕。（轉向老婦）

你把馬褂棉袍給我拿出來。

老婦

(從炕上的櫃子裏取去馬褂和棉袍來) 害換鞋不？

老翁

(向廳下望一望) 不換了吧。換雙新的，也是拔踏雪。(換衣服) 小香子，棗窩窩磨開嗎？

小香子

早開啦。

老翁

那害不拿下來？

小香子

我看棗窩窩很爛呢。

老婦

叫它多煮一會罷。省得吃下去操心。

(婦人拉着鎖柱子從裏間走出來)

老翁

啊，鎖柱子這一套多亮生。衣裳也穿好啦，棗也煮熟啦，穿新衣裳吃羹棗……小香

子，把棗給撈上來吧，熟啦……

鎖柱子

(高興地走到老翁面前) 爺爺，也穿新衣裳啦。(吃着羹) 爺爺，給你吃棗。

老翁

真好孩子，害知道讓爺吃呢……爺爺以外，害給誰吃……

鎖柱子 給奶奶吃。

老翁 蜜給誰？

鎖柱子 給媽媽。

老翁 害給誰？給你小香姐姐不？

鎖柱子 不給她；給我爹吃。

老翁 (向四下望一望，嘆了一口氣) 你爲甚麼不給你香姐姐呢？

鎖柱子 她不知道好歹……

老翁 對啦，她一天淨淘氣，叫媽媽操心……

鎖柱子 爺爺，上廟去阿……

老翁 等你吃完瓩的。

鎖柱子 我不吃啦。等回來再吃罷……到廟去，聽放炮，打鐘…… (打了一個呵欠)。

老翁 我看，別那麼信着意的啦。道上淨雪，一脫一滑地，絆倒了，該哭啦。你看，那不是顯啦——

鎖柱子

不，我不睜……爺，我要去……

老爺

好，去……你奶奶老不知道好歹，別聽她的……

（說着站起來，要去取香的樣子。）

婦人

我爹，這一天也沒得閒啦，也歇歇罷……啊，好孩子，你跟媽來。你看你爺爺那大歲

數啦，你不要一天淨纏巴你爺爺鬧，好孩子……

鎖柱子

不……不……我爺帶我上廟去。我爺不累……

老爺

對啦，不要聽你媽胡說，我帶你上廟去，爺一點都不累。（說着伸了一伸懶腰，嘆了一口氣。）

啊……

婦人

（輕輕地向小香子。）你給你爺爺拿個枕頭，叫你爺爺在炕頭歇一歇……

老爺

啊，作甚麼拿枕頭嗎？我不躺着。你們看我老了嗎？哈，哈，老就不中用了嗎？……不管

怎麼的，廟也不能不上啊！自從我記事以來，害沒有斷過一年呢。……走吧，現在就去。

（彷彿要打前头的樣子，馬上又孔揮着站好了。走到祖宗龕前，取下兩封香，兩包蠟，放在一起。）我這一輩子

大風大浪可經見過的多啦！這又算得甚麼？……

（另外又拿過一把香，點燃火盆點著。）

啊！鎖柱

子，別聽她們瞎說，看爺爺帶你上廟去……

鎖柱子 爺，拿紅燈籠去。

老爺 對處，拿紅燈籠去……真好孩子！……先等一等，等爺先把家裏的香上好……

鎖柱子 爺，我會拿，我拿去。

老爺 好，叫你香姐姐幫你去拿。小香子，你去幫他把燈籠繫下來。

鎖柱子 爺，是那燈籠杆底下有個老頭在那釣魚。

老爺 真好孩子！……真好記性……

（鎖柱子同小香子跑出去了。）

老爺 （手裏拿一把香。）媳婦，等回頭給小香子穿好衣裳，自個也換件衣裳穿。不管怎麼的，

也得過日子！你害年青，不大知道……咳！就像我吧！左栽勸斗，右跌巴勢地直到現在。弱

子都摔白了，頭頂都跌光了，也害得活著呢！今年盼到明年，明年又盼到後年，明知道那

年不都是一樣，也許一年不如一年，可是你不能不盼着啊！因為你要活着這不又過年了麼？明個就是明年了。盼着罷……好夕也算過年，過就好好地過，甚麼都要照常一樣……我們不害有兩個孩子嗎？就瞧着這兩個孩子過下去……我若是能多活幾年，看着香子嫁了婆家，鎖柱子娶了媳婦，那也就好了……（說得婦人在一旁哭泣起來）到底是年青，不中用，這倒哭的甚麼……就是沒有孩子，也一樣要過日子的……（長嘆一聲）我算老了……（把香分上在祖宗和財神前的香斗內）望着小鎖柱子的將來……祖宗神佛保佑吧！（叩完頭，站起來，整理著白的鬚髮，又嘆了一口氣，這時候，鎖柱子提著燈籠跑進來，小香子跟在後面）

緊下來啦，怎道半天……（婦人趁機會躲到裏間去了）

小香子 他淨淘氣，差一點灰把燈籠紙燒了呢……

鎖柱子 爺，走吧……

老爺 來，給老祖宗磕頭，好保佑你。

鎖柱子 爺爺，你怎不磕頭？磕頭，神佛好保佑……（跪上去，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

老爺 爺早磕過了。你看，小鎖柱子多好……磕頭磕的多有樣……磕完了，站起來吧。

鎖柱子

（還在跪著不動）爺爺，你倒叨咕呀……

老爺 對呀！我倒忘了。害是小鎖柱子想的周到……得叨咕幾句……啊，一順百順，四時吉慶；東幹東着，西幹西順……祖宗神佛嘍！一齊都來保佑，（說到這裏，聲音有些變了）啊，保佑我的小孫孫，小鎖柱子平平安安地長大成人！（長嘆了一聲，眼裏有些發溼了）……叨咕完了，站起來吧……

鎖柱子

（又叩了三個頭，纔站起來）爺，等我長大成人，好給你包餃子吃……

老爺

（笑了）對啦，鎖柱子真好孩子！爺等着吃你的餃子……啊，等爺給你在燈籠鉤上

穿上一根秫秸棍，省着燒手。小香子到外屋去給擻根秫秸棍來，要光光溜溜的……

（又重新點起一整股香，頂棚到廟去燒。小香子的秫秸棍已經拿來了。）

鎖柱子，給你先拿着這股香，爺

好給你穿秫秸棍。（秫秸棍穿好，就把燈籠架給鎖柱子，自己拿起那一點點著的香和另外的兩封香和兩

色。走吧！爺帶你上廟去……拿住，不要絆倒啦！

鎖柱子 爺，我打燈籠在前頭……

老翁 對啦。你打燈籠在前頭走，爺在後跟着。

鎖柱子 奶，你給看着紅棗，不許讓小香姐偷吃啊……

老婦 你走吧。奶給你看著。

鎖柱子 爺，是不到廟上要打鐘，放炮……

老翁 對啦！打鐘，放炮……

(老翁跟在鎖柱子後面走出去。)

——幕閉——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卷
下

來客

人物

劉春江

劉靜婉
(春江之妹)

劉母

劉弟

劉叔

程德影

劉妻

人 物

來 聲

海
父
車
夫

第一幕

(劉春江的家裏。劉春江的母親同他的妹妹正在炕沿坐着看書。)

母 今年寒荳熟的真早，往年現在不過將結角。

妹 我哥哥若是回來可不愁沒有菜吃了。黃瓜也快熟了。

母 不定回來不呢。

妹 那能，他那年不是說要不回來，歸終那一次沒回來？我看他沒有一時不牽心的。

母 其實不回來也沒有甚麼。回來一次，就像受一次大罪似的；先歇幾天還好，像很高興

的樣子，過幾天後，又該他愁眉不展了。也不知爲甚麼，總是那們不高興！

妹 那是當然的，他在家裏成天連個說話的都沒有，豈不太難爲情了？

母 怎麼沒有說話的人？這們些人同誰不可說話？他自己不高興說，那又怪誰？

妹 媽媽！你怎麼連這些也不懂的人固然有許多，但是我們這些人能同他說甚麼？他自己要用功，又受打擾……

母 總是他皮氣不好。你嫂子厚厚道道的，同誰都合得來，他回來總也不大搭理人家，想同他說話，他自然不要聽了！

妹 這怎麼能怪我哥哥？我嫂嫂她懂的甚麼尋常我們一羣人在一處談些家常，她倒是很會話的。但是你想，她同我哥哥知識差的那們遠，能說些甚麼？至於哥哥待她並不壞，這是誰也看得出的。

母 唉！那能那們合意？

妹 既然不能合意，你教他怎樣快活得來？

（春江妻上。手攜一筐薑豇及其他青菜。）

母 那五條薑都找完啦？

妻 那有找？兩條薑就摘了半筐。我看差不多够了，腿站的又有些發酸，就在陣邊掐了

一些菜尖湊了一小筐。

母 行了，這一定够吃啦。放下讓我們來掐，你歇一歇，吃袋烟，就燒火熬菜罷。

妹 (取過菜筐，傾於炕上，動手攪弄。) 媽！東障邊有個小南瓜，很嫩的，一定能好吃。我把牠摘下

來，放在菜鍋裏熬著吃罷？

母 摘去罷；若不然在那裏也要碰掉下來。

(妹歡喜跑出。春江的叔父上。)

母 請坐罷！

叔 你兒子春江，寄來一封信。(自懷中掏信。)將我我到集上去，在長發福櫃上看見帶來的。

靜婉那裏去啦？

母 團裏摘南瓜去啦。媳婦，你叫她一聲！

(妻欲出，妹持南瓜上。)

叔 靜婉！你哥哥來信啦，你快念給你母親聽罷！

妹 在那裏？我看。（自叔交手裏取過信來，拆開。）

叔 到底念過兩年書，居然能看信，比我都強了！

母 你倒念給我聽呵！怎麼光你自己看？

妹 等我看看的，怕有不認得的字念不下去。（看信）嫂嫂！你還不燒火去，這裏沒有你甚麼事情。你看，已經快晌午了，燒火去罷。你要知道信裏事情，等沒事時，我再給你念。

（妻擠訓着走出。）

母 你爲甚麼把你嫂嫂支使出去？這不也應該讓她聽聽嗎？

妹 這裏有不便她聽的話。等我們商議好了，再告訴她，不遲。

母 （急問）甚麼事？

妹 這個事很有關係，等我念給你老聽。（念信）「我的最親愛的母親：光陰過的很快，現

在又到暑假了。每年到暑假的時候，都給我一個重大的問題，逼着我解決，就是到底回不回家媽？我的牽心家事是你知道的。自從我父親去世，我在外邊幾乎沒有一天不

在懸念我那孤苦無依的家庭，更無日不在想念我那慈愛的母親，可憐的妻，及可愛的妹妹和弟弟。尋常都想念的不得了，到放假的日子那肯不回家呢？但是，一個到家裏，如坐愁城——其實家裏雖痛苦卻甚和樂，原無大可愁處——也不知怎麼那樣的寂寞無聊！要讀書，既無閒心且受煩擾。媽媽！你那知道我的苦楚！回到學校，不免被這種不可說的愁苦，侵佔了若干時日。咳！像我這種生活，真算無聊到極點了！有了一兩次的經驗以後對於回家問題，便非常的怕，歸終又不能不回去！……媽媽！我將纔同你說的，不就這個意思嗎？這是實在的情形。

母 這你嫂嫂聽了，有甚麼要緊你爲甚麼不要他聽？
妹 這底下還有話呢。

母 這封信怎這們長，必是有要緊的事情，你快念罷！

妹 (念信)「今年是同往年一樣，還是想不回去，並且下有決心，預備在這裏趁着暑假好好的請點書。不過現在的情形全變了。不但下有決心要回去，而且要安安然然的在家

裏住上兩月」……

叔 這們說，春江一定是回來的了？

妹 這回一定要回來的，而且恐怕這一兩天，就要到家。

叔 這封信沒有很長，你簡單說一兩句，到底是些甚麼事情？我還有事要到東莊去。

妹 因為急於要念給母親聽，我也沒有詳細看。不過大概意思，是今年回來，他要帶一位

女朋友來我們家裏過夏。

叔 這才胡鬧呢！年輕的人真是……他既然一兩天就要回來，只好等他回來再說罷。

(通)

母 真的嗎？不是那個甚麼「程女士」？

妹 是的。正是她。

母 這可怎麼好呢？

妹 我看這沒有甚麼。那個人準是非常的好，就像片上，就可以看得出的。但不知我嫂嫂

的意思怎樣。將纔因爲有叔父在這裏，恐怕她畫面不好意思，所以我纔支她出去，現在可以叫進她來再商議一下。

母 你教她罷。正好，簪子都抬好了，好教一齊拿下去鍋。

妹 嫂嫂進來有話說。

妻 (在內) 就來。(上) 甚麼話？

妹 你聽聽我哥哥的信罷。現在用着你聽了。

妻 有甚麼用我聽的？

妹 不過你聽着可不要着急。在我想，這實在與你沒有甚麼妨礙。你聽我接着念。(念信)

「媽媽！你知道我這回爲甚麼這們高興的要回去呢？其中有一個情由，聽我細說一說：自從去年我不是認識了一位穆女士嗎？這個人真是非常的好，不但學問好，而且人品、相貌、舉動、性情……無一不好。媽媽！你不是看過她的相片嗎？就那張像片，很可以看出她的爲人。我自從認識了她，彷彿變了另一個人，自從認識她，纔領略出生活的意味，纔

知道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的所在。有一天見不着她，彷彿像丟了甚麼似的。直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我們兩人每天總要見一回面，在一處說說閒話，談談學問。這一年來，借她的力量，我不知讀了多少書，不知學問進步了多少。她本來是官宦人家的小姐，自小他的父母便棄了世，寄養在她的姑母家裏。幸虧他這位姑母，也沒有甚麼兒女，待她簡直是自己的女兒一樣。但是，她既無父無母，無兄、弟、姊妹，終是很可憐的。所以我待她好像自己的姊妹，她待我也好像自己的弟兄。尋常她總是稱我爲哥哥，我也稱她爲妹妹。我的住處好像她的書房，她一天下了課，就在這裏讀書或作文。但是，媽媽！我們兩人始終是朋友，始終是兄妹的關係，絕對沒有甚麼不光明的事情。這層望我的媽媽要特別注意，更請我的妻要特別注意！我不但可以良心作擔保，並且可以指天爲誓的「嫂嫂！你信不……信？」

〔悲歎數言。〕

妹 我很相信我哥哥的話。不但我們對於我哥哥，尋常很信的過他，就是看羅女士的像

片，也決不像那種輕薄無恥的人……

妻 那話我也相信的。不過還怎麼樣呢？請你往下念！

妹（念信）「他的姑母住在北京，她自己也在北京讀書，從小就一天也沒有離開過這個討厭的都會。她的性情是非常喜歡幽靜的。每一讀書，讀到描寫鄉村生活的文字，無論是詩或散文，總是非常羨慕。我同她一談到我們家鄉的景況，真是神往之極。我同她說，夏天在鄉村裏天氣怎樣的涼爽，空氣怎樣的新鮮，在樹蔭底下乘涼怎樣的閒適，她便歡喜而且羨慕的不得了。說到夏天鄉村田園裏的景況，便神飛色舞的想要嘗嘗鄉下藝苴、黃瓜、南瓜及各種菜蔬的滋味。」……

母 真可笑！鄉村裏有甚麼可羨慕的？

妹 在城裏過慣了，也是討厭的。

母 再往下念！

妹（念信）「她聽我說完了，就說『幾時要能到你們鄉裏住些日子，不知怎麼有趣味呢？』」

我說：「要想去那是極容易的。不過你想著很好，到那時候，未必能覺得有甚麼大意味。」她說：「不然，我從小就非常羨慕鄉村生活，一直到現在，未曾如願過。現在驟然實現了，一定特別有意味的。」她接連着又說：「我今年夏天同你到你們家裏去住一個暑假可以不？」我說：「我自然歡迎的。你肯去嗎？」她說：「我去是萬分樂意的，你也當然能以歡迎，但不知你家裏怎樣？」我說：「家裏恐怕也未必有甚麼不高興的。誰家裏還不許有客人呢？那能說有客人便不高興的？」她說：「不過我這個客人，同普通客人不一樣罷？」我說：「有甚麼不一樣的。等我先寫去一封信，把我們的關係說明了，我們再到家，就省了許多疑心了。」媽媽！我未嘗不知道這個事情大家定要覺得奇怪的。不過實在說起來，真沒有甚麼奇怪的。我要同一位男朋友到家裏住些天不也是一樣嗎？媽媽！你千萬不要誤會我妻更千萬不要誤會我同穆女士實在是非常的光明。我同她到家更絕對沒有別的意思。在她不過是到我們家裏嘗嘗鄉村生活的風味，假過就回來的。對於我更有絕大益處，有她在家，我不但能够很快活，而且更可以讀許多的書，作許多

的文，對於家庭，自然也有些和藹氣象。我對於我妻是始終無二意的。這位羅女士到我家裏住幾天對於她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歇過幾天，大家自然了解我的話是實了。」

（妻嚴肅的笑起來）

妹：嫂嫂！你怎麼啦……

妻：我沒有甚麼……

母：咳！這有些太傷你的心了！

妻：沒有沒有母親……

妹：嫂嫂！請你放寬心！我哥哥對你，據我看實在是沒有甚麼別的意思……

妻：我知道！我很信的！但是我很難過！（又哭）

妹：你既然信的過我哥哥，就不必再難過了！嫂嫂！我想，這個事情對於我們實在很有益處的。我們尋常總就是這們幾個人，該多沒有意思！來一個生人，也是個新鮮的。再加這

位程女士又是一位有學問的人，我們與她相處，總能得些好處的……

妻 這些我都知道，不過我心裏只是難過的很，說不清是怎麼一回勾當！

母 你們都是年輕的人，總不免有些……

妻 母親！我實在沒有甚麼。我這時的心實在特別的很……

母 底下還有甚麼話還是接着念下去。

妹 底下沒有甚麼了，不過幾句話。（念信）「媽媽！望你仔細思索一番，並向我妻明明白

白的說給她聽，要她不要疑心。我以為這與我們家中尋常來了一位女客人是一樣的。

大概再過一兩天，我把這邊的事情料理一下，就可以起身。爲日無多，快要見面了。」……

……以後沒有話了，大概就是這樣。媽媽！你的意思怎樣？

母 我能有甚麼意思！所怕的是你嫂嫂……

妻 （喜誌）我……我一點甚麼也沒有……

母 你雖然沒有甚麼，我總覺得有些不安當……

妹 嫂嫂！你真覺沒有甚麼……

妻 真的真的……

妹 真的你爲甚麼要哭？

妻 (又笑) 真的真的……

妹 ………

母 真是一件麻煩事！春江唉……熬菜去罷！

(妻捨菜入筐，攜之欲出。春江弟入。)

弟 媽媽，我哥哥回來啦，還帶來一位新嫂嫂呢……我都放响學啦，怎麼菜還沒熬媽得

甚麼時候纔能吃？

母 別忙，快啦。聽誰說的你哥哥回來啦？在那裏呢？

弟 聽東街二叔說的。他剛從城裏回來，看見我哥哥正在僱轎車子呢。

妹 真的嗎？

弟 他親口對我說的，有甚麼不真？

妹 媽媽！照這們說，今天一定到了，我們快把屋子收拾好罷，省得着人笑話……（離席）

不過我告訴你，來的那位可不是嫂嫂，你千萬不許那們叫，若那們叫我哥哥，一定不依的。

弟 不叫嫂嫂叫甚麼？

妹 叫姐姐。

弟 真的呵？這位姐姐念過書沒有？

妹 不但念過書，學問並且非常的好。

弟 那可好啦，我好求她教教我。

妹 你得要好好的好好敬她……

母 （向妻）你拿菜熬去罷，沒聽見一進屋就催嗎？她們說的那些閒話……

（妻下）

弟 媽媽！我餓了，先給我點甚麼吃罷。

母 靜婉！你給他找點甚麼吃。

妹 你以後可要好點，不怕教人笑話。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一場

(劉琴江家裏。晚飯後。日尚未落。妻拾桌上餐碟等，送至外間。母坐炕沿，掃站地下。弟鬼鬼祟祟上。內外寬

心

妹 看你急急忙忙的找甚麼？

弟 奇怪媽媽，將纔我哥哥同遊影姐不還在屋內來的，怎麼沒有啦？

妹 後園子去啦，你快看看去罷。

弟 真的嗎？他們到園內作甚麼去啦？

妹 隨便看看罷，這又有甚麼？

弟 姐姐，你不去呵？

妹 我先不去。

弟 我要去啦。（退場）

母 到底是從小住城裏的人，一到鄉間甚麼都是新鮮的。就一個園子，也非常的高興去！
妹 我們到城裏也是一樣的。媽媽！你看人家念過書的人到底與衆不同。我不知怎麼覺得她處處都好！

（妻收拾已畢，擦擦手，解去圍裙，坐於炕沿，與母談話）

母 真是不錯，你們常在一處，也跟人家學點好處。

妹 嫂嫂，過幾天，消靜消靜，我們跟他學點甚麼好不好？

妻 好倒是好，並且我很願意學一學，不過她未必有那們大的閒功夫來教我們罷！

妹 那能她的性情該多厚道！若是教我們，我看無論如何，她總是肯的。決不能像我哥哥從前那們教教就不耐煩了。

母 | 春江的皮氣，現在似乎也好的多了。
妹 | 他常同霞影姐這樣人在一處，那能不好？

(妻默數算着。)

母 | 你看我們的園子怎樣？

程 | 好的很！清爽的很！就是路太窄了，走不開人。
妹 | 這是地方太小的過。

程 | 那棵桃樹底下很有意思，若是翳除一番，再設個座位，飯後乘涼倒是很相宜的。
母 | 尋常誰有閒心想到這裏？

劉 | 我想明天我自己佈置一下，後天就可用了。

妹 | 你向來都是說着好聽，心裏想的比甚麼都好！
劉 | 作起來也未嘗一點不成呀！

(此時日將落，天微黑。春江、霞影、弟、妻上。霞影一手攜弟，一手持花數枝。)

妹 那可不一定。

弟 媽媽！你看這枝花開的多們好！這是麗影姐給我摘的……可是，媽媽，天氣已經黑了，怎麼還不點燈？沒有亮光，你怎麼看得見？

母 這早點燈作甚麼？又該招來一屋的蚊子了！

弟 你不想看看這枝花麼？而且有客人來了，燈應該早些點着纔是呵！

妹 竟是你囉唆。那枝花我媽媽早看見了。我們這位客人決不挑揀這個小節目的。

弟 你甚麼都知道，不點燈也算小節目？（大家都笑了。）

劉 你不要亂急一陣啦，點一會罷！現在蚊子恐怕也不大多。（向弟。）你先把那枝花交給

我。你不是要亮嗎？你自己點燈去。

弟 看指望你們誰也不成，我自己點去。

母（向麗影）坐一坐，歇歇罷。從到來也沒有歇一會兒。

麗 我一到這裏，不知怎麼精神振作了許多，一點也不覺得疲乏。

弟 火柴在那裏呢？怎麼我也找不着。

妹 到底你不中用，連不明明放在桌上嗎？

弟 你們也不說，我怎麼能知道？

妹 你自己不會找！

弟 我得找得着呵！

妹 還是你不中用。

弟 ……

[劉 你別直同他鬪口，教他快點罷。

(弟連連敲柱火柴，燈絲未亮，於是着急亂曬。)

[劉 別着急，慢慢的點！

弟 真是！怎麼也點不着！你們誰也不來幫幫手呵！

妹 誰也不要理他，看他自己的。

(弟笑得哭了。)

來來，弟弟不要急！我來幫你。好弟弟！

(弟又燃火柴，燈光亮。)

還是我霞影姐肯幫助我！(霞影直撲霞影，將霞影手中的花燈折散枝。)

小心弟弟！花折了！

(不及避會，仍在霞影圍亂撲。還是我的霞影姐肯幫助我。(圍的大眾又笑了。)

咳……

你老實！會罷別直撞你霞影姐！(轉向霞影)小孩子就是這樣，你別……

(霞影似有所感，默默無言。)

霞影姐，大概有些倦了。今晚可以早些休息罷！

是的，今晚真也得早些休息了！

第二場

(李江風笠。時爲夜間，點著燈。李江及妻並肩而坐。李江氣極爲默然；手持針線及藍布。李江手抄書一冊。)

劉 你的神氣彷彿很不高興的樣子。你覺得怎樣？

妻 沒有甚麼！我向來不就是這樣？

劉 我看你似乎有些不舒服罷？可以早些休息，不必作活計了！

妻 我預備今天晚上把這件衣服作出來呢。你倦了，先睡罷！

劉 這時候不比冬天，夜是非常的短。你一天很勞苦的，何必那們趕着作呢？

妻 你不知道；這件衣服作了許多日子還沒作成；再放着，就沒有時候作了。而且我也不困……

【劉】若那們說，我陪着你坐一會，說說話好不？

妻 你不困嗎？不要太勞碌着你！

【劉】我很願意同你說說話，不想睡。

妻 若那們說，你就先等一等；若困了，可就睡，不要勉強。
【劉】是啦。

（妻無精打彩的作安寢；劉在旁看書。妻似別有所思，一言不發。劉看書，漸爲困覺所擾，打盹。）

妻 你還是先睡罷！你一定是有些倦了，到家這幾天也沒得休息休息。

【劉】（看表）不困，不困，說說就有精神了。你怎麼一句話也不說，這們悶悶的坐着，我就是
一點不困也要打盹的……

妻 說個甚麼呢？

【劉】隨便說開話罷。

妻 是啦，我們說說閒話。（說罷又復默然，仍無精打彩的作安寢。）

〔劉軍誓不牛瓦。又復打盹。妻爲整被，扶之睡下。〕
〔既睡，妻向燈默坐，出神多時，發覺長嘆，懶懶的作了幾針。繡袴衣物放置一旁，旋向春江身旁，背靠枕上，以手托腮，又默然多時。忽覺燈閃春江而，伸手爲之更換。〕

妻 唉！〔站起，開窗身氣，忽聞蛙鳴。〕甚麼東西叫的這們討厭！〔側首，急下，俯身熱到劉軍。〕呵……

〔驚於劉軍，羞面而泣。〕……

劉 〔醒來。〕呵！你還沒有睡嗎？……怎麼……你哭啦！〔佯坐起，扶妻，妻遂倒於劉懷，劉急掩護之。〕

呵！你怎麼啦！呵！別……〔緊相偎依，聲泣。〕你怎麼啦！你不要心裏難過，你難道還不知道

我的心嗎……

妻 〔似已昏迷。〕呵！呵！……我……

劉 〔爲之瘋連散亂的頭髮。〕清醒些呵！……你不要誤會，親女士不過在我們家裏隨便住幾

天，並沒有甚麼關係的。你別看我同她怎麼好，但那另是一種好法，決不能因爲她，我就

捨棄你了。——你要放心！

妻 (已漸清醒) 不……不是……不是你說的那個……嗚呀!好難過呵……天呀!

劉 (沈默多時) 嗚……

妻 我可怎麼好呢?

劉 這只有請你原諒我!我不該錯了念頭,要穩女士到我們家裏來……

妻 嗚啞!你說的全不是……我對於霞影妹妹,決沒有甚麼,自她來後,我覺得也有意思

了許多。我呢喜歡她在我們家裏的……不過……我好難過啞!……

劉 照那們說,你還有甚麼難過的……?

妻 我也說不上來……嗚……

(沈默多時)

劉 (長嘆) 好罷!……我看你實在有些累的慌,還是休息休息罷!

(妻無言)

第二場

(春江村外的牧場。有樹數株。四面有禾稔。遠處有樹數株。牧地。鄰近有瓜窩棚一座。均隱約可辨。

陸豐四右，雨淋漓不止。春江霞影及弟披妻戴笠，足穿皮鞋，手執雨傘上。)

弟 道路真難走呵，該有多滑……哥哥！快扶我一下罷，要滑倒啦。

劉 (用手扶弟並招呼陸) 霞影妹！可加小心路非常的滑，而且常有淤泥，防備腳陷裏去，拔

不出來，弄倒了，跌一下不要緊，免不了要沾一身的泥，很不容易洗掉的。

(陸時，屢已滑一文，幾乎跌倒，劉急前扶之。)

陸 道真難走，不怪大家都不要我們出來！

劉 這是我早就知道的。不過冒雨出遊，實在是有趣的事情；而且同你在一起，尤其難得這種機會。所以，不顧別人的話，總要出來看看。你的興致還好，若不然，我自己那有那們一

高興呢？

（此時已行至樹旁。）

弟 哥哥，不要再往前走啦！你看天越陰越重，雨越下越大，風也更緊了，一時恐怕不能晴的。前面更難走了！

穩 弟弟說的是。我們出來時，原想雨已經下了一天多，應該快晴了。設使我們越走越晴，在野地裏，看見晴天出日的景象，豈不快極。現在看是沒望了！現在回去還不遲。等到鞋穿不住了，衣服再溼透了，那可就不好辦了！我們先在樹蔭下休息一下吧。

劉 休息一下也好。
（三人走到樹下，各尋一塊破磚頭作墊，坐下。）
不過，我想這雨應該住了，那能這們直是下呢？既然出來一回，就這們回去，也太無意味了！

穩 歇歇再說罷。能住雨，豈不更好。

弟 我聽見我們村裏雞叫。這許是叫晴呢……
霞影姐，你看，東邊雲彩有些現薄了，真許晴哪！

(此時雲行極速，霎時打出許多形狀。風漸大，雨漸止。)

弟 霞影姐你看，(用手指空) 那像一座山……那像一羣人……不，像一個大獅子……呵！
這回像一座墳了……

弟 弟弟，不要嚷，東邊真晴了！

劉 這回是真有與致，真就趕上天晴了！

弟 (用手指向遠處) 春江哥，那是那裏？

劉 那……(站起細看)

弟 那不是我們的墳嗎？正是，那是那一棵最老的大楊樹。

劉 是的。

弟 對啦。我們向那邊去罷。那不是周家的瓜園嗎？我們到那裏既可以避雨，又可以吃瓜。

……比在樹下強多了。

弟 (忽回頭) 呵！真晴了！

〔東方現出五色虹，雨仍淋淋不止。〕

弟 這可好了！出來虹了！霞影姐，你看，那該多好看！這天是準晴的了！

〔穩 天既晴了，我們在這裏可以多坐一會，看看野地風景了。〕

〔劉 〔嘆氣〕 暫時歇一歇倒是可以的。不過這樣天氣那容易晴？〕

〔此時虹漸為雲所遮。〕

穩 怎麼說？

劉 你不知道。我們這邊有一種說法：是虹若是沒了霞影，馬上可以天晴；霞影若是沒

了虹，一定要連雨不止的。這話是有實際的根據的。你看，這偶然出現的虹，不快要全為

陰雲所沒了嗎？我們如果不能不顧風雨的往前遊，還是趕快的回去罷。恐怕大雨就要

來了！

弟 不怕，那不是有個瓜窩棚嗎？

劉 一個小瓜窩棚中甚麼用！不過，我們這回出來總還不算毫無所得。領略了許多風雨

泥濘的滋味。陰雨中的風景也還欣賞了些。最幸的是在樹底下看見了一瞬間的彩虹。

這也都是詩料罷？
影妹！

你說的話總使人無限傷心——更不止於痛苦的！

(虹已全沒，風掃大作。三人曾圍坐歸路，屢次滑跌。此時陰霾之狀，道路幾於不辨。間發閃光，暫見三人共攜撐孔之狀，漸走漸遠，風雨亦愈甚。)

第四場

(在園內桃樹下，新設的座位上，羅一面望地，一面默坐沉思。時為晚飯後，日已衝山，有鳥，都自樹柱裏起飛去。)

羅 呵？我驚了你了！……失羣的鳥，飛向那裏去呢？……

(妻上)

妻 她果然在這裏。(金、玉、寶、雙) 霞影妹妹！你自己在這裏嗎？

羅 (回頭驚視) 呵，我自己！……你從那裏來？

妻 從屋裏來。

羅 他們都在屋裏嗎？

妻 就剩母親和靜婉妹妹了。

春江和弟弟呢？

妻 春江帶弟弟到瓜團買瓜去了，大概快回來。你不覺得悶嗎，一個人在這裏坐着？

嫂 這裏怪涼快的，隨便坐坐倒很有意思。

妻 體影妹妹，你在我們這裏呆着，一定寂寞得很。在我們這種背鄉村裏，甚麼意思也沒有，我們又不會招待你……

有的，我們又不會招待你……

嫂 說那裏話？我在這裏，擾得嫂嫂們不安。愧對的很！

妻 沒有的事。妹妹在這裏，我們受到的益處很不少，千萬不要多心。今天聽解婉妹妹說

你要走，我心裏很着急，妹妹你可不要走。（此時聲音有些發顫，壓壓氣。）

嫂 這裏呆得久了，又有些想北京起來，所以要早些回去。並沒有別的意思。

妻 我不信。妹妹，我也說不出甚麼話來，只不過很不願意你走。（體影妹妹）

嫂 嫂，我真是想回北京看看，絕對沒有別的意思。

妻 我一定不信的。你不過有些多心，而且我們也不懂得甚麼，同你也不能……（哭起來。）

嫂嫂……

妻 你在這裏，我們家裏該多佔你的光，你看前幾天，春江一天那種快活的神氣，誰不跟著高興？我看他在那裏一行一行的寫，幾天的功夫，已經寫出了那們半本。妹妹，你要走了，我們家裏又該……

嫂 你這話也不盡然罷。而且我從前的來，不過被一時好奇的念頭打動，想嘗嘗鄉村生活的滋味。早晚是一樣要走的……

妻 妹妹，你爲甚麼不可以同我們常在一處呢？你既然同春江那們好，我們又都很喜歡你？

嫂 嫂嫂的厚意，我很感激，但是無論怎麼樣罷，我那能常在你們家裏呆着呢？爲甚麼不能？

嫂 我自己還要讀書，而且……

妻 這很不難，只要你能答應的話，晚一兩年等你學了業再來也是一樣的。

[釋] 這話在現在是只好那們說罷，實際上是辦不到的。

妻 你一定因為我們都不懂得甚麼，不肯常同我們在一起！可憐我們……

[釋] 嫂嫂這話一點也不對；我絕對沒有這種意思。嫂嫂待我這們好，我還有甚麼話說的。不過，這裏頭的消息，我們只好心裏領會罷，很不容易說的……這中間彷彿隔着一點甚麼，很難打通的！

妻 你這話，我真不大明白了。妹妹！我的心一天在難過着，這可怎麼弄呢……

[釋] 沒有甚麼的。我走了就……

妻 絕對不是。說使你要走了我可就一輩子不用想好了妹妹，你怎麼到現在還說這種話呢？(走) 我甚麼也說不上來了，就求你不要走好了，妹妹！

[釋] 嫂嫂，我實在對你不起……

弟 (走內) 霞影姐姐！嫂嫂快來吃瓜來罷！(走) 你們在這裏作甚麼！快走罷！今天的瓜纔好吃呢！

弟 是啦，我們這就去。（起身，趕緊收拾東西）
你們又怎麼啦？這纔是呢！今天的瓜又不用想吃得好了！快走罷！（推三人入內）

第三幕

(春江臥室。春江正在炕上午睡。)

妻

(在屋內坐臥不寧，現萬分難過的样子。行至春江近旁，面向春江默立多時，似乎要哭，而又哭不出來。) 你
睡的很安穩呵！……你知道我的難過嗎？春江！…… (過些時，轉至一旁坐定，面現緊張神氣。) 唉！

…… (看看屋子，看看屋內物品，又看看春江，欲極凄切，不禁流淚。上炕，翻開衣包，一件一件的翻看，一邊看，一邊嘆之嘆，大有難堪神氣。翻弄多時，擱在一旁，下地，走至春江身旁，坐定，默然凝望——兩眼直視——多時，忽有所感，遂翻身與春江相對面，貼臉。春江翻身，妻驚驚起。) 呵！……我喚醒他！……爲甚麼我要喚醒

他！……不，不，不一定不，…… (良久一聲，忽又現緊張神氣。) 行了，行了！……何必這們戀戀戀些
甚麼？ (起身欲向外行去，弟急奔入。)

弟 我哥哥還睡哪？……他們都那裏去了？……哦嫂嫂，你怎麼哭啦！……

妻 我沒有哭。你兩位姐姐都在園裏呢。

弟 你爲甚麼不去嫂嫂！

妻 我不高興去……

弟 去園裏該多們有趣，有甚麼可以不高興的？

妻 （慍然） 你那裏知道！（弟近日欲走，妻急拉之） 你到那裏去？（向弟現極親愛狀，俯身與之親吻）

弟 我找她們去。嫂嫂，你怎們啦？你的嘴都這們……若不，你也去罷！

妻 你自己去罷！我不能同你去了！

弟 你就預備在屋裏哭呵……

妻 你不要嘆，我並沒有哭！

弟 眼見你的眼圈都紅了……我哥哥真算睡得熟，怎麼你在屋裏哭，他都不會醒！

妻 因爲我就沒驚動他……而且你千萬不要向你兩個姐姐說我哭啦！好弟弟！我將幾

眼裏迷了一些塵土，用手揉了多時，所以，纔顯得紅。我真沒有哭。

弟 我不信。你要不讓我說也容易。只要你不再哭了，我們一同到園裏找她們去。我自然就不說了。

妻 你還是自己去罷，因為我的精神不大好，不喜歡出去。

弟 你儘在屋裏哭，精神那會好啦！你要喜歡出去，保管沒有這種事的……你的精神爲甚麼不好？

妻 唉！不過心裏難過……沒有別的……

弟 你無故爲甚麼心裏難過！我心裏怎麼不難過？

妻 （微笑） 唉！唉！你知道甚麼……恐怕，你早晚也有個難過的時候罷……這日子總不難到眼前的！

弟 真奇怪！你們都怎麼啦？都像有癡症似的！我哥哥這幾天除了坐臥不安，唉聲嘆氣，就是躺在炕上傻睡；趙彭祖初來的時候真是有說有笑，快活的很，近來總是獸獸癡想，又張羅要走，也沒心帶我玩了。我問她也是不說。我不知你們到底是怎麼一回勾當？（沉默）

也哭了。

妻 (此時拉着弟手，已癡倒炕上，勉強掙扎，給弟拭淚) 你不要哭，誰也沒有甚麼，過一兩天就好了。

弟弟! 你可千萬不要像我們這樣呵!…… (自語) 但是，那能保得定呢! (弟信任倚靠於妻身，

妻復爲之揩面) 你好好的，到園裏找她們去罷! 千萬不要說起將獲的話來!……你去罷!

弟 (瑟瑟戰慄) 你真不去呵?

妻 你去罷，我不去了!

(弟轉身出去)

(妻又默望了一時，忽決然起身而去)

(場面默靜多時)

(體影妹第三人齊上，見妻不在，均驚訝)

弟 就道們一會，她能夠那裏去呢?

嫂 呀! 不好! 恐怕……

妹 ……

第三幕

(妻銀弄入見妹，露影等，彼此對面無言。繼扶妹，露影肩，並身斷絕，狀極惻愴，而又哭不出聲，惟暗自

咽泣)

(聲甚多時)

妹 嫂嫂！你到底怎麼啦？

妻 沒有甚麼！只不過心裏難過…… (哽咽不成聲)

嫂 (似有所觸，惟默然無言，低頭長嘆)

妹 你爲甚麼還們自尋苦吃？

妻 呵！自尋苦吃……是……

嫂 嫂嫂……

妻 怎麼……

嫂 你……嗟呀！我們……

妻 怎麼樣……

(長嘆一聲)……

妻

……

妹 嫂嫂！你清醒一些，你到底怎樣了……

妻 (強自鎮壓) 我沒有甚麼。怎麼啦……

妹 你爲甚麼這們樣？

妻 呵！沒有甚麼，沒有甚麼！我將纔一時着急，不知怎麼樣了！

妹 爲甚麼那們着急？

妻 呵……哦……將纔忽然想起我娘家的母親，很想看看去。聽說她們莊上來了一幅

車，到我們村裏來接人，我想要跟去……我母親那裏去了？我要見見她的面。

妹 怎麼你忘啦媽媽，不是到趙姑母家去啦？

妻 對呵……我要到趙家找我母親去……

妹 你何必那們着急？等一等，媽媽就要回來的。

妻 ……恐怕人家的車走了……

妹 道這們不好走，你爲甚麼一定現在要去呢？

妻 ……因爲我現在想起一件非常要緊的事情……

妹 甚麼要緊的事情？

妻 ……這個？……要緊的事情……

妹 你精神又這們不好，還是先不去的好！

妻 精神不好不能，不能……（忽攔攔影及妹二人的頸項相偎得極其親熱）我們別離了……

不！一、二天我就回來的……

妹 到底你是怎麼啦？

妻 （攔攔影說）影妹，你要看得起姐姐，你千萬不要走啊……你要走嗎，可就……

（無言多時）嫂嫂，你到底甚麼意思……我看，你若是真愛妹妹的話，請你以後永遠不

要提起這個話罷……而且你現在不要去……等過幾天再去不遲……

妻 不能！不能！我這就要去，我先找我母親去。（忽然放手，轉身向外而去。）

妹 這到底是怎麼啦？（怔了多時。）

嫂 （無言）不好！回頭向弟。弟弟！你快跟嫂嫂去！快去！快去！

（弟急奔下。）

（妹、嫂二人相對無言者多時。嫂影走來走去，惟低頭長嘆。）

（遠處聞有驚喊聲。）

妹 （互驚問）怎麼你聽見了嗎？

嫂 不好……（默立。）

（又隔多時弟奔上。）

弟 不好了！嫂嫂掉井裏了……

（嫂默默無言。）

妹 怎麼……我們快去看看！

弟 有人在那給擄呢……

(弟妹二人下)

程 (在屋內走來走去，不知所可，忽擡頭見春江仍睡炕上，走到近前，輕搖其肩) 醒醒罷！春江哥還睡嗎？

劉 (翻身起來，揉眼) 怎麼……

程 你還不起來嗎？……

劉 有甚麼事情嗎？……

程 沒有甚麼，但是，你起來到外邊看看去就知道了！……

劉 到底怎麼啦？(惶惶下地，欠伸數次)

程 快看看去罷！……

劉 (顧影發怔，頓現遲疑狀) 甚麼事呢？(下)

程 我可怎麼好呢？……事到如今，我也就……不，不，不成事體……死了倒也乾淨……

那倒算怎麼一回勾當呢……不成話……啊……難死人了……只好任着去罷……
嫂嫂，我傾了你了……春江我對你不起啊……（非常鎮靜地坐下）但是，這又有甚麼辦
法呢……自己想自己的罷……咳……

第四幕

第一場

(弟在河邊，覓失去的鴨子。時當水漲，河流甚急。)

弟 (喚鴨) 鴨鴨鴨！都跑那裏去啦？怎麼連影子都不見？

(一漁父手持魚網，魚籃等，在河邊淺水處行走。)

弟 老伯，從那裏來？看見我們的鴨子沒有？

漁父 你們的鴨子甚麼樣的？

弟 兩隻母鴨是白的，一隻公鴨是豹花斑的。

漁父 共計三隻，是不是？

弟 是的。你看見啦嗎？

漁父 將纜在那裏（用手指示）彷彿看見了似的，不過也說不準。

弟 那一定是了。這三隻一定被大水給沖跑了！

漁父 不能，你往前看看去。（下）

弟 這到那裏找去？河水漲的無邊無岸，像大海似的。幾個鴨子跑在裏邊，那有個找？我回去告訴我媽媽去罷。就是看見了，那隨流跑的鴨子怎能找得回來？（邁步往回走，聽聞水聲，停步，回顧。）那裏許是這可好了。（登上岸上。）那裏有幾個黑影，等我喚喚鴨鴨鴨……這一個個鴨子，連頭也不回。天已黑了，我看你流到那裏去！（再喚）鴨鴨鴨……雞都上架了。死鴨子，就不知道回家。讓你跑去罷，等今天晚上教水好好淹上一夜，明天許知道了。該死，我不管了。天天我得來找他們，麻煩死人。歸終，還沖跑了！真冤枉！（下）

第二場

（幕影在園內林樹旁，正凝視晚霞，弟涕哭而上。）

（一手牽弟。）鴨子找回來沒有？你爲甚麼哭？

弟（用手揉眼。）那找回來啦。那們大水沒有不沖跑的。這們幾個死鴨子，一點也不聽喚。媽也不管啦，就知道說我……

（穆弟，你不要哭，我不回來了，就算了罷。媽媽那有閒心，來顧這些。你沒看見你嫂嫂病的那樣沉重嗎？）

弟 嫂嫂病了，就甚麼也不管啦……嫂嫂若不病，鴨子也不會去……淨怪她……

（穆弟，你不知道……你不要惹媽媽心煩。來看，這桃許要熟了，我給摘下幾個來你吃。〔穆弟前赴春江安置的座位，已爲青草所沒，能除過的路，更蓋生青草。走不幾步，淋了牛身露水。〕青草長

的該有多快！拔了幾幾天的工夫，又都長起來了！

弟 霞影姐，你沒看見過，南甸子裏這草穢多呢，把道都蓋滿了。那些豬，牛，羊……成天的吃都吃不飽，你拔那們一回中甚麼用？

穩 那天下雨我們去過的不是那裏嗎……

弟 是一點不錯……呵！霞影姐！你看那天那個虹該多好看！從那天後，總沒看見了！等那一天若再看看可不錯！

穩 （指西邊）你看那晚霞，不也很好看嗎……

弟 呵，是不錯，你看該有多紅！日頭怎麼不見了……落啦嗎……

穩 還沒有落罷！

弟 沒落，怎麼不見！必是教紅霞給包圍起來了……霞影姐，不好，怎麼漸漸不紅了……

西北上那塊大黑雲彩……呵，真混帳……明天又要下雨了！

穩 怎麼知道？

弟 你不知道，這叫「老雲接駕」，不是陰就是下！……

穉 咳，(邁步向前)天眼見得要黑了，我們摘兩個桃子就回屋罷！

弟 你的衣裳都溼了，不往前去啦罷！淨是些青草！……若不然，霞影姐，我們再拔一拔好不！

穉 這們多得幾時拔完！……今天晚上的桃就不用吃了！……拔一拔試試也好。(瞥男孩)

弟 (亦拔草，忽攔頭望桃樹)霞影姐，不成，不要拔草啦。你看，那桃不都爛啦？還怎麼吃！……

穉 (攔頭望)是呵，都爛啦。這不定是道幾天雨澆的！……呵！那邊還折了一大枝！……

弟 這準是昨晚的大風吹折的！……這真精透啦，好容易桃要吃得了！……

穉 桃也不用吃啦！……

弟 天黑的這們快呀！霞影姐！你看那邊陰的該多們重紅霞一點也沒有了。

穉 陰罷咳！……(同下)

第二場

(母妹及電影在屋內均默默的坐着，一言不發。)

(拿江自內上。)

母 怎麼樣啦？將我醒啦，是不是？

劉 醒是醒啦……但是……

妹 現在又睡啦……

劉 沒有。

母 她說甚麼話沒有？

劉 沒有說甚麼……不過問她爲甚麼要投井，她絕對不承認；始終說是失足掉下去的。

母 沒有別的嗎？

劉 沒有別的……不過……還……打聽霞影妹來的。

母 怎麼樣……

劉 問霞影妹那裏去了。我騙她說已經走了，她竟哭起來。問爲甚麼哭，她也不說……

(母均注視霞影，霞影不言。)

母 我同靜婉到裏邊看看去，你同霞影先在這裏呆一會。(母妹入內)

(母到二人談話多時。)

劉 (敲門) 霞影妹，你……

春江哥……

劉 妹妹，你一定要走嗎？就不許再呆下去嗎？……(泣淚)

春江哥！你怎麼到現在還不認清路呢？你的家裏，我是無論如何，不能再呆下去了。但是，霞影，你竟忍中途捨我而去嗎……

【穆】春江哥這並不是我忍得捨你而去，實在是不得已的。嫂嫂已經因我陷到這種狀況，我怎麼還能在這裏站得住……

【劉】她……你就非走不可嗎？沒有她，你不許在這裏嗎？霞影，我以為你滿可不必過甚拘執，正可以不顧一切的呆下去……

【穆】春江哥！你不要這樣想了，如果嫂嫂好好兒的，彼此能打破隔閡，或者還有一些相安的希望。——但是這在現在已經是不可能的。就現在的情形論，我就使勉強呆下，也絕對不會有好結果的。何況萬無再呆的道理！不過，春江哥，我雖然不在這裏了，我們的純潔的愛——理想的愛——依然可以存在的。這樣的愛——超乎一切關係存在的——或者纔是人間真正的愛，是我們的惟一的慰安。春江哥！我以為不如此，我們不但沒有好結果，恐怕也不容易保持她的純潔或更不易保持她的存在。將來或者不然，現在我們不是有些證實了嗎……

【劉】霞影啊！我現在的心緒，直燃燒得化為灰燼了！妹妹！我說個甚麼呢……

「建 原來不要說甚麼的；我們的真情原來如此的。春江哥！我們就因為要說甚麼，纔落得現在這樣境況！現在真是無可說了……」

（劉要哭之視聽。）我們親這一次最後的吻罷……我們結個永久的愛的網絡罷！把我們的心永久絡在一起不相分離罷！

劉 遺影妹……

穆 ……

母 （在內）春江你來看看……

劉 咳！還看甚麼……

穆 必是嫂嫂怎麼了，趕快去罷！

劉 我看看能怎樣……咳！（運入內）

（穆在屋內正廳來，弟上。）

弟 姐姐，那輛車，現在就要去火車站，你到底走不走。

「確 是嗎……好……走，一定走……但是誰告訴你的不是說明天去嗎？」

弟 我正在河沿洗澡玩，他們親自告訴我的，說今天陰的這樣重，恐怕明天下雨去不成，你若走，得就過去。

「確 好，我收拾東西就去。」

弟 霞影姐，你不要走好不？」

「確 弟弟，你不知道，我一定得走的。」

弟 （牽霞影衣襟，現戀戀不捨態。）「霞影姐，你走了我一定會想念的……你不要走啦……」

「確 （一手握弟手，一手握弟頭髮。）「弟弟，你不要……你姐姐自然能同你玩的。」

弟 我姐姐是我姐姐，與霞影姐不同的……你走了，甚麼時候還再來？」

「確 （流淚。）「這些日子就能來的……」

弟 你總要常常的來……」

「確 是的……我們去罷，你送我去……」

弟 我嫂嫂不知怎麼樣了。我教我媽媽同我哥哥們去……

嫂 不要。(沈思嘆氣) 還是不告訴他們的好。弟弟，你不要叫他們

弟 爲甚麼？

嫂 嫂嫂正在不好，那可以再驚動他們？千萬要聽姐姐的話！

弟 回頭他們該說我了……

嫂 不能……你要記住：不要告媽媽和哥哥知道。(回身取皮包)

劉 (自內出) 麗影！(隱微鼓掌) 你作甚麼……

嫂 不作甚麼……弟弟要我同他到園裏去掐花，我預備找出一條手巾來。

劉 (向弟) 你自己玩去罷，不要攪擾你麗影姐！

嫂 (遲疑) 也是，弟弟，你先出去玩一會，等我同哥哥說幾句話，再帶你去。可不要走遠！

(弟望麗影，麗影用手示意弟下) 嫂嫂怎麼樣了……

劉 (推頭) 不好……麗影妹！我的心亂了，你不能替我理一理嗎？我的心醉了，你不能使

我醒一醒嗎？
影妹……

穩 春江哥……

劉 妹妹，難道我們從此就斷絕了嗎？

穩 是要斷絕了！

劉 愛呀！
影妹……

穩 我們形跡雖然斷絕！卻完成了我們理想上的純愛……

劉 我們爲甚麼一定要斷絕形跡？

穩 因爲形跡是着不得的。

劉 照這們說，你是非走不可的了……也好罷……不過，我從此要斷絕一切，捨棄一切，

從你隨便那裏去，你允許我嗎……

穩 一切嗎？——家庭也在內……

劉 當然的家庭。——一切。

【穆】母親，妹妹，兄弟，都捨棄了！

【劉】都捨棄了！

【穆】這只好是空談罷。——或者可以說是絕情，——這是辦不到的。而且你但跟我去中甚麼用……

【劉】霞影妹！若這們說，我可怎麼好呢？

【穆】我……

【妹】（在裏門口）哥哥，快來，恐怕不好……

【劉】（怔）唉……（無言入內。）

【穆】（獨立移時，向外嘆。）弟弟，弟弟，快來！（弟入。）我們赶快走罷！（急回身取過大皮包，小皮包，小

皮包，遞於弟手，自持大皮包，急行下。忽又急急上，壓皮包於炕沿，隨即執筆，寫了幾行字，寫畢，却看一過，放於炕沿，擦取皮包，向裏間閃了一時，急忙退下。）

（場空時。）

劉 (上) 哦那裏去啦? (看) 霞影妹霞影妹……哦……真到園裏去啦?……(忽見抗游紙條，急取讀之)

呵真走啦!霞影!你真走啦!這輛車怎這們湊巧! (木然默立，如癡了一般，漸漸醒轉)

呵我從此算——我得趕上她去……

妹 (撲自裏面出) 哥哥，嫂子……咽了氣了!

劉 是嗎? (頓然坐於抗游頭垂頭) 唉，好了!走的走了!……我的一生……

妹 哥哥，你怎麼啦!離走啦!你到裏邊看看去啊!

劉 離走了! (遞紙條給妹)

妹 (看完默然若有所思) 霞影姐，真是……唉，到底走了……

劉 妹妹!哥哥從此……唉……甚麼話也不用說了……從此我或者能沒有痛苦了! 木的了!

木的了!

母 (在內嘆) 春江!春江!快來……

劉 是啦…… (與妹同下)

第四場

(雷雨大作，暴雨。四圍無人的曠野，中立一棵枯老大樹，枝葉俱凋。一輛大車，遠遠的冒雨而來，震動全車上，以衣襟蒙頭，顛掉嘴臉不已。)

車夫 這一夏的雨，恐怕今天是最大的了。我們怎麼赶上這們一個天頭…… (男人開在

風雨泥濘中掙扎，馬已漸漸不支，屢次滑倒；而且彷彿筋疲力竭的樣子，連度極緩遲。車夫頻加鞭打，仍無效。)

小姐，你怎麼樣…… 噠！全身都淋透了！

我，我不要緊的…… (搥開衣襟，許一外望，忽聞極大雷聲，隨來一陣大雨，馬上又復滂上。)……這真

……真對不起…… 連累你們跟着受罪……

車夫 說那裏話……你那衣襟，一定不中用的，這有一條破口袋，這厚一些，許能好點。

噠，怎麼這不是這樣！不用啦！

車夫 小姐身體很軟弱的，恐怕有些不大相宜……

[聲] 不要緊……我們現在走出多遠來了？難站還有多少里？

車夫 離車站遠遠得很哪！今天算到不了啦！牲口已經都走不動啦。這路也是真難走！

[聲] 那可怎麼好呢？

車夫 我們先到那樹底下蔽一蔽罷？

[聲] (盡顯氣勢) 不好！那棵樹枝葉那們稀，恐怕也不能遮蔽住雨。而且樹能傳電，小心一點雷罷。

車夫 我也聽人說過：那老樹裏有些精怪，在裏藏着。他們每到五百年，就要遭雷殛一次的。今天這雷打的這們厲害，許是來殛他們的罷……我看，再不然，我們回去罷！

[聲] 既然出來了，那能回去？

車夫 其實，回去也是一樣的不好走。設使往前再走幾里，就有劉春江他們的親戚，住在那裏，也可以蔽蔽的。不過，看這個樣子，怎麼能走得到呢……咳！真糟糕極了！

我算走到半路了……（昏厥不止）

（雷聲漸大，雷聲一響，將大樹搖動，上半截飛得滾滾，滾滾影及車夫均驚倒車上，馬亦驚倒泥中。此聲響後，雷仍隆隆不止，但聲漸遠，雨亦不如從前的傾注。）

車夫

（驚覺）「噫呀！可嚇壞我了」（起身回頭，驚恐不已）「好大的雷，這棵樹果然癱了，呵，癱去

了半截子！不定捉得甚麼怪物去了」（走近幾步，欲詳看其狀，又不敢靠近樹身）「真險呀……

（趨有所屬的樣子）呵」（忽回至車旁，駕車的馬將從泥濘中掙扎起來，連抖毛皮上泥污，嗚嗚不已）「不要緊

啦，牲口沒怎樣……」呵！穩小姐怎麼沒有動靜？穩小姐！穩小姐！不好！

穩 （先聲奪人，此時漸漸聽聲，但已成要死形狀，不能動轉，惟發極微弱的顫聲）……

車夫 這可怎麼辦……穩小姐你怎麼樣……

穩 哦……哦……

車夫 （忽向來路指點）這可好啦！劉春江來啦！

穩 （驚覺）誰……（輕輕搖頭）

車夫 老劉家的學生春江……

(劉春江冒雨自遠處來，一滑一跌的掙扎着前進。)

車夫 (作手勢招呼) 快來罷！……

劉 (漸走近車旁) 你們停在這裏嗎？我想你們是走不多遠的。穆女士怎麼樣？

穆 春江哥……

(急前擺揮手) 霞影妹！……真難爲你了！……

穆 我還能……見你一面……行啦…… (留目，凝視於劉)

劉 霞影！……(顛不成聲)……你……

穆 我是無望的了！……你要……

劉 雨就要住了，霞影，我們即刻可以走的……

穆 我……是…… (盤頭四顧一下) 咳……我……春江哥……我們…… (頓然跪上，泣不成聲)

劉 麗影妹！你就算與世長辭了嗎……呵……

羅 (唏噓) 我們從此別了……不過我並不能死的……

劉 麗影！可惜我來遲了…… (兩車沿路隱隱而哭)

(移時雨漸止，雲漸薄，天快要晴的樣子)

車夫 學生，不要哭了！在這裏哭一回中甚麼用……眼見天要晴了，我們還得趕緊想法子是怎麼辦呵！

劉 天一下雨，我就覺得不好，原想急急趕來，因為張羅……就擱了些時。誰知道竟這們遲了！(哭)

車夫 不管怎麼樣罷，還是得想法走路。到底是回去，怎麼樣？

劉 你的車還到車站去不？

車夫 這還怎麼去？

劉 若那們說，我們還是趕緊回去罷。

車夫 幸虧這天頭要晴了，不然，可怎麼辦呢？

劉 要早晴一回罷！……

（車夫將車馬整好，劉扶程屍臥下，坐於其旁。車夫趕車向來路踏去。漸行漸遠，一片曠野中，仍聽得劉語人。
太陽時從薄雲中透射陽光於地面。）

——幕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楚 靈 王 一 冊

每册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郵費區受

著 者 楊 晦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上 海 河 南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及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二九四三上

中央宣傳委員會編輯室第一九二號圖書

